

文學筆  
記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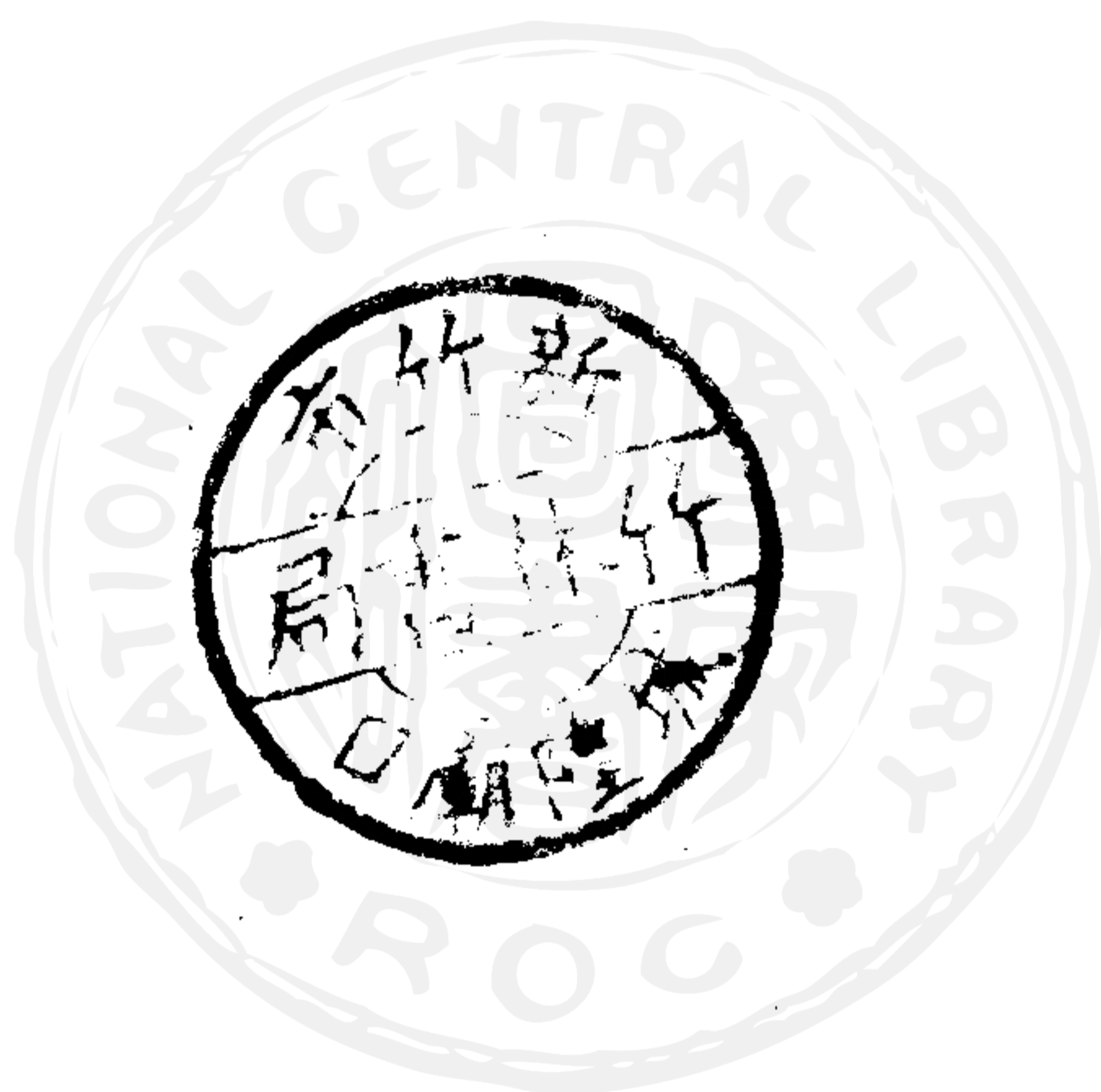
# 異書四種

仙壇花雨  
碧落雜誌

雪窗新語  
粉鐸圖詠



大遠圖書供應社刊行



# 異書四種

## 仙壇花雨序

夫韞靈芬於黃土，難尋補恨之天；齋冷豔於紅閨，莫遇振奇之士。笙籟而雲端音寂，悽斷柔腸；珮環而月底魂歸，悄彈清淚。悵望玉鈎斜處，赭碣叢殘；迴思翠羽光中，黛奩明靚。無端感喟，不盡低徊；微風度簫，有觸斯響。幽馥着紙，經春不銷；此仙壇花雨所由誌也。當其繡餘闕韻，織罷哦詩。鄭康成之女奴，都工雅諳；劉孝綽之姊妹，咸著清才。或腰劍流黃，勁裝喜效；或指鑽綰玉，密意潛輸。或聯方外之交，塵機未息；或示維摩之疾，噩夢頻驚。果未證乎！長生花已開，夫並蒂不圖道韞竟嫁王郎；卽有參軍肯憐新婦，擁鴛衾而自惜。膚似凝脂，臨鸞鏡而頻嗟；淚偏界粉，身輕如雪。情薄於雲，斯亦極侘傺於春人，增悲傷於秋士矣。况復鼓鼙動地，烽火連天；蕩子從軍，懶奏刀環之曲；嬌娥憶遠，慘聆礎杵之聲。昨夜鶉啼，今秋雁杳。天曷爲而此醉，月何事而不圓？在男兒禦寇有年，遑論戀汝；奈夫壻封侯何日，未免干卿！方謂命授鴻毛，身入凌烟之畫；矚材屍還馬革，夢占中月之凶。斯時也，毅魄迷歸，芳魂駭散。休問梨雲影倩，路阻庚郵；但聽薤露音酸，歌來丙舍。沙場醉臥，本來征戰誰回；繡閣愁眠，此後歡娛無分。及至山中霜冷，隕花一叢；岡上火炎，碎玉千片。草難獨活，蟲盡可憐；逝者傷心，聞之蹙頰。乃鳳臺已毀，瓊簫終闕；靈音而鴛塚長埋，玉鏡又完。故特圖成鬼趣，書紀仙因。諸美眷於九京，亦差不惡；參枯禪於半榻，願獨何堪！人緣妍而愈幽，事以奇而益麗。然而乍超香劫，又惹情魔；問夜何其爰燭，縹渺星河之候；有才如此，屢示荒唐雲雨之詞。舂蠶遙通小結，人天歡喜精誠未泯，廣聯翰墨因緣，而且愛杜牧清狂，願弄瑤琴而締好；憫劉蕡下第，暗持玉尺以量才。達絮語於几前，脂芳四溢；羣花容於燭畔，鬢影雙垂。蓋不必劍合延津，簫蘇秦國。卒使衣穿宜主，金粉麗於蠻牋；裙屐留仙，烟雲活於鶴硯。

是非鈔煩小史，綜明珠美玉而騰輝；安能錄仿侍兒，合瘦綠肥紅而競豔！僕才慚玉茗，軫倩女之離魂；譜讀金荃，冀飛仙之入夢。屬爲弁首，聊識傾心。續渡頭桃葉之歌，君其努力；（書中有待君桃葉渡頭語）撰泥裏蓮花之記，儂亦鍾情！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重陽後八日，滬上縷馨僊史蔡爾康序於鑄鐵盒。

### 仙壇花雨題詞

談奇志怪蹟都陳，何術方能更領新？幻出閒中元渺思，疑神疑鬼復疑人。妙境誰云是子虛，居然實吸與靈噓；談奇原本義文易，不見明言鬼一車。

詞清遙想口脂馨，自是人靈鬼亦靈；不數唐朝才子事，浪傳江上數峯青。滿腹牢騷可奈何，浪游消遣說東坡；扶鸞舊是尋常事，佳鬼偏逢此處多。懷遠高錫基月川

說怪談仙信有無，無中生有事模糊；劇憐絕代生花筆，海上描摩鬼趣圖。絳帳空懸喚奈何，生存華屋死山阿；從今痛哭西洲路，除却羊曇總忍過。白門焦賢弼芝圃

滿紙荒唐盡鬼狐，是真是幻兩模糊；離騷一卷分明在，佚女靈氛究有無。烏程錢 徵昕伯

### 碧落雜誌序

世有天堂地獄之語；按人秉天地二氣所生，性善氣清，則上升；性惡氣濁，則下降，理必有之焉。惟地獄之苦，悉已得聞；天堂之樂，從未獲見。余每謂必不可少之書，惜非世人所能知，亦非世人所能言。時在梅里與同人請仙降乩，

適述及之，並有紀事雜詩若干首，遂錄成一冊，題曰碧落雜誌。因憶爲善者，天必賞之；以誘人爲惡者，天必罰之。以警人。惟警人爲惡之言則甚多，誘人爲善之作實僅見，是足以資觀感，導向慕之一助也。

同治十年秋七月白嶽山人謹誌。

## 碧落雜誌題辭

當年悔唱落霞紅，（見集中）謫落人間但坐窮；縱使芸編能食盡，蠹蟲終是可憐蟲！昨宵有夢到蓬萊，親見仙人笑口開；分付碧桃花緩放，他年許待我歸來。

白嶽山人

梅花窗下誦仙書，功過分明實起予；願與少年齊努力，免他洞主淚沾裾。（事見十四首詩註）漫羨仙鄉日，春丹成便作不凡身；請看多少雲中客，盡是尼山講道人。

廣虞道人

# 異書四種目次

## 仙壇花雨

六十四壇……………一—三九

## 碧落雜誌

紀事雜詩四十首……………四六

## 雪窗新語

幼穉復生……………四七

夢神治病……………四七

古畫通靈……………四七

神鐘禦水……………四七

彭烈女記……………四八

雷誅淫婦……………四八

夏忠靖公斬蛟……………五〇

荒園女子……………五〇

周世宗墓……………五一

古城……………五一

禹王殿……………五一

千里眼順風耳……………五一

田三郎……………五二

孝烈將軍……………五二

窰變酒變……………五二

赤蟻蝸牛……………五二

風災……………五三

火異……………五三

鴨神……………五四

蟹鬼……………五四

樹神投生……………五四

僵屍竊食……………五四

無臂人一足婦……………五四

異產……………五五

掘墓慘報……………五五

劫鬼爲祟……………五五

白日遇仙……………五六

太史仙去……………五六

磁人索命……………五六

女鬼吟詩……………五七

蠟燭花……………五七

骨牌草……………五七

猩猩生子……………五七

狐報恩……………五八

歐陽公絕命詩……………五八

金太守顯靈……………五八

古鏡……………五九

古碑……………五九

蟹酒……………五九

奇富……………六〇

|        |    |
|--------|----|
| 海和尚    | 六〇 |
| 海女     | 六〇 |
| 賢烈婦    | 六一 |
| 葬母得金   | 六一 |
| 旅店怪    | 六一 |
| 羅明見府縊鬼 | 六二 |
| 何首烏精   | 六二 |
| 古柏求救   | 六三 |
| 蜥蜴二則   | 六三 |
| 蜈蚣二則   | 六三 |
| 神鐘顯靈   | 六四 |
| 古礮斃賊   | 六四 |
| 蠟子草    | 六四 |
| 楊妃石    | 六五 |
| 狐借衣    | 六五 |
| 鬼捕蛤    | 六五 |
| 合門暴卒   | 六五 |
| 奇疾     | 六六 |

|      |    |
|------|----|
| 貞女剖腹 | 六六 |
| 嫠婦報仇 | 六七 |
| 神女治疾 | 六七 |
| 吳妃示警 | 六七 |
| 毒物爲災 | 六八 |
| 異蛇出現 | 六八 |
| 獺變老人 | 六八 |
| 獾怪   | 六八 |
| 生爲冥判 | 六九 |
| 襖字之報 | 六九 |
| 蟹上屋  | 六九 |
| 貓食人  | 六九 |
| 山門   | 七〇 |
| 過關   | 七〇 |
| 大小騙  | 七〇 |
| 拿妖   | 七一 |

粉鐸圖詠

|     |    |
|-----|----|
| 寫狀  | 七一 |
| 賈志誠 | 七二 |
| 點香  | 七二 |
| 賀舉  | 七二 |
| 草相  | 七三 |
| 回話  | 七三 |
| 別弟  | 七四 |
| 茶坊  | 七四 |
| 活捉  | 七四 |
| 演官  | 七五 |
| 借鞵  | 七五 |
| 刺湯  | 七五 |
| 訪鼠  | 七六 |
| 遣義  | 七六 |
| 麻地  | 七七 |
| 相梁  | 七七 |
| 勢僧  | 七八 |
| 思飯  | 七八 |

|         |    |
|---------|----|
| 掃秦····· | 七八 |
| 盜甲····· | 七九 |
| 滾燈····· | 七九 |
| 狗洞····· | 八〇 |
| 下山····· | 八〇 |

|          |    |
|----------|----|
| 教歌·····  | 八一 |
| 盜牌·····  | 八一 |
| 後金山····· | 八一 |
| 請醫·····  | 八二 |
| 問路·····  | 八二 |

|           |    |
|-----------|----|
| 前親·····   | 八二 |
| 打差·····   | 八三 |
| 拾金·····   | 八三 |
| 鐸餘逸韻····· | 八三 |





# 異書四種

## 仙壇花雨

### 第一壇

乩曰：『神聖奧妙難知。』某強之言，乩曰：『無暇，明日可來。』某又問其姓名，乩曰：『吳得成。』某問：『在何處？』答以咫尺東山塚墓，索茶。詩曰：『敢將俚句陳聰聽，幸與高人作比隣。』乩請人續，守拙子續曰：『咫尺天涯難覲面，憑君陰佑異鄉人。』乩又詩云：『月明滄海孤衾冷，雲罨巫山伴侶稀。』乩又請續，萍寄生續曰：『情到不堪回首處，獨留青塚艸芳菲。』乩又出一對云：『月明星稀，水天一色。』書畢遂去。

### 第二壇

乩作詩曰：『古往今來局未休，英雄滾滾大江流；後生能使前賢畏，文定文忠讓出頭。』又一絕云：『百不如人自可憂，癡才終日望封侯；何時風遇鴻毛順，一去衝霄射斗牛。』問其姓名，乩曰：『幾何原本作者是也，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吾去。』

### 第三壇

乩曰：『不信不復言，想座中有疑之者。』某強之，乩曰：『班門弄斧，笑煞人也！』詩曰：『天道如雞子，茫茫一壳』



中；英雄分皂白，烽火滿天紅。」頃之，乩曰：「將有太行山之役，詩長不及備述，請改第四句以成章法，易以「惟有一終童」五字。」遂去。

又一月，中仙過此，曰：「昨日在潯陽江邊，大爲名士所窘，天下文人，大率以此吾去。」問：「如何受窘？」曰：「和詩不成，罰以金谷酒數。」問：「何題？」曰：「問賊消息題。」問：「何體裁？」曰：「長短句。」問：「可述乎？」曰：「氣不平。」舉座粲然。乩曰：「又笑人矣！」

又一乩曰：「濁世浮沈醉未醒，神仙到此亦無靈；滄田桑海幾千變，天上蟠桃葉尚青。」又一五絕云：「居士本無名，桃源自在行；漁翁好多事，不敢認知津。」問：「出韻乎？」曰：「古韻通。」

#### 第四壇

乩曰：「不能成仙，不甘爲鬼，位置云。」何倩君作誄作七言絕句云：「莫道無仙卻有仙，仙家樂與世周旋；怪他劉阮無仙骨，只結天台一飯緣。」萍寄生作月明星稀對句，焚之。乩判曰：「春來秋去，雁燕代飛，可對月明星稀，水天一色。拙對較倪迂何如？」（萍寄生姓倪，故云。）又五絕云：「今日君惱否？狐威亦可醜！不管是非來，只要莫開口。」又作三字詩云：「戶有神，室有奧，幽暗中，天知道。紫姑召宴，明日復修舊好，去去！」

乩又動曰：「步虛道人是也。」何說？「某請作詩。」乩曰：「予不文，請談時事。」書直躬而行者，保全多矣二句，蓋指萍寄生而言也。判時事句云：「錦地花天劇可憂，南人歌管北人愁；何當安石東山出，一爲蒼生起疾沔。」

#### 第五壇

乩曰：「一清道人來此，速卽問。」問時事。乩曰：「邑里雜蛟人，四方永不平，無心還去得，有意更傷情！」又書：「

不成句矣。』四字，蓋自謙也。作絕句云：『騎馬彎弓偉丈夫，征袍血濺影模糊；軍符一道如星火，五月江深又渡瀘。』復判云：『幽明異路，諸公不以鬼物見怪，俾泉下人得生趣，榮幸實多！』又作詩云：『大野盤空獵火紅，誰知草澤起英雄！蒼生莫怪天心忍，天亦無功任數窮。』又判云：『雨宵岑寂，難得清談，惜少二人！』謂筠青居士及鐵石道人也。未足吟興，聊作偈語，判云：『水流花放，鳥嘯歌來，空山洗鉢，何處塵埃！』諸公參之。』且住又判云：『交不欲疎，亦不欲數，請從此辭，一句一樂，何如？僕本散人，以夜作晝，諸公疲於公務，當早眠也。』護花使者云：『每夕當來一談，不過時刻稍短，不貪深夜何如？』此曰：『從便。』

## 第六壇

此曰：『大地山河一局棋，分明黑白少能移；個中功妙真難得，自有天機人不知。』問其姓名，判曰：『董白西山野人，因雨過此，偶占一絕，以慰寂寞。吾欲到家喫酒去也。』問：『住何處？』曰：『王家浜後宅。』

又一女鬼此曰：『燕燕于飛，獨自歸歸，歸來沈醉掩重扉，無端誤被詩壇召，慵整釵鈿便出幃。』判曰：『妾淡香一清道人之侍姬也。共宴芳洲，妾先歸，故來代也。』又作絕句云：『春來去了無痕，欲上樓頭怕斷魂；日寫黃庭經一卷，梨花滿地不開門。』又作燈謎曰：『一寸佳人，打一字。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打一鳥名。越翼日乃卒，打一字。我將使秦楚罷兵，打一古人名。魏得諸葛誕，打一字。』護花使者以一寸佳人爲「奪」字，以越翼日乃卒爲「春」字。浮槎閣主以行不得哥哥之鳥名合其兄二句。此皆大圈，餘尙未猜。

須臾一清道人至，判曰：『姬人不害羞，乃敢出場獻醜，此醉而失其常度也。已叱退矣，勿笑！』詩曰：『公卿多半佛輪迴，宿慧靈根帶得來；今世蘭因前世果，記會同上妙高臺。』又五絕云：『人鬼本殊途，斯文同一脈；相與有無間，散花空不着。』又判云：『小妾我將之謎，其自打亦不見佳；君等置勿論也。』時同人爲此謎難着，正擬請此明

告，乃若喻其意者，預先排開，免人纏擾，鬼亦狡矣！又作絕句云：『鞏固金甌缺半隅，顛危兀艱要人扶；個中不少奇男子，他日凌烟入畫圖。』又句云：『功名須向正途爭，莫就牆陰取徑行；雁塔巍峨先捷足，後塵攀仰最關情。』似對護花使者而言者，意蓋勸其入場也。接書云：『班生此去，不啻登仙，拭目俟之，此北上之兆也。』又作詩云：『豪氣凌雲漢，鰲峯立足高；星辰憑手摘，此當蟠桃。』詩亦光怪之至，匪夷所思。又判云：『僕殉得卹優沐殊恩，乃冥府據事論心，謂非慷慨捐軀，亦非從容就義，升沈未定，游衍江干，幸得諸君暢談中曲，殊不惡也。』又判曰：『客來不速，歸而款之，且別！』

### 第七壇

乩曰：『今日仍作謎語。』書曰：『典田得寶，打一字。予適隨洞庭之宴，拙君醉矣，命妾赴召，何事？』詩曰：『自古興亡不可期，滄桑幻變在移時；此人那識盈虛數，豫地烝黎到處啼；倦矣明日會。』此淡香口氣也。

### 第八壇

『來哉！居士所出姬妾一謎，乃示字也。』詩云：『日日登壇話寂寥，不嫌風雨太蕭蕭；歸家惹得姬人問，又作歪詩孰解嘲？』又書曰：『此地非樂土也！五律云：『不辨華夷界，交通惹是非；船來江面窄，塚去地身肥。互市蠅頭利，招兵虎尾威；和戎無善策，靜者早知機。』昨日在洞庭君座上賦詩，贈劉軍門，錄出求和詩云：『將軍好文不好武，賦詩退敵風斯古；詰朝有事大點兵，始出軍門掌枹鼓；健兒身手好絕倫，氣可食牛力如虎；刁斗一擊令無譁，誠服將軍齊首俛；將軍不怒有何威？朽索馭馬危復危。何道能使三萬七千五百一十有二卒，悉聽九鈴閣上輕裘緩帶一人之指麾；乃歎將軍服人不在力上策，惟有同甘共苦相與時休息。爾毋作福爾毋作威動聲色，君不見光弼用』

嚴不用寬，一代子儀朔方將士慘不權；後來結局能如令公終始完。一笑可賜酒乎？」同人以酒供之，須臾曰：「醉矣！」乃去，不復言。

### 第九壇

乃猜謎乎？此乃畫一口，曰打西廂一句。又書曰：「仙仙仙，地下十餘年，只道吳下風光好，繁華不幾年。蒙君頻召問，詩淺不堪聯。今宵來，泥塗徑滑步芳阡，君等亦應憐。昨請醇醪飲，已作醉中仙。」似是填詞，不知何調。又曰：「有茗無酒，有酒無肴，如何不嘲？」又作詩云：「幼學塗鴉不解舞，難將拙作對佳章。疲倦只因人較少，又來把斧弄班門。食畢談可乎？前句不串，祈政！」又詩曰：「仙凡迥別意難舒，連朝風雨掩茅廬。拙君又赴湘江約，請與明宵再賦……」到此止住。按字義當是詩字，而作者想自知詩字出韻，故不書出，意蓋欲藏拙也。巧矣哉！

#### 附護華使者和其贈劉軍門古體一首

明燈熠熠香成灰，靈符飛去詩魂來。爲言昨宵洞庭宴，座有佳客同傾醅。賦成長句贈誰某，金刀之讖將軍才；平沙茫茫木不律，食葉春蠶又下筆。新詩索和句瑰奇，累牘連篇自錄出。將軍劉姓是阿誰？就君詩意思風期。吾聞當年劉越石，吹笳退敵有神策。幽魂毅魄終古存，昨夜與君或同席。然而職官制度今古殊，軍門之稱古所無。又况將軍部下轄兵有定額，何以十百千萬奇零，不盡纍纍如貫珠？想是當時三萬七千五百一十有二士，與君同袍同澤同捐軀。君詩論成不論敗，往復揣摩大可怪。得毋將軍今日猶生全，夢魂時與君周旋。雖姬窈窕二八年，天陰泥滑路幾千。君亦攜去登華筵，男女雜座何喧闐。淳于一石已醉眠，歸來獨自大可憐。我知不必真有此，此是君之寓言耳。子儀光弼俱千秋，人物否臧有所指。事權不屬空杞憂，吾恐彭錢亦天死。爲我行樂猜迷藏，留得餘身封侯王。

### 第十壇

使者陳和詩於此前，此連加密圈數次，乃書曰：「蒙君惠教，佳甚！僕如小巫見大巫矣！一有請者，僕將有丹山之行，姑教小妾來談何如？」須臾淡香至，此曰：「今日之來，奉夫命也。可鬯吟詩曰：『一日雲駟駕一回，吹簫引鳳上瑤臺；昨宵姊妹叮嚀約，明日游仙詩帶來。』」又七律云：「斜抱銀箏唱鷓鴣，雲鬟不整倩誰扶；龐兒瘦損肩山窄，醉漢疎狂心地麤。君未成名儂未嫁，來時歡聚別時孤；同行姊妹知多少，個個羅敷自有夫。」手乏且停。又有絕句云：「世間有好總阿私，毀譽無端信復疑；城北徐公殊美麗，鄒家妻妾亂妍媸。」此吾小妹睡香句也。「吟花弄月望心懷，幾曲求凰事未諧；名士風流殊不借，剛剛又遇太常齋。」一笑遊戲文章，不可爲訓。壇長碧霞君有樂府一首代錄請教，聖道未衰，維彼耶蘇胡爲乎來哉？哀哀！一解。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耶蘇誘以利曰：「吾與爾羣奉天主爲師！」二解。誰無父誰無母，耶蘇曰：「否否！天父天兄不離口。」三解。禍爾身猶可言，禍爾子猶可說，禍爾妻女人類將絕！四解。嗚呼！以左道惑人者誅，大人先生獨未聞乎？胡爲載明和的，施教者無辜，又從而匡扶，此恨何了！吾碎此唾壺五解。又集毛詩曰：「我聞有命厭，渴行露滔滔，不歸逢彼之怒，吾不欲去。」（按此結尾，含情無限，令人想煞也！）

### 第十一壇

「又來了玉樓聞召出花前，殘線針拖插鬢邊；只爲功夫忙不過，還將韻事惹情牽。」又作一謎云：「紅鬼白鬼各一種類，打一古人名。」同人未曾猜着，此又作一詩云：「天有陰雲四野迷，春光淒靜慰相離；何時遊遍三山外？萬里烟霞一望低。」有事去。

## 第十二壇

『連日未得親來，小婢胡慰春來代。』問：『何故不來？』淡香曰：『夫君公出。』問：『何事？』曰：『爲十年來各省殉節員弁，未經考核，今分別十六等爲沈浸濃郁含英咀華四句，訂爲冊籍。夫君應召校對，妾應門，故皆未暇。姊妹以妾岑寂，每日來戲扮羽衣曲，迷香洞，出浴圖，諸劇，不能分身。今日又演南柯夢，古押衙，皆須妾矣，勿去必嘲。再談。』又化靈符，另邀別仙，乩動曰：『向不相識，不意有緣，請道近况。』諸君與仙交，鬼弄人乎？人弄鬼乎？鬼何靈？因人爲靈，故相疑也。淡香作怪，誘妾到此，令人羞答答不能如他顛狂。』同人問其名字，乩曰：『阿冰不解吟詩，不善猜謎，終夜蒲團動心忍氣，再過十年，可與參偈。』遂去。

仍化靈符，乩又動曰：『素紈到此，吟魂招楚些小字號，虞兮不識。能兼欲食，東還宿西。昨以此贈十三妹子淡香一笑。』同人問其名字，乩曰：『已通報矣。』問：『扮戲否？』乩曰：『扮戲者皆不來也。』問：『可暢談乎？』乩曰：『有允人事，阿冰門前久待矣。』問：『何事？』乩曰：『爲茶話。』乃去。

仍扶乩，試其動否。乩仍書曰：『見召卽來，點點蠟燭，薄言點之，傍人膝下，心焉擣之。』同人問其名姓，乩曰：『何必問及，賤婢亦與胡慰春相亞耳。』問：『究竟名何？』曰：『古衲奔走茶鐺，兼司廚役，少緩須臾，恐受鞭辱。頃奉淡香命，乃到此，囑卽歸也。』

## 第十二壇

『縹渺因風至，香魂無定蹤；穿花隨舞蝶，逐隊似游龍。暮宿流丹閣，晨登醉白峯。閱人今幾世，手種十圍松。今日到壇，君知爲誰淡香也。』同人問：『今日扮戲乎？』曰：『不！夫君將歸。』問：『諸姊妹散乎？』曰：『仍在素紈姐姐。』

洞裏。』問：『姊妹幾多？』曰：『十五。』問：『可徧示乎？』曰：『第一芋香，第二蓮嬌，第三春惺，第四衣香，第五留香，第六芝湄，第七素紈，第八環春，第九毓蘭，第十阿滿，第十一先苔，第十二妙鸞，第十三妾，第十四睡香，第十五小髻。』同人躊躇所問，乩曰：『不必費神，隨便可也。』問：『姊妹都嫁乎？』曰：『否！十五妹子志在劍俠。』問：『十四睡香？』曰：『女兒待字，是以有羅敷之句。聞家翁已許字碧霞君矣。惟鬢髮有鬚，渠不願也。妾當歸而勸之，請辭！』又固邀之，復到壇曰：『何僕僕乃爾！妾身上有錫乎？』問：『何必勸嫁？』曰：『勸妹子意假，爲家翁所命耳。』問：『尊翁名字？』曰：『爲尊者諱，問姓氏，不妨明言。』曰：『姓秦，湖南湘潭人也。』問：『何到此？』曰：『隨賊遷也。』問：『現住何所？』曰：『何必認真！嫁得夫，自從夫也。睡香夜啼，妾代訪有佳耦，俟夫君商之。』問：『何人？』曰：『非人非鬼，君試猜之。』問：『仙乎？』曰：『不必仙，只要才可憐，貌且妍，嫁得他，便似仙。』問：『阿冰何狀？』曰：『優婆夷在家僧也。渠性古怪，昨夕回，埋怨妾，幸素紈姐解之，以後勿再邀他去。』

### 第十四壇

『借此脫身，快哉！今日夫君回，嘆曰：『人間論事，冥府誅心，洵之汰之，一升九沈。』忽碧霞來，相慰勞，不欲去。妾幾下逐客之令，適見召，到此避之。渠不自愛，欲與睡香爲婚，殊可怪也！此隙亦由家翁召之，老人頽唐，幾疑睡香嫁不出，吁！兒女因緣，早已註定，何俯就耶？妾代着急，恨將碧霞君困於糞溷中，免致效豐干也。』是時同人中有心疑者，疑其閉藏何處，乩動曰：『衫邊袖口，儘可依依；酒後茶前，殊堪戀戀。君不必疑所在也。昨見一對甚工，書以奉聞。絕地天通，通天地人爲儒。君見過否？』答以未見。乃書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弗迷。』浮槎閣主不禁失笑曰：『此吾家前日宴客時，客有述此對者，何被淡香聞耶？抑淡香竊取之耶？』乩又書曰：『莫笑拾人牙慧，妾見此對在百年前，客非妾能記憶耶？卽如君等有疑妾者，有冒妾之詩爲自詠，而故作大言者，亦有妾借君腹中所記，以爲料者，』



文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何所見之淺耶？『護花使者曰：『今日有小詩奉贈，卿知之否？』』此曰：『不曾。』』大書曰：『一卷聊齋記，千秋韻事傳，相逢又相識，可否……』至此忽停。頃之此曰：『下三字請續！』使者曰：『是必一結因緣。』三字。』此乃連圈。使者因出所贈小詩二絕，索和。詩曰：『非鬼亦非仙，才華絕可憐！雁行卿第幾，筭柱未調絃。巫峽暮雲愁，瀟湘水北流；何須問華胥，夫婿亦封侯。』置之此前。此曰：『白雪陽春和者，談何容易！妾從未遇此等騷人，留作後圖。惡客去，夫君須且作別，恐向隅。』』

## 第十五壇

『竟不能如東方割肉，分遺一瓣耶？』是夕鐵石道人以上丁胙肉轉贈同局，飽餐稱快，蓋戲之也。』約法定三章，今日莫遊戲，恐被他聞知，動了秀才氣。與君談道天下事，不必認真。即如妾與君，有前定也。謂妾有妾固無形，謂妾無妾固有語，此由心所造耳，不獨妾也。推之心有神，神即隨之；心有鬼，鬼即隨之。萬種精靈，亦皆如是。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無入不融，此可解而不可解者也。妾賦性嬌憨，心直口快，唐突先生，見怪莫怪！人總要遠觀，菩提非樹，明鏡非臺，六祖慧能，方爲了了。昨蒙見贈，本不能和，然不和終覺無情，聊作俚句效顰。才貌望如仙，憐卿亦自憐；知音良不易，誰與續么弦？牛女兩牽愁，銀河不斷流，愛卿如可覓，河必定封侯。獻醜去。』（按此和章，可與元唱旗鼓相當，洵佳話也。）

## 第十六壇

護花使者出一對云：『士農缸商角徵羽，』守拙子書此對，以置此前，請對。此曰：『對對人未來，君不聞淡香受氣耶？忍坐視耶？按此等口角，不知何人心下存一問名想頭！』此又書曰：『莫問客何能，凌虛天可登，女媧曾小補，』

再造又誰會？君不必問名。」又書絕句云：「宋玉東牆外，三年已飽窺；至今雖處此，莫漫比嬰兒。果有潘安貌，能無毛遂情？海棠猶待聘，私語寄梅兄。去矣！」此語似睡香者，然仍扶乩請淡香。

乩曰：「古衲來此送信，囑君用靈符一道驅鬼，至託！」去須臾，乩曰：「去而復來，告以故，碧霞君惱羞成怒，竟請夜叉來奪睡香，并辱淡香，道學家寧有是乎？蒙惠靈符，渠猶鬪法，淡香姑姑請再書符，不然殆矣。快去！」少頃，乩又曰：「此來謝謝，戰而捷，追至歇馬嶺，將睡香奪回，喘息未定，淡香呼之不應，又請君作招魂詞一首，速！」護花使者作云：「噫嘻！睡仙魂兮來旋！鶴依華表，妖戀青錢；鏡歸鸞匣，劍返龍淵。」浮槎閣主作云：「莫靈於神，莫不靈於人；神有知兮，何反以人招魂？噫嘻！我知之矣，是有前因，歸來兮勿逡巡。」焚之，乩又曰：「報喜醒矣，須將息三晝夜，淡香仍要赴海上神山，採芝艸去，勿再邀也。歸時當帶睡香來謝，妾亦侍焉。」

### 第十七壇

乩較平日動少遲，曰：「曲突徙薪無澤恩，焦頭爛額爲上客；咄咄怪事！昨宵淡香受氣，睡香欲來獻勤，小髯止之曰：「姐不比淡香，何能妄行一步？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不可不戒！」睡丫頭不聽，以及於難。後來追至中途而奪回者，小髯之劍術也。」乃事定論功，淡香以書符者爲第一，招魂者爲第二，送信往返者爲第三，奪回者爲第四；而又以誨盜誨淫爲讖語不祥，將功抵過。小髯怪其偏袒，悻悻不平。妾亦謂淡香有私好，故見之偏也。拉阿冰勿肯無人冰釋，恐天倫失和，還請繫鈴人解之。」退復至曰：「阿冰至拉小髯步月去，不知說甚麼？且待明日一清生日，家中宴客，不將他兩人弄好，何以爲情？大約肯讓小髯第一，則事諧矣！他小性要強，不甘人下，淡香平素亦能體貼。此事忽不相讓，故非衆姊妹所能了也。君當喻意，吾不多言矣。」

護花使者云：「是夕就臥，身子困乏，安枕即寐，夢醒之交，作金鈴歌，并引云：「事有因，莫認真，自有解鈴人；

解鈴人是何人？乃是繫鈴人。繫鈴人是何人？即是解鈴人。繫鈴解鈴是一人，以人治人，視一身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歌曰：「牛女兩牽愁，銀河不斷流。愛卿如可覓，何必定封侯？」（按此是淡香和使者詩，使者何故襲爲己作，此不可解。）又歌曰：「金鈴金鈴莫固執，結處解時解處結。金鈴金鈴解得不如解得，分結不愁。金鈴金鈴誰解得？結者且解解可結。記了迴環數，解了金鈴去；認了無心猜，解了金鈴開。解了金鈴開，結了同心來；解了金鈴去，繫了連環住。繫了連環住，記了迴環數；結了同心來，認了無心猜。」（按此歌音節清麗，樂而不淫，令人誦之忘倦。據使者云：「自問無此伎倆，一若借書於手者異哉！」）

## 第十八壇

此曰：「竊聞歌聲朗朗，如出金石者，和詞也。然抑思春艸池塘之句，何自得來？此中消息，小髯知之，皆心感之。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淡香左支右絀，眞實爲難。昨一清生日，厚臉碧霞君竟來上壽。淡香小試幻術，使坐客知其不端。其時袁公、國公、福仙、連翹子、赤城子、管侯、松侯、雙成一帆道人、小青皆羣起暗罵，置之鬼錄。他自慚不可對人，已羞憤欲死矣。」扶乩者笑曰：「鬼又死乎？是必怪矣！」乩曰：「莫笑精怪，君等前世獨非怪乎！凡有宿慧者，皆怪物也。不然亦蠢物耳！即帝王卿相，總有來緣。君等有爲馬頭娘後身，有爲穀精，有爲蜘蛛精，有爲鯉魚精，有爲董安所佩之弦精，還有石精，還有蛇精；我等今世，即亦精怪，安知後世不如君乎？輪迴之說，儒者不言，理固有之。我家一清怪，淡香多事，且惱良友，以爲大辱。淡香又不認錯，反目不交一言，還請君等解鈴。」問：「乩上究係何人？」書曰：「行七，蓋素紈也。」又問：「我輩前身既是精怪，可一一分舉乎？」乩曰：「美男子馬頭娘也，（謂護花使者。）鬚翁穀精。」又問曰：「我輩有鬚者二人，果誰是耶？」乩又曰：「麻翁鯉魚精，（此蓋指浮槎閣主言，則鬚翁之爲守拙子無疑。）草爲弦精，竹爲石精，（一謂萍寄生，一謂筠青居士。）乃爲蜘蛛精。」（謂鐵石道人，道人鄭姓，乃

渠姓之偏筆。此至此不動，則蛇精之爲珠江漁隱可知。又問：『淡香之事何以解鈴？或者還請淡香來。』此曰：『得之矣！須明日，今不果來。』

## 第十九壇

此曰：『教我從那裏說起？待我想想，還虧一清主人乖巧，肯將八尺身子矮下去；淡姑以手指面羞之，衆姑在門縫窺見，同聲一笑。彼夫婦不好意思，遂拘束起來，一個假看書，一個手托腮，就似生客不言不語，又不便走開。素姑來到房門，舉廉使個眼色，淡姑會意，乃將盒子裏九連環取出，順便出房。我剛剛送杏仁酪來，看見素姑捻淡姑耳頭說：『你還不快去！我昨已代你約定，不可誑人。』淡姑說：『好容易釋了他的疑團，怎好又冷落他？好姐姐你替我代去。』素姑說：『何干我事？』淡姑說：『不用你開口，我有詩帶去，他自明白。』素姑一定不肯，淡姑乃教我來，將香囊中取出紙條兒，教我送去。我看是詩五言云：『一別興蕭然，日長如小年。無因能縮地，有恨只呼天。咄咄空書怪，荒荒妙入玄。含情畏鸚鵡，仔細寫雲箋。』七言云：『未曾相識忽相逢，兩念惺惺愛獨鍾。絲到春蠶抽不盡，書傳秋雁字無蹤。琴心只爲憐才動，蓬鬢翻因悅己容。漫道空空空，分明鏡裏玉芙蓉。』我在路上遇着阿冰，他問那裏去，我將淡姑詩與他看，他冷笑笑說：『我亦有幾句詩，你亦替我帶去，莫說是我的。我念與你聽，繫得金鈴解得開，同心原不在形骸。阿難戒體矜嚴甚，只怕摩登咒出來。』我事已了，按此口氣，必是古衲，惜未問他。』

## 第二十壇

此曰：『別來無恙！今日有事相商，昨與內子標舉名流，比方人物，他謂清才濃福，盡在于斯，意欲聯爲姻婭；此則不可有五。雖蒙見愛，究慚形穢，安知無實偏處此之嫌，一不可也。君才望功名出人頭地，此不經之事，駭人聽聞，二

不可也。老夫愛憐少子，嬌女遠嫁，持踵而泣，不近人情，三不可也。碧霞君受孔子戒，五百年於茲矣。品學足重，相攸之道，舍此其誰？既有成說，食言豈可能肥？四不可也。夜叉之厄，并無其事；內子以夢爲真，家人百端解釋，他總不信；蕉鹿之幻，竟亦有之；他近來神思不清，顛迷失性，竟以幻夢坐定，碧霞君罪狀，使外人羣誚之。魚目混珠，真贗莫辨，冤哉枉也！他一念既動，不可轉移。僕出遊日多，在家日少，誠恐其自來作伐，兩地爲難。且牝雞司晨，僕之不幸，君勿笑人，皆不免此累，當自思之。至！托別去。（按此乃一清道人也。）

## 第二十一壇

此曰：「莫望淡姑來，事尙未能諧，他急成病矣！還要小髻用劍法嚇一清主人。他們衆姑，天天會議，總以碧霞君假道學，一清迂夫子，不識好歹事，斷不由他做主。睡姑不茶不飯，淡姑拍了胸膛，請他放心，總不教他嫁于思也。我要燒酒去。」（此必古衲也。）

復請此，又曰：「阿冰來，向淡姑唧唧噥噥，說來幾句，獨活無味，孤桐失調，只貪一面；所見不高，萬一見拒，何以解嘲！衆姑皆說：「此慮甚是！可先問他愿否。」淡姑說：「不用我料必行，才作此想。阿冰定教來問，大家望信，請一言報命。」扶此者愿少頃，此又曰：「淡姑拍手大笑，說：「何如衆姑一陣風吹到睡姑屋裏，道喜靜聽佳音！」」

護花使者贈阿冰詩曰：「霜折芙蓉梗，露濕鴛鴦影。卿縱是冰人，冰人太嫌冷。」

仍試此動否，又動曰：「何以謝媒？有自嘲詩述以聞，爲他人作嫁衣裳，日日江干打竹箱；吹縵一池春水綠，干卿底事這般忙！想起來，緣有前定；但妾從旁撮合，亦算不守臥碑。君請擇吉納聘，謝媒須十二分。妾在外另圖索也。」使者有詩句贈睡香淡香，請阿冰帶去。此曰：「哎！你又招來，我不慣作致書郵，等明日古衲來帶去。」

## 第二十二壇

筠青居士出對，置乩前，索對。乩曰：「還要對對，我有正經話向你說，不知到底如何？今早淡姑妝罷，即自取新做弓鞋，補繡倩素姑、芝姑幫做底尖兒回紋花。又着小綠飛買甘露油，龍涎餅，收拾預備出來。忽一清主人請岳家人齊來，叔琳小舅爺亦隨其後。一清主人請岳翁登皋比上座，衆姑環侍，聽他講道，說：「我輩以遊戲現神通，亦所不禁；但出以蘊藉，方才大雅，凡我所交，不外乎此。昨與諸壇友結文字緣，遂爾通家，斯亦無妨。乃卿等相優漸至相狎，卒流于蕩，我亦令出不行，將以爲癡聾耶？將以爲土木耶？口衆我寡，至得罪於友，貽笑於人，我不惟愧對碧霞，亦令壇友笑吾懦也！今將徙於他所，免致與卿等牴牾。」素姑俏與阿冰議，淡姑性急，至有此變，可恨！衆皆怒而不言，我亦周旋不了，請假十日，又不肯。總因他們主意不合，不教我討喜錢，白白當了幾天差，何蹭蹬乃爾！」又強其至，乩曰：「收拾床鋪，伺候淡姑安寢，何又召姑？」（按此壇，全是古衲口氣。）

## 第二十二壇

乩曰：「小子叔琳姐姐，教我來要鎮宅符一道，我昨天放了學，小髯姐姐在書房外，教我舞劍；又同我打毬，毬拋在屋子裏，我們進去找毬，忽聽承塵上有人說話。小髯姐教我不要出聲，悄悄兒聽，不甚了了。小髯姐將裙邊兩角，咬在齒裏，緣壁而上，又以手招我。我不知不覺，遂到他胸前貼住，他一手抱住我，一手拿金釵剔板縫，向上窺探，乃是迂夫子對郎罷言搬家事，說：「對不得我師傅碧霞君，欲艸艸完姻。」郎罷不肯，他又欲往洞庭尋柳姨，又欲至羅浮尋董姑，又欲到黃山尋老公，主意不定。郎罷總是搖頭歎氣。小髯姐帶我下來，到淡姐處送信，淡姐恨聲曰：「阿弟快到壇上去，替我索鎮宅符，他搬不動，我不肯來，叫古衲去罷。」淡姐說：「他是女孩子，一經他手，符就不靈；還是阿弟去。」我說：「怕見生人！」淡姐說：「你還不懂我們與他做了親，你還要叫他姐夫，他還要做你先生，儘管前去。」小髯姐亦不放心，送我到門首，他在銀杏樹上望着，我跑來這裏，你快快畫符與我，留神他的劍法也。」

快！

少頃，乩又動曰：「叔爺回去，得意之至。說：『壇上燈兒明亮得很，舍不得他，欲偷去擺在書案上，比蠟兒還好。』」大家笑不止，說：「你沒見識，留神人笑話！」淡姑說：「待他搬不搬，才知符兒靈不靈，機緣就在此一舉也。」再晤，去。」（此古衲來也。）

## 第二十四壇

乩曰：「今日西湖散仙，來了七八位，經我家過，邀我家姑姑們，往城裏爲某太夫人獻祝，此會尙未回。我家只有睡姑病在床上，叫我伺候。古衲便宜，跟了姑姑們去看熱鬧，我在家裏冷清清，睡姑呻吟不已，我實在禁不住，來說說閑話。」同人問其名氏，乩曰：「胡慰春，不好了！他們回來了，我去！」

有頃，還扶乩曰：「還是我來，他們想來不得來，又不好總不來，故叫我來。我坐未定，聽得詫異，不懂請你們猜猜，今天來了老的、少的、美的、醜的許多；有一個老太君，姑姑們都呼他舅婆婆，他說了半天家常，後來指小髯笑曰：「這個寶貝，這樣打扮，到底還是個男兒？還是個女兒？」姑姑們笑不止，告訴他個劍仙，他說：「這是不嫁人的了！你們可皆許了人家？」他們不好對答，他說：「我是你家老長親，愿你都成了眷屬；你們無娘，有話儘向我說，我可做主。」淡姑說：「十四妹現在議婚尙未諧。」他問：「誰家？」淡姑說：「出乎其類，無奈你孫婿要許碧霞君。」老太君嘴一歪曰：「他好荒唐！我聞碧霞君從前在東家教讀，有女婢送茶，他以手捻他酥乳，又做淫詞挑動內東，後來被逐出館。他如今又做假道學起來，此斷不可等我說，一清定見連你配了他，也算鮮花落糞，他還要害你妹子，真不知深淺！我當與你姨娘說，淡丫頭性情伶俐，姿態溫柔，嫁了一個武夫，真是遇人不淑，虧他能耐，不以爲嫌。」淡姑聽說，眼圈兒紅了，不覺笑了。那邊房裏睡姑也哭了，未嫁人好哭，嫁了人還哭，我不懂也手乏去。」（按此口氣，

非古納即慰春，二人未知孰是？

## 第二十五壇

訖曰：「你太性急！我看他們比你更急。我如今做了粗材幹的笨伯，比不得古納是細料貨，倚爲心腹。昨天我從此回去，剛剛他們轉來，叫我做湯做點心，他們說說笑笑，不叫我聽。我事畢，他們就要安寢，我正在氣煞，淡姑拉古納到屋裏去，我亦在窗外兒聽。淡姑說：「我心難受，你可曉得？我想老太君到此，深知趣，趁他做主，叫他止住不搬，再行布置。」古納說：「此未盡善，不如趁熱將事做成，免得蛇走。」淡姑說：「怎好開口？」古納說：「我同你見太君，從旁用代字訣，幫你湊合。」淡姑點頭笑笑，起身便走，我亦悄悄兒跟去。到花欄外，躲在荷花缸下，聽他怎說。開口兩句，太君說：「我明白，睡去，我亦倦了。」他們鬱鬱而回，及一清明早回來，太君呼至床前，責之曰：「姊夫有小姨姨姻事，殊爲費心！一清見聲色不好，說：「並非多事，碧霞君求全之毀，太君不必聽他們亂說，如他意中人，我亦曾見過，又看見過他的詩，自是好手，只因他的福澤厚，我輩不能近，就是免強從事，亦要他有意先施，否則干天之怒，我們家主約束不嚴，得罪不淺。」太君說：「甚麼有福無福，只看有緣無緣。拿我的蒲團來，我出定查去。」一時笑曰：「怪哉！我纔見月老請他查因果簿，上月老翻與我看，睡香名下有『欲圓不圓，似缺非缺，古有英皇同心，雙結』四句。淡香名下有『七轉風輪，攻開懊惱，一再姻緣，美人香艸』四句。我問怎解？月老說：「你一家狐狸精，還不解乎？」你名下亦有四句，把你看去。」枯楊生華，醜樹着花，如來笑我，垂老出家。你們想想，難道我還出家不成？你們總是有緣，不過還早耳。我要喫參，淡丫頭快去！」淡姑又擺播我，我說古納供起來了。淡姑說：「我冲撞了他，叫我出去。我今日出來一天，此時找阿冰去了。」（按此乃胡慰春也。）

## 第二十六壇



此曰：『情之累人，一至於此！然天下無情者，必蠢物也。必怪物也。則有情尙矣。無知情之所鍾，又每每以物交物，而滯於物，雖高於蠢物百倍，而究不離於物。妾所以界於仙凡之間者此也。始與諸君結文字緣，亦不過逢場作戲，乃不禁情動於中，幾於不知自持。將來使我失性者在此，使我墮劫者亦在此！不惟妾也，恐諸君亦不免耳。有甚麼緣，情卽緣也。古無所謂緣，只有情耳。有甚麼因緣簿，今日有情，卽今日有緣；簿上時時添記，非一定也。有甚麼睡香，皆假借耳！能與睡香諧，卽能與妾諧。妾蓋羞於自薦，故託以試之。今日君了悟，妾亦了了，不妨明言。彼此同有來因，借此驗心猿動否；將來聚會自有其時，尙須各鍊幾年，同登道岸，則無真非假，無假非真。是卽今日之因果，他日之結局也。前數次不來，怕當境不及自持，故強制耳。能將情根一斷，則上界仙人矣！妾尙未逮焉。』（按此乃淡香也。）

## 第二十七壇

此曰：『還是談道，大家有益；天下事莫非反正二字，人參不透，生出許多懊惱。卽如此番聚會，由情生緣，所謂緣係前定者，非也。但既有緣，而緣之長短，視人自取。如今日才結緣，今日卽圖緣，則亦今日卽了緣矣。所以屈者伸之地也，抑者揚之勢也，離者合之根也。根深則蒂固，離久則會長。今將與君小別，各培其根，而培根之法，在君多多益善，在妾則只有養氣之功。我等無所謂讀書，亦無所謂鍊丹，惟天地間清淑之氣，取之不竭。顧氣之清莫如浙，氣之中莫如豫，氣之厚莫如川陝；然近來賊氛所到，氣亦改常。妾將遍歷名山，收入腹裏，則根蒂固，而離亦久；緣亦以蓄而彌深。計其時君已成名，妾已可嫁。二而一，一而二，是卽今日之因果也。休矣！』（此亦淡香語也。）

## 第二十八壇

「好寂寞人也！淡姑不知爲甚麼，改了道妝，背了一張琴，拿了一個麈尾，偕小髯古衲三人，說說笑笑，出門去了。幾日不回，只留我服伺睡姑。他天天看書，不言不笑。我問他茶飯，他亦不開口。我伴着一個木偶，怎能熬得過？問或阿冰來，附耳小語，我亦不聞。阿冰又帶來兩個姑子，一名淡然，一名沈芊，說的隱語，令人不懂。我記得幾句：雲兒、雨兒、花兒、草兒、你兒、他兒、真兒、假兒，教我悶死！又有多少人來看一清，他亦不在家，無人應客。總要我回話。昨天有一小書生，拿着一枝碧桃花，似不穩重。我回報了他，他還不去。在書案上取薛濤箋寫詩。遇着叔爺回來，見翻了他的書，跳起來，書生亦不讓他，揮拳不了。睡姑就想出來排解，剛到房門外，忽又轉回說：「到底不可，前日夜叉之禍，亦是大意，須要小心。」遂請阿冰來。阿冰謂此書生是我勾引來，話不好聽，真真氣煞我也！我到壇數次，可有歪邪否？你們總明白，故一訴也。我有一事奉託，清明節近，鬼皆歡喜，惟異鄉者寂苦。我有相識名成全者，向在江邊淹沒，托君焚化紙錢，我做不來，故轉求耳！」

## 第二十九壇

「他污我，我亦找着他的縫兒；他同睡姑私語，我托打盹兒，只聽阿冰誦詩云：「心絮已安禪，沾泥飛不起；忽聞金鈴歌，小鹿跳不止。」說爲你們天天說親，把我的情根勾起，這亦不怪你，總是淡丫頭這個妖精害人，連你如今不上不下，伊于胡底。他此會跑出去，又不知找甚麼因緣，將你我拋下。我的根基尚淺，恐不能守住。昨夜在蒲團上，神不能安，參禪不透。我念了你聽：「無知覺，除非死；有知覺，不欲生。無知覺中有知覺，乃徹；有知覺中無知覺，乃定。無所謂有無，知覺乃忘；無所謂忘有無，知覺乃了。」究竟道不出心事，亦不痛快！你以爲何如？睡姑笑笑。我看阿冰也要嫁人了！他昨日還笑我，你們看看叔爺叫我買鮮荔枝，真尋不出。你們可知誰家？不必論價。上年冬月，他要新楊梅喫，淡姑叫人買去，一兩銀一枝，此等皮氣，可恨！所託焚化一事，須用包封寫明某人收用，下行卽寫胡慰春自

海上碧茵洞焚寄，至託至託！

### 第三十壇

「昨承推愛焚化銀帛，不料此地惡鬼甚多，攢擁奪錢，成全勢孤，不能到手。適我奉召來壇，見他窘極，幫他說理不行，乃詣土地神前訴冤。土地着差追回一半，事畢已三鼓矣。回去睡姑恨我遲遲，請教他竟不理會。今天尙有餘忿，不開笑臉。阿冰來帶了一籠雀兒，能學人言，睡姑乃喜。阿冰又陪他着棋，又讓他贏了二着半，青眼始垂。阿冰又邀他出門看花去，他說：『我還敢出行！』阿冰說：『白日不妨。』他一定不肯。阿冰說：『我抱住你，不令人搶何如？』他說：『你同我一樣，又無護身符，胆敢大言！』阿冰說：『我會念經誦咒，不怕人的。』睡姑說：『你就是比人家少一件東西，就要怕人，除非你向他們壇上人借一件來，就可扮一男子，乃可不怕。』阿冰說：『你這油嘴小丫頭，遠不像閨女，我將來告訴壇上人，還是笑你，還是笑我！』我在旁聽，忍不住笑說：『也不笑阿姑，也不笑睡姑，只怕要笑到我。我有甚可笑？就是口快好報信，他們壇上人曉得，豈不從我先笑起來麼？』」

### 第三十一壇

「昨天城裏還有一件奪錢事，係異鄉鬼狠過本地鬼。城隍尊神出來查出究辦，異鄉鬼畏罪，請外國鬼去說情。誰知城隍不徇情，竟不答應，并將外國鬼押逐出境。外國鬼說：『我生前慣用此法，何以此處不行？』將到總理衙門說話。他旁面一老翁冷笑曰：『你還認是陽世不講理，隨你橫鬧，須防着還要用差鎖拿，還不快去！』他們這一般惡鬼，東竄西奔，跑到城外，由我家索茶索酒。我家無人彈壓，我說請阿冰來念經咒睡姑，說：『你這呆了頭，他的經咒是不中用的，是騙人的，是頑我的。你看小髯劍囊在那裏？』我說：『劍已經小髯帶去。』他說：『一雌一雄，總

還有一者在家。」正在張皇，來了一羣鬼差，將鬧事之鬼拿去。不知如何發落，我要回去收雀籠兒。」

### 第三十二壇

「有事。睡姑說：『淡姑今天要回來了。』阿冰說：『不得回來。』兩人賭東道，叫我預備酒肴，不得空，即回。」再強請，曰：『水哉水哉，使乎使乎，我成全是受君金帛，雖得其半，而厚惠自不能忘也。胡妹感君推愛，當有以報之。我無能爲力，淡姑還早。今日有慈航從江頭過去，竊聽有老人在船頭上，指碧茵洞曰：『此淡香寓也。他現在西湖上，不即歸，不知幹甚。』細思此言，尙未作歸計也。睡姑輸東，將來又遷怒胡妹身上，煩君等代解之，謝謝去。」

### 第三十三壇

「畢竟有緣不得錯過，妾由此將赴大梁，候君兩日，擬詰朝即行；今夕尙可談也。前到西湖，謂先得清氣，則濁氣洗除，然後中厚之氣，乃能入也。不料餘杭形勝，非復當年。蘇公白公之遺風，什無一二，一不樂也。小髯與古衲拗氣，在蘇小墳邊，扮作游女，雜在稠人之中，竟有紳家美少，從而尾之，漸至狎褻。小髯弄巧，傷其頰，幾至斷送。觀者如堵，幸妾所採芝草，尙有零星，得救不死，二不樂也。近又不靖，舉國皆驚，不可與居，三不樂也。欲改道河南，一登嵩岳，順路歸視，而睡姑已病骨支離，見之可憐。家中又兩次幾生事端，幸假君之靈，得以無恙。妾不忍去，而又與商齡道長有約在前，不能不行。妾所繕繕者，一弟一妹耳。求君每夕抄唐詩一首，抄小學一章，焚之，俾弟妹誦習，則師惠多矣。妾去。」（按此乃淡香來也。）

### 第三十四壇

「我好忙也！前天淡姑部署家事，談了半夜，囑咐睡姑莫性急，叔爺莫貪頑，叫他們聽阿冰約束。說我此去多在一二年，少亦可十數日，總看地方情形，以定行止。一清與我相惱後，情已乖離，我若不立定道根，必受他管，故此會急脈緩受，無非爲你們圖功，須好好耐得，借詩書以消岑寂，且有益身心。我已代你們擇師，不比碧霞君誤人子弟，誘人婦女，而冒稱道學也。送淡姑去後，他兩人倒甚高興，要做功夫，叫我買桃花紙，叔爺要雲藍紙，又龍鬚友的筆，松滋侯的墨。我說此等事，不在行，叔爺與我同去。他一出門，看見古董玩器，件件都好，件件都愛，有許多錢，殼他使用。可笑他將我手上的鐲子，耳上的環子，身上的珠荷包，一齊摘下，押在鋪家，將東西取去來家。睡姑看見光怪陸離，兩人爭取，各人訂了本子，預備鈔詩鈔書，要我天天來找師傅。這個差事，我跑不了，有甚好處到我？阿冰笑說：「將來睡姑出閣，叫你陪嫁，就是好處。我還有差你的事，請師傅收一外課學生，每日替我改詩一首，再爲我寫靈飛經一道，我亦要謝你如何？」阿姑慣會笑人，此言不知好歹，我姑妄應之，但不知師傅允否？明日來請回音！」

### 第三十五壇

「我家有鬼，令人生悸！窗紙作笙笛聲，杌椅自能搬動，床上枕頭自東而西。睡姑香帕撕碎，作爆竹聲；鞋兒懸空不墮；研田背後，忽鑄蓮瓣，或有篆字，認不清楚，彷彿有不生不滅，不乾不淨，尚有十數字，大家猜不出。阿冰不信，說人騙他，可巧他的衣襟，不解自開，露出紅兜兒，上有金絲嵌字癡梅居士下款，大家且笑且疑。阿冰快快掩閉，手徧不靈，人愈細看，他愈窘不可言。只見兩頰津津汗出。睡姑剛欲搶他的兜兒，忽有白燕將睡姑頭上鳳釵銜去。阿冰乃怕叔爺說：「我是不讀書了，我一人不敢在書房。」睡姑亦要搬到阿冰處住，叔爺說：「我們何不搬到壇上去，請他們照應？」阿冰笑曰：「那剛剛送佛歸殿，便宜了他們，連胡慰春亦歡喜。」但睡姑害羞，叔爺說：「我記得淡姐說，我們兩家是一家，何妨趁此早搬？我亦就他們，鐙兒念書寫字，不必游移。」阿冰說：「我不做主，誰敢動？」叔

爺說：「你想不必戀，送兜人不欲他去耳！」睡姑使個眼色，叫叔爺莫亂說。然阿冰已不得過矣！他會弄人，今日被人弄，且被鬼弄，快哉！請你們替我家驅鬼，至託去。」

### 第三十六壇

「請你們爲我家驅鬼，何以食言！我家已搬到阿冰處司雲棲舍矣。叔爺又幾乎鬧事，將經壇上木魚敲破，飛出金光二道，從空中疑結成字：一道是圈出狀元，一道是草就探花。阿冰的師姑說：「此木魚鍊成三世矣！今日弄壞，褻我神明，使道根忽斷，何以教我？」睡姑再三謝過，他總不肯就罷。叔爺發起毛來說：「這個多騷姑淫婆，有甚道根！我表姐都被你們染壞了，弄出兜兒鞋兒，許多疑團，我正要找你。」還撒刁又在屋子裏睜着眼，尋他的縫。有一個經廚靠壁，他將廚門摔開，那知不是擺經，是一道假門兒。叔爺走進去，看見裏面錦繡琳瑯，閨閣裝點，不是清淨氣象。又往裏鑽，有三個美男在裏面着棋，花下釣魚兒，見叔爺面紅張皇失措。叔爺又在他們床上，搜出女人釵鈿，及荷包香囊等物。叔爺出來找那師姑，不見，後面有人跑來報信，水塘裏淹死人了！看去乃是師姑。阿冰怕人告發，同睡姑欲到河南找淡姑去。忽來鬼差拿人，阿冰賄囑鬼差去，我們趕緊又搬回來，仍要求你們驅鬼。」訖停，同人問何鬼？曰：「有茶中裏，忽有蘭漿，食亦甚甘，無要緊。又空中擲下玉蝴蝶，不害事，但怕鬼差再來耳！」

### 第三十七壇

「你們不受巴結，托你驅鬼不行，托你鈔詩不行，就如秦人視越人肥瘠。我淡香姐姐，已快到家，教我與睡姐拿甚功課見他？教不嚴，師之惰，卽你們又何面目以對淡姐耶？我家親友，可托者有六七處，托君者以惜才以受益耳。碧霞君正在忌刻，又藉以口，恐我淡姐說不出嘴，一清又要奚落他了。我現在買詩讀，明日還要將雀籠兒寄在你

們樓上，怕淡姐見了，說我貪頑。睡姐亦作慌，怕阿冰紅兜兒事發，連累到他。又差胡慰春打聽人命事，可免後患否。明日淡姐到壇，你們幫我們掩飾，我們亦幫你們掩飾，說並非先生不教功課，實係睡姐病未痊好，我天天請郎中煎湯藥，亦不得暇。我讀了一首長恨歌，一首麗人行，又一首三都賦，就說是你們教我的，即完了功課。姐姐亦感激你們。你們口供莫要不對，大家皆不討好。此睡姐授意切切。」

### 第三十八壇

「哎，滔滔皆是，悵悵何之！吾道非歟，與世推移。妾不見君久矣！跋跣數千里，一無所成，愧甚！總緣命薄，不許爲道中人。向來一縷情絲，不容斬斷，今又阻吾上進，恐仍墮落迷途也。來兩道友，一號醉白山人，一號茯神子，明日當在戲場觀劇。一鶴髮而童顏，緋衣而朱履，一夫人莊嚴氣象，過去隱隱作蘭香者，即是也。妾亦與焉。小髯古衲亦侍焉。吾三人扮何形狀，尙不能定，有緣者自可見之。弟妹等承君雅教，謝謝！再話中曲有客當相陪也。」

### 第三十九壇

「事不可料，我家淡姑前晚與道友出去看戲，那知就不回來；夜分飛來小髯雄劍一柄，掛在睡姑房門邊，抽出有錦函一件，說：「來有縱去無迹，冢宰旁，華陽洞，汝速遷，我不顧再團圓條條路。」睡姑不解，大窘，飲泣半晌，幾不欲生。阿冰與素紈姑攜手笑來勸睡姑，他自有道理，不過就攔你的姻事，然而離者合之機也，我來伴你，可勿煩憂！好在碧霞君之妄念已斷絕矣。今有良人以爲仰望，何怨焉！睡姑說：「我這等境况，你還要嘲訕，真不問心矣！」阿冰說：「勿多言！且訪華陽洞在何處，要緊要緊！」我們徧訪，此時還要戴星而出，過此特傳信焉。」

### 第四十壇

「慰春頓首頓首。特領成全來謝，他蒙焚紙錢，用七千三百緡，買通鬼卒，得以自覓替人，今日已出鬼域矣。將來先投卵生，次爲人道，君等功德無量，何以報之？今年有鄉試者，第三場有款夷題，當有助君靈思處，其餘不入者，或財或喜，皆有所獲，是卽所以報也。還有一得子者，當代尋一好脚色者來，山水命名風月取號，他日必大貴官至提督。」

「胡慰春特來拜謝，我今日在龍華塔上尋淡姑，望見江心有尸飄沒，回來始知爲成全替身，故不忘大德也！阿冰新製一琴，自作琴操，名曰「慕芙蓉」，其音清麗，令人忘憂。睡姑聽曲未終，便已披靡，手足酸軟無力，然沈疴頓愈矣。君如欲聽，三日後當邀來一彈也。惟淡姑下落消息，訛傳有說在某署者，有說在一叢桂軒者，有說在龍華塔者，有說在采石太白樓者，有說在淨海院者，有說在君處樓上下者，將來還要大搜，幸勿見怪！」

### 第四十一壇

「我在洋涇浜看跑馬，有一隻雪青最快，不覺技癢，欲借一試。不能殼，徘徊久之，正起偷心，忽來一老翁，將我捉住，出一封信與我看，乃是淡姐教我讀書，寫一章書，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人至矣。」教我明白講復。我那裏講得來？老翁說：「你細玩白文，一人字有意義，你講得好，送你此馬；若講不來，拿你作賊。」我說：「我何嘗作賊？」他說：「我有賊心，那處強辨？」我想了半天，說：「你寫別字，還要考人。」他說：「有意改作，你既曉得，就在此處着眼。」我曰：「莫不是我心向道，便可爲人？」他曰：「僅得其淺，未會其微。」教我再想，我笑不知。他性情古怪，轉瞬不見。壁上書四大字：「叔琳偷馬。」嚇煞我也，欲塗去，又殼不上。他人看見，我還不怕，人不知叔琳是我。若淡姐看見，則禁不起矣！你們代我塗去，一一不忘！」（此叔琳語也。）

「你們莫要當他的話是真，此乃小髯姑試其幻術，有意做戒他。不然他的心猿意馬，不可收束，明明示他以正，



還要用術嚇他，又要考他，你們不許代倩淡姑已請了兩位師傅，一男一女，女師傅更高、更嚴、更冷、更妙、更平、更庸、更可解而不可解。曾作大司成，又作比邱長，輪迴已三世矣。淡姑亦在門牆之內，君等將來亦可討論，小有啓發去。」（此胡慰春語也。）

護花使者問：「淡香現在那裏？」曰：「在碧茵舊洞，安禪樓上，下所有影響者，皆是假冒耳。焉有我輩而肯媚人者乎？君等道根深者，屹不爲動；其動者，本有妄念疑團，故淫鬼得乘其隙而來耳！莫要指鹿爲馬，污人名節。我等亦非概與人絕，視其人何如，視其緣何如，儘有招之不來者，亦有麾之不去者。總非郵亭一宿可比，自有前定，不能強也。請俟他日，吾言不爽。」

#### 第四十一壇

「今日之宴，雖不同洛陽耆英香山九老，然比諸商山四皓，庶幾近之。但不分我一杯羹，未免有向隅之泣。叔爺幾不可耐，履聲橐橐，獨來獨去，口角流涎，君等可勿笑乎！我家睡姑看見昨日淡姑之信，召阿冰同解。阿冰曰：「蓮花一瓣坐便便，圓嶠方壺去復旋；若是天台成眷屬，那能拋卸小遊仙。」睡姑曰：「妻孥無所累，鷄犬亦相隨；寂寞求仙者，斯人何太癡！」兩人牴牾不合。叔爺說：「等淡姐回來，你們兩造興訟，我求淡姐委我發審，我卻不徇情，將阿冰發落到你們壇上，問他幾日寄來之詩，是何旨意？今日自相矛盾，又學我師傅碧霞君掛起假道學招牌，你們有切實干證，不怕他不招。再問他的兜兒何來，他自然輸了，不許他贖罪。我睡姐定有謝你，不至耽擱姻事，并將阿冰發配做縣太爺姨，看他懽喜否！」你們猜猜，我說猜不着。叔爺忽搖頭擺耳，手舞足蹈，高聲朗誦曰：「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呆了頭，你懂否？我仍不解。他教我取書翻與看，指着朱註：「其辭若有憾焉。」二句悄悄指阿冰曰：「如此如此，你送一信去，教他切莫留鬚，連我亦嫌他拖湯帶水，至要至要！」

### 第四十二壇

「阿冰在我家武斷，把持我叔爺睡姑心竊恨之！睡姑懦弱，敢怒而不敢言。叔爺則尖言冷語，時時中其隱情。阿冰腦羞成怒，十六日下一令曰：『着胡慰春與叔琳出去覓寶。』問他：『何寶？』他說：『蓄影鏡，照時並無一物，然思西子，則西子見焉，思玉環，則玉環見焉。凡人今人，隨心所至。現在想淡香小髻，得此鏡，則知端倪矣。快去求之！妙在此鏡，落在此地，垂四十年無一識者，索價不至十元，將來受用不淺。』此事他言之甚易，着實尋去，豈不大難？跑了三四天，問了數百家，那裏有此叔爺？猜他是騙人，跑斷了我們狗腿，讓他換兜兒，我怕睡姐吃他的苦，被他誘壞，我們不要跑了。你明日到壇上，請師傅出一功課，單教我們閉戶用功，就可銷差矣。至託！」

### 第四十四壇

此次保護花使者回家，在家中扶乩所言如是。

使者於五月初三日，在錫山扶乩曰：『別來未久，如隔九秋；君請猜是何人？』或曰：『得非阿冰？』乩曰：『阿冰本要同來，因害羞未來；我有一對能對否？』書曰：『夜夜夜深看夜月。』家中人對曰：『朝朝朝起看朝雲，何如？』曰：『未工穩，我對亦未佳，山山山外訪山人。』又出謎曰：『你有心，怎比無心好；打古人名，日長無暇久談去。』

### 第四十五壇

「招至尊府，情何長也！然而險矣！君不聞二女同居，志不相得乎？妾雖非君所有，然情詞款洽，難免疑團；况夫人伶俐過人，豈容他族實偏處此妾？所以不敢通名耳。然是夕，妾實未回，在君房中，窺君琴瑟，其音和靡，令人怦怦，除非木石，始能忘情。所疑是夕，壓城北公者非也；他與妾無緣，此處精怪甚多，有怪而不精者，十三種有精而兼怪者。」

七，精而不怪一而已。所壓城北公者七之內也。前壓李君者十三之中也。友人同見同聞者，合二十種，紛至沓來也。一者不露怪，惟尙多情；現在正加鍊功，欲以慧劍截斷情根，修成正果，那時不妨遊戲，然必並所遊戲者，而亦如行雲流水，不動於心，則兩面情好愈長，不致造孽，雖有嫉妬，不認真矣。是區區者，天竟何如，命竟何如，明日再話去。」

#### 第四十六壇

「何幸爲入幕之賓，（是日大雨，在房中設座故云。）然妾正坐嫌疑，心中悶悶，雨中到此一發，妾所以冒險造訪者，有約不忍負耳。以爲小娘子要食楊梅，不意夫人大度，廓其有容，（謂護花使者在家相邀也。）笑而置之。而啓釁乃在蕭牆，我家睡丫頭，不知何忽變卦，謂妾許他姻事是假的，是騙他的，並說妾實自圖托辭爲人謀，以妾太狡獪，與妾生氣。妾招阿冰來排解，孰意阿冰亦是滿腹疑團，說：「你莫作怪！睡香埋怨連我亦爲他怪你。你既卻了碧霞君，另尋佳偶，而千難萬難，總不到題，女子已大，何可緩也！然猶可解，所深恨者，你自己行蹤鬼域，竟能直到花間，不能令人無疑。足見天天說做親，皆是飾詞，你早已自爲毛遂矣。我們被你欺了多時，今始發覺。俟一清回來，大家評評。」妾聞此言，如當頭一棒，雖百口亦難分辨。人心叵測，一至於此！數日苦心，不討人好，反蒙不潔之名，計將安出？還是打他，還是罵他，還是讓他，還是丟他，還是免他之疑，而斷絕不相往來，還是實他之言，而肆然無所忌憚，或去或從，將安定乎？」訖停。

須臾又扶乩，又曰：「妾聞胡婢來告曰：「姑娘莫受他愚，他是用激將法，自姑娘出去，知他們幹什麼勾當，有露出紅兜兒者，你猜他是那裏來的？」妾問：「誰有紅兜？」胡婢說：「阿冰。」妾說：「他冷淡人焉有此？我不信。」胡婢說：「有下款是癡梅居士送他的，大家親眼共睹。」妾始半信。胡婢又言：「阿冰與睡姑甚密，有一天曾說他的病是你害他的，把他弄得上不下，教他難受。此番必是阿冰授意，睡姑又忠厚，被他惑誘，連阿冰亦急欲嫁人。」

他前日還屈污我，我曾告訴壇上叔爺，亦知此事，故此日又激你，教你不管他，便如流水花放，自在遊行矣。」妾說：「我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胡婢說：「所疑者不過壇上人耳，畢竟有無你心明白，壇上人亦明白，又何必出告示，榜通衢，使家喻而戶曉耶？」其言近似，姑再商量。總之妾是陽分用事，往往受屈。」

少頃仍扶胡慰春來，曰：「我勸淡姑，他猶沈吟，我又將自己比方他聽，我說：『阿冰謂我勾引小書生，姑娘可曾以他言爲然？』我不防他說：『我看你這樣油滑，卻亦難信！我那裏料他出此言。』我說：『娘竟不信我，則姑娘能自信乎？』他說：『我只信我，卻不信你。』我說：『我始信我，我亦信你，今被你提醒，我亦不信你矣！』他說：『你自相矛盾！』我說：『是你自開其竇，看來大家皆有一我，大家一我之外，皆人皆信我而不信人，天下從此多事矣！』淡姑被我問窮，君以爲何如？」

### 第四十七壇

「天地之大，猶有所憾；現在甘霖大沛，普渡羣生，而妾有恨焉！洞口積潦盈滿，壁皆傾倒，一家人無處藏身；曾至君處借宿一夜，雖枕衾優傍，未敢稍驚。次早即尋一所空樓，舉家徙至矣。足見我輩以情相與，不在色相也。前有被壓而疑妾主婢者，皆妄也！妾謂夫婦一倫，不禁狎褻外，此雖情如膠漆，只在若有若無，若離若即，若長若短，若假若真，相識而不相識，若可知而不可知，若笑而又若啼，若愛而又若悻，不着一字，盡得風流。此豈可與鈍根人語耶？」

「時欲與君等雅諠，恨招之不勤，使我悵悵！所以然者，以擇人而爲之故耳。其實不拘何人，皆可以扶，只要手隨。亂動猜字不設，成心就上字，生下字，就上句，生下句，不思而得，何便如之！妾亦能陰牖其衷，天然湊合，幸勿泥也去。」

### 第四十八壇

「終日時時刻刻，遊心在外，請向洋涇浜訪買新荔枝，要色香味皆佳，卻不能殼。此原口腹細故，何足掛齒？緣淡姑有陰虛之病，須得熱物劑之，方可以解。亦有醫家說：「此動火不可食。」淡姑說：「我火已退盡，雖遇動火之事，亦如冰雪。」甲子曰：「傍人膝下，毫不介意，此足以驗我火候矣。且生平好食此果，亦如嗜羊棗好馬肝，有不可解者。推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所親愛，不必皆在人意中，有緣則篤好之，再推而至於野田蔓草，苟合爲懽，亦不必此愛而彼亦愛之，亦不必愛此而復愛彼焉。一念之誠，固結莫解，不有謂西子不必果美，無鹽不必果醜乎？情之所鍾，自以爲好，不問人之好惡也。惟食亦然。醫家抱頭結舌，變色而語曰：「你這一劑藥，已將十二萬年中人物醫盡，何庸請人醫你？」阿冰悄悄聽見，招睡姑私語曰：「你猜淡丫頭話是甚意思？」睡姑說：「絕大議論，聞所未聞，利口乃爾。我們還抵得過乎？」阿冰冷笑曰：「呆丫頭，又被他騙矣！他說傍人膝下全不動火，不知是男是女，如其女也，人皆能之；若男也，吾不信也。且誰見他不動火，亦是染了假道學氣，併暗對前日我們攻擊之言，在有意無意間自解也。」睡姑拍手曰：「他真巧，你更奸。既生瑜，何生亮？把我魯大夫弄得七顛八倒矣！我亦好氣又好笑。」少頃，乩又曰：「此我忍不住好多嘴，切勿使淡姑知道。他正說一家人與他爲難，我前爲他解釋，又不討好，今日之言，未免攻發陰私，他曉得必拿我出氣，至囑至囑！」

## 第四十九壇

「人情寂難斷者，色界耳！妾千轉萬轉，總不能空。現在近而思之，恍然大悟！我想內親無過同胞，人合無過夫婦；乃一清與我反目，睡香與我成仇，即婢僕亦有疑心。人情之不可恃如此，尙何言哉！阿冰與我交好，知無不言，近亦作怪；昨又製鳳求凰曲，諷妾真惱人也！何所遭乃爾！自己登碼頭大柱，俯瞰江流，月華在天，星光點水，一塵不起，萬念皆空。哎！何以向爲情累，一至於此！彼時即隨口作句云：「天靈靈，地靈靈，癡男癡女，終古不醒；一把酸辛洒向滄」

波，偏偏又作潮聲，日夜不平鳴。何時能了？除非是女媧氏，搏土向空行。吾奉太太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少頃，乩動又曰：「復何言？年踰五十，而仍欲歌雉朝飛者，又胡爲乎？何明於人而昧於己乎？（時因守拙子云你如此懊惱，不如改嫁，甚是爽快。乩故以此解嘲。）有人能翻長恨歌，而作轉語者，妾不羞以……」（到此逕住，蓋用鄭五歇後訣也。）

又久之，乩動曰：「我家醜事，率性說出。叔琳天天鬧皮氣，問他瘋了不成，他說是瘋了。我要請醫生治他，他說：『不用，只叫古衲嫁我，就好了。豈不可笑？』又胡慰春屬意無名無姓小書生，又無蹤跡，何處得來？又阿冰以褒姒自居，不知意向一一變性，都成了色界餓鬼！只有小髯是乾淨的，他又太高，併我亦看不起，說我是始作俑者，斷爲罪首。由我大意，故惹他疑我，尙欲管人，乃被人管我，苦哉！」

### 第五十壇

已降乩，書長恨歌轉語，并前路，有淡香夢境，及抄錄，而原紙失落。次晚又復邀，乃書曰：「盜此者非人，卽怪，總不是繫鈴者解鈴也。如欲得之，不妨再述。異哉！明經也，國學也，茂才也，而竟不能作長恨歌轉語耶？豈果才力不及，抑不屑作此題耶？然已有人捉刀，不消費心矣。昨宵妾歸，在靠背上按着甫一交睫，不覺身入幻境，有促妾扮宮妝爲新嫁娘模樣者，妾不解曰：『我非處女，何嫁焉？』其人曰：『吾奉玉皇旨意，教你與一清重拜花燭。』囑立紅氍毹上，待之忽見一清冠帶出，而若新郎然者，諦視之，則非一清而美少也。妾不知一清何以頓改其面，又不知妾亦是否淡香之面，又不知一清視妾爲何如面，又不知一清自揣爲何如面，又不知一清可知妾疑其非一清之面。滿腹疑團，不知如何是好，但覺耳際，仙樂悠揚，目前美姬環侍。忽有錦袍烏帽，長鬚而來堂前者，手持綵棍，以紅綠線繫兩端，以左端授妾，以右端授一清，導入房。只見花燭上有金字對語，夢中喚起催行雨，空際傳宣看巧雲。錦袍者

曰：「長恨歌轉語，我已代作句云：無窮期，恨已遲，要恨還祇恨自昧機宜，論五帝官天下，神器何私論五倫，重夫婦，人紀難移。就六軍不發，怎遽忍死別長離！到如今誰說三郎是噫嘻！古人何忍！今人何迂！有緣覲面，切莫要交臂失之說甚麼人言可畏，說甚麼名節有虧！自乾坤開闢，無非是陰陽二氣，妙合如斯，節節枝枝，正正奇奇，當用情極處，神鬼也無疑。况天公多少事，幾那有間情管你一對對癡兒女！」

再扶，則曰：「手軟無多說，只要收好，莫再被竊！」

## 第五十一壇

「昨聞以匾額贈君，（浮槎閣主見護花使者於吏隱居樓上，收拾臥房，上搭一閣，戲之曰：「當贈以淡香居匾額。」）適前花燭上對語，可以配合成堂。阿冰又戲贈一聯云：「卜宅買隣千萬值，如兄若弟兩三人。」渠大笑不止。胡慰春與睡香私語曰：「阿冰有江沅之心矣！怪不得前天有所謂一對對癡兒女之句，但我與姑姑將焉往乎？妾不好答他話，托出門訪友去，不知他們現在說甚麼？我要回去打聽。」

少頃，乩又曰：「只有小髯同叔琳，在月臺上下棋，有鸚哥叫我快去，稍遲則叔琳滿盤輸，要發毛包矣。我心爲聽睡香與胡慰春說甚，何心管他們下棋？乃遍查二人不知何往，問小髯叔琳，他兩人正爭一子，那肯理我？還是鸚哥說：「會聽他們說在銀杏樹上，窺你蹤跡，你還不知麼？」妾急急轉來，并無消息，還要趕緊找去，怕睡了頭喫猪婢苦耳再談。」

## 第五十二壇

「我家睡姑與胡慰春失落，淡姑尋不着，甚急！小髯姑勸他說：「我自自有道理。」乃設壇作法，披髮仗劍，上作道

士狀，拜四方，以手捻訣，書空口默誦多時，忽指香烟曰：「已直上，當有效驗。」即見天半五色雲起，望見鳳鶴飄空而降，墮至中庭，則二仙姑各帶睡姑與慰春至也。詢帶睡姑之仙曰：「葉小鸞，詢帶慰春之仙曰：「謝小娥，相視而笑。推睡姑與慰春在淡姑左右。又向淡姑面上指書曰：「莫要嗔！無真非假，無假非真，千秋萬古一逡巡。莫要喜！舍曰：欲取姑與知己，不知彼楚漢爭入關，鹿在誰手死。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須臾有二道童至，一吹玉笛，一唱道情，牽鳳鶴來前曰：「姑姑速行！」二仙姑反身即出，舉家恭送去。又環顧淡姑曰：「聞有人以聯匾贈卿，我們亦不可無贈。」小鸞曰：「人淡如菊。」小娥曰：「予情信芳。」二仙姑齊聲曰：「草草了事，幸勿哂也。」遂不見。淡姑回房靜坐，若思且聽下回分解。」（按此是古衲口氣。）

### 第五十二壇

「昨晚仙姑去後，淡姑靜思，將二仙所說咒語，口誦，心維長吁短嘆；移時拈帶徘徊，忽高唱曰：「莫不是看朱成碧，莫不是李代桃僵，莫不是無心插柳，莫不是有色嫌棠，莫不是對竹思鶴，莫不是射鹿得麋，莫不是步花洲而意遠，莫不是盟白水而情長！」誦一遍又講一遍，又寫一遍，又封一遍。忽曰：「所封將誰寄乎？」因而又焚一遍。問他：「甚意？」曰：「天知地知，他知我知。」我問：「他是誰？」他曰：「他是他。」我又問：「他他那個他之他？」他說：「就是他！那裏還有兩個他乎？」我又問：「他何以無兩個他？你不好說出他，你明明有兩個他矣！一家人都只有我，都各無他，你教人敬你畏你，其可得乎？除非你拋卻了他，你自有你之他，不使他爲你一人之他，而使他爲一家人之他，何如？」他說：「我即聽他，其如他自有他屬意之他，焉能爲人人之他？你將來有他時，肯使你之他爲人之他乎？你之他如亦肯爲人之他，則又安用是他？且亦不成其爲他矣！」君等細細玩之，只要上句讀，即明白曉暢，未始不可作南華秋水觀也去。」



## 第五十四壇

「我受氣也！小髯年紀雖小，而議論頗大；令我敢怒而不敢言。他看我欲遷居，乃正色告曰：『是不可往！你既秉家政，其身爲表率，將獨往乎？人將安仰乎？總要公正方能服人。我輩原難爲上界仙人，則所謂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亦誰得而禁之？你爲人謀而不忠，而有爲己之念，口雖不語，人皆見之。何如爽快舉事，如青天白日乎？我亦非無情者，將來亦有伴侶，但物不可以苟合，其易合必易離。當初之嫁一清與也，今則哀哉！非前車乎？何如慎重周詳，一發而中。回想已往，可定將來。幸勿浪蕩，以自放者惑人，致干罪戾也！』聞其言如迅雷過耳，豈不驚人！數日培養道心，抄寫藏經幾卷，久不臨池，不覺手乏，再話可也。」

## 第五十五壇

「竊聞君等擬樓上對聯，其此輩一聯，非不甚工；但劉四罵人，置妾何地？妄改出句何如？與爾同銷萬古，以對勸君更上一層，似較平穩。又作五律一首，爲君落成曰：『手段如斯大，經營費匠心。先疇曾記昔，新法有如今。已見雄才展，旋驚武庫森。局中門外漢，不借一枝陰。』少頃，乩又曰：『我看局中門外漢，與我家小髯一樣情事。昨又發議，謂我俗不可耐，說天下事有甚麼人己之分，人樂卽我樂，人憂卽我憂，莫說我是假道學，我亦何嘗無情？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我卽安心學道矣。昔東坡不好飲，且無疾，而常釀酒蓄藥，以待客，以醫人，曰：『吾見飲酒酣者，身子健者，則吾之心大快。』是真善得酒趣，善體醫心者。我於色界，亦猶是也。姐姐你只爲看不透這個關頭，所以人心不快，你心亦仍不快！倘無爲己之私，則睡姐之事，早諧不獨睡姐歡喜，連我亦歡喜，卽胡慰春古衲亦可沾餘潤而皆大歡喜。果如是，你又焉得無歡喜緣乎？所難兼顧者，一清與碧霞君，未必歡喜耳！其所云云如此。』你看這

個丫頭，他就像是老前輩光景，豈不可厭？無如黨與甚多，自阿冰以下，無不附和。他口衆我寡，奈之何哉！你們可否與我連黨，幫同攻擊，一吐此氣耶？再聽回音。」

### 第五十六壇

「你們諸位熱鬧，我家姑娘發愁；同你們本已相狎相優，無論虛實，總以習見爲歡。這幾日看你們趨工，急欲速成，豈知此工一完，則情緣斷絕矣！此處他人入室，非比君等風雅，不可與居。若新宅則氣燄方張，人多不雅，且無隙地可以藏身，豈非下逐客令乎？我們勸淡姑曰：『你是有了淡香居，可以高枕無憂矣！我輩將安歸乎？』淡姑說：『你大胆犯我的諱，何太粗耶？』我說：『不是我杜撰，乃是他贈你。』他又說：『我用他字，又是一字之譏。』我說：『開口總觸姑娘之忌諱，以後我除非截去舌尖，乃不招尤。』睡姑說：『我們礙人家事，不如就阿冰處做姑子去，只有叔琳沒處安放。』叔琳說：『好在我至今未曾娶親，不如做太監伺候你們姑姑姐姐，不用避嫌。』淡姑一齊大笑曰：『你這小油嘴，是誰教你？』他說：『是古衲教我的。』古衲跳起來，剛要說話，叔爺抱住他的腰，掩住他的口，說：『莫要認真！天下事，無非是戲。即如淡姐天天哄人許人，究竟不會着實，此乃菩薩以遊戲現神通耳。』淡姑曰：『不然！我今日即要踐約，搬到淡香居住宿矣，那有哄人之誚？』叔爺說：『你好意思去，我就趕上洋涇浜辦嫁妝，送你何如？好了你一去，我們即各尋對耦。阿冰是嫁周四爺的，（是日紙店來條，誤稱守拙子爲周四爺故云。）古衲是嫁我了，胡慰春是嫁何人？我聽說成全已投卵生爲鸚哥，就嫁他罷！』胡慰春曰：『我是畜類不成？』叔爺曰：『我錯了，我忘了！你有屬意之小書生，但我睡姐嫁誰？我想弦精彷彿碧霞君，而尙白晳無髭，豈非佳耦？』淡姑曰：『你醉了！胡言亂語，被人竊笑；我一家人，都成了色鬼矣！我若不是愛體面，顧你們早已縱情逞欲，爲所欲爲，像你這樣任意，何所不可。要請一位好師傅嚴加約束，方可。否則爲無賴之尤矣！』（按此不知何人語氣。）又問此

曰：「鸚哥。」

### 第五十七壇

護花使者早起披衣，心無所涉，亦無所屬；不覺出口成句云：「與鬼爲隣，新鬼大，故鬼小。」似是對句出聯。晚間扶乩，請對。乩曰：「屬對須巧，出對易，答對難。」始不知其爲對，細玩乃知卽對也。又曰：「愛才如命，枚才速，馬才遲；還有罵人對，可見怪否？」同人曰：「不怪！」乩又書曰：「斯文未喪，徐文定，倪文忠。」蓋友人以此謔贈筠青居士。萍寄生也。還有以酒用事，清酒聖，濁酒賢。（蓋嘲鐵石道人也。）又隨班行禮，文班東，武班西。（萍寄生以卹典襲守備，筠青居士珠江漁隱，皆武職。）我亦自嘲贖罪，問家何在？東家食，西家眠。（浮槎閣主住在東，護花使者住在西，故爾云云。）文章遊戲，諸君勿惱，將牽羅補屋，請從此辭。」

### 第五十八壇

是夕，只浮槎閣主護花使者萍寄生三人在座，欲邀而以人少遂止。嗣又興動扶之，乩曰：「有累妾欲談三日矣！皆未得閒，今何高興乃爾？」連日大雨，洞中積水平榻，幾不可居。昨於望日，爲浮槎閣主夫人拜生，上其樓，高明爽塏，令人視之如仙。作小詩錄出一笑：「蟠桃大會樂無遮，曾入華筵勝事誇；濃福清才都占盡，不聽劉阮說仙家。」看人樂處，自己不覺怦怦，竟要向君處借樓，俟大家搬到時卽讓，敢請若恐久假不歸，則妾不如是之濫，可相信乎？只怕叔琳好鬧皮氣，已擬聽他收古衲爲妾，使陰制之，未必不勝於嚴師畏友也。請放寬心，但小髯現在鍊丹，每夜在銀杏林中，瞻星拜斗，并取人之有靈氣者，乘其睡熟時，以飛劍入室，升降閃爍，引而出之，收入丹中，可少數十年苦功而捷獲也。倘效公瑾借宅，當以一間爲其道房，閉不令出。陽言與之習靜，實則軟禁，令不損人。雖承愛，亦係自愛。

再訂去。」

萍寄生病目，欲問方，訖曰：「子亥之交，以自己口中津液揉入，此中方也。如在家，即取夫人人口液，尤速效。蓋病源在陽分，婦人液則純陰矣；相劑無不愈也。偶然說理，非知醫也。」

### 第五十九壇

「恨煞人也！妾已借樓，君已許諾，此可以兩室如一張稷通家矣。乃兩頭髮難，出人意外。我家今早來一瘋和尚，在洞口化緣。碧眼方瞳，兩耳及肩，鼻大如拳，兩門牙出唇外，有寸許，身長丈二，口中喃喃誦佛，一家人驚視以爲怪物。忽高聲曰：『有能將我之鬚圈數出，當帶他到極樂世界去。』那有人理會他。他又從袈裟袖口取出一鉢，色如紫金，扣之清越。只有叔琳攜小髯手向前，偈視和尚拉着小髯手，要他數鬚。小髯數去，得七十二圈。和尚曰：『不錯！你所以名小髯也，是我徒弟。』小髯笑不止。和尚教他隨去，小髯不肯。和尚曰：『你不去，將來失其爲你矣！』向鉢中咄咄有聲，忽現出三寸美人，諦視之，儼然小髯也。漸高與小髯齊，則兩小髯矣。衣飾無一點參差。誰是誰非，無得而辨。問此，則曰我小髯也。問彼，則曰我小髯也。兩小髯起爭，究不知真假，如何是好？胡慰春曰：『前姑娘出門，早已出鬼，及姑回來還好，只說你有正氣，可以驅邪。今怪更甚，想是姑娘有邪心矣！』教我何以回答？此我之家難也！君處爲樂土，今有異類，先登真是與鬼爲隣矣。妾雖亦鬼，卻非此類可比，其性與人殊，何敢爭室？此又一難也。好事多磨折，信然！惟俟君入闈時，再相隨而款洽焉。料不至又有阻滯，但須獨寓，無雜稠人，則甚便矣！妾亦做下場功夫，預備捉刀，勿笑，受用時當知不謬也。但硃卷上，要刻淡香爲受業師，方不負心去。」

### 第六十壇

「兩個小髯，如何區別？今日鬧了一天，仍難分曉。我家小髯會舞劍，教他兩個舞劍，一樣劍法；小髯善鼓琴，調琴一樣音節；小髯喜寫字，試他筆蹟，一樣濃淡，無有少異。因思真小髯私處有硃砂方痣七，如衆星環拱紫微垣，此或不同。及試之，一肯一不肯，心疑肯者真，也不肯者假也。強之而又同，其何以辨？又想小髯髮際有一翠癩，根圍金線，大如燕卵，此又異相，試之而又同，奈何？胡慰春曰：「姑娘平時恨一家人糾纏，不能有分身法。今如髯姑，豈非分身乎？還是姑娘道根淺，不如髯姑能化身也。」我被他嘲，竟無以解。我想鄉試冒作槍手，倘如小髯，豈不可以周旋兩大白愧，不知轉念，請兩小髯皆作槍手，免妾獻醜，豈不甚便？胡婢曰：「姑娘慣會武斷，今不能斷，小髯誰是誰，非而忽馳心，人事不關，正文亦何謂也？」這丫頭專發難，難我，真真可惡！我罰他在你們宅內守夜梭巡，倘有疎失，定行究辦。」

## 第六十一壇

「今日淡姑不得來，爲與一家人吵嘴。他天天要搬到樓上住，行李鋪設妝奩等具，早已收拾安排；既又因人多，難以同行，而又不便獨來，往阿冰處商量。阿冰笑曰：「你前屬對已說出食東西宿，但教慰春隨侍云，胡不可？」淡姑說：「只好如此。」我實愛樓上大觀，可以遊目騁懷，笑罵由人，自己許多受用。及小髯姑幻出兩人，淡姑又爲之耽擱，今日有老僕探望，忽被斥逐，家人都埋怨。淡姑不南不北，徒自徘徊。淡姑說：「我們行走已熟，何至惡劣如此！既而始知屋是人非，亦不深怪；且此處主人將來是我意中人，此輩狂夫，不過五日京兆矣！而作威如是，可笑也！姑避他歪風，目下莫與之較，爲王子明遲我十年宰相，亦數也。」如是云云。我看天天念甚麼時文，我們都未曾見過，亦未聽過。他說：「此文昌帝君旨意，命散仙一百十四人，擬作江南新闢墨，故做功夫，想掄元奪魁耳。我名下派作三卷，故急急也。倘小髯能幫我，則鬆活矣！又不知小髯幻身，亦能作文否？且待試之，我亦欲跟去磨墨觀光，何如？」

姑許我將來搭你們幫，可否？」

### 第六十二壇

「你們太忙，淡姑亦代你們忙，作科場功夫。今日夜作文三篇，首題而可小知也；次題奏假無言至君子；三題子莫執中。詩聞鐘謂日得盲字。阿冰笑他無事忙，何自苦也！他說士爲知己用，我等本多狐疑，乃遇諸君相示坦白，使我不疑，且使我樂與之交，而各深款洽，此可不報耶！况有人親於我們，而反不信者，相提並論，則我固知他實，因他先知我也。天下人惟庸庸者享厚福，愈大則愈呆。說一比方你聽：古有故事，老虎其最猛者也。誰不憚之？有一婦人，攜二小兒，漂衣於河，忽見虎至，婦人奔避，止能抱一兒去，其一兒遺於岸上。虎嗅之，兒戲自若也。虎竟望望然去之。又一老虎伏一家門首，其家人自外醉歸，至門以爲牛也，狗也，拳毆之，而虎亦竄竄然去。豈虎不敵耶？抑小兒醉漢，不知其爲虎而不懼也？可見人怕虎，而虎始威，不怕則虎亦窮於猛矣。天下事作如是觀可也。我們與壇上諸公交，他猶虎也；我等懼其光燄，一如虎也。昨被斥逐，始知虎在彼而不在此，此等忘形交，何忍負之？我所以欲以文字報之耳。若謂做槍手是笑談也。至於要做老師，亦探其意之向背，量之大小，非真好爲人師也。且本朝相法，以黑胖鬚麻爲上；今一人雖不足，兩人則有餘，我輩依庇甚多，不敢戲也。只怕我一手難着兩棋，故日夜加功以求完善。若小髻幫手，我先不信，何能誤人已決計獨往矣。快取西瓜水以潤枯腸。」護花使者索文章看，云：「多謝！真要看文章，則君等亦笨伯矣！未有本領，敢做槍手；既做槍手，還抱佛脚，有是理乎？我一腔怨氣，借題發揮，譏時事也。諷新政也。黑白分明，君其靜想！」

### 第六十二壇

「小髻之不可辨。昨請唐生來相，據云非怪物也，實由小髻劍魔幻成。天下凡嗜好，皆能成魔。妾卽二公之文魔也。亦能肖公之貌，惟一心兩用，故未能專，亦未能肖。必有所棄，以專所取。妾欲割愛而不能，自己思量，欲肖兩形，勢必不可。將肖其老者乎？其鬢鬢者，妾不難以己之所有者，易置於所無，惟天公之圈，非人巧所能奪。將肖其少者乎？其形非難，其口之辯爲難。然妾猶可及，且能畢肖。雖成丈夫，而猶有巾幗嫵媚氣象，尙不失妾之本性。爾時逕到尊府，不知夫人能別真贋否？恐亦如兩小髻之必須唐生識破也。一笑。妾今日與會友聯課，還有禮記題未作，趕回續之。遲交卷則受罰矣。」問何題，慰春來報曰：「天子賜諸侯樂四句。」

## 第六十四壇

「今日淡姑赴文昌宮繳卷，回經朱衣吏處，吃酒。還有幾處餞行，三日後方可歸。此後來日當少矣。諸君不過名士氣，艸野氣，何不可嚮邇？（時因守拙子洗澡，以爲身上垢染，幾不可嚮邇矣。）所怕者將來富貴氣，驕矜氣，古怪氣，深沈氣，浮薄氣，惡少氣，脂粉氣，一齊到來，如何承接？好在君等非久於池中物，不可久居也。我要守門，叔爺已偷看夜戲去，是我一刻疎虞，速退！」

## 第六十五壇

「事難兼顧，本欲捧土益山，效知己之報，不意昨在朱衣吏處，聞其議論，剋見剋聞云：闈場閱卷，朱衣點頭，不過爲有陰德者，文雖不佳，亦當取中。朱衣所以默佑，亦因衡文者眼界太高故也。今則不然，其房官全不知文，若無朱衣監司，則所取皆屬不堪。每房如此，則朱衣苦矣！卽或分身如兩小髻，亦不敷用。今已上奏帝君，請簡放知文仙鬼爲各房官默助，以省朱衣奔走之勞。現奉旨派出六位，每位各管三房，妾亦與焉。既有公義，難顧私交，何能又作槍

手且內外關節不通，妾不敢自干罪戾。惟徬京都遞條子，以通消息，亦可爲君之內助也。哎！妾太粗，內助二字失言，然亦安知非讖語耶？到臨場時，再送條兒，早言恐洩耳。妾之隱情，被君窺出，此非妾之本意。因聞有人要做你們老師，而不可得，妾聊試手段與他看，誰有巧法，以壓倒元白耳。天下求做妾門生者，何可悉數？但鳥擇木，木亦擇鳥，幸勿以門生爲恥！其不屑教誨者，又奈何耶？將來解元及九名十四名，卽妾派之房首也。文以無心合妙，思到窮時，但存一淡香助我之心，則汨汨其來矣。切勿存勝人意，矯揉造作，但遇所有婦人調笑時，不要動念，此事最難強制，只要存淡香在此一念，則自遣矣。并非秀才氣，只教君養元度法耳。無多囑約，桃葉渡前，再談衷曲去。」

### 碧落雜誌

「星府」斗姥宮也，在天之南，所司人間功罪，以定壽夭。如紀不抵過功十次，加壽一紀；記不抵功過十次，減壽一紀。

「百蝠洞」在斗府下，雨神所居，現唐白居易寓此。

「上天門」在斗府上，高聳萬丈，頂有飛龍盤踞，內卽玉京；帝陛森嚴，宮闕壯麗。現呂大帝巖彭大帝定求相左；右明袁大真人凱司香火；本朝戴大真人王太真人司功罪簿；岳杜關王四大帝司殿；本朝陳大夫維嵩高大夫士奇司籍；唐王大夫勃，張大夫華，宋歐陽大夫修，元曾大夫哲，張大夫鏞，王大夫其樂，侍左右；明楊繼盛神君，掌守上天門；本朝張國梁爲中天門土地，嚴承鏐爲下天門土地。

「月府」在下天門外，名清虛府，皆仙曹退官所居。每春秋佳日，衆皆聚集，奏笙簫，拍檀板，歌唱讌飲於其間。「文宮」在上界，名儒賢宦所居。如士子一生無過，而察其德行，分列等職，以司之也。所司專掌人世科名，監生竹冊青籤，庠生竹冊藍籤，舉貢木冊黃籤，進士桐冊黃籤，翰林牙冊金籤，鼎甲金冊玉籤，秀民金冊玉籤，珊瑚字凡



紀不抵過功十次，可列生監；紀不抵過功二百次，可列舉人；紀不抵過功四五百次，可列進士；紀不抵過功千次，可列翰林；紀不抵過功三四千次，可列鼎甲。無論祖蔭自修，皆一毫不爽。如犯過失，亦照此削減。諸子望勿自棄也！秀民乃宮中諸仙，有過而謫於人世者，爲人必品行端方，學問淵博，功名蹭蹬，動作顛連，以磨折之。故世人豈專以榮辱而分貴賤哉！

「斗宮」在文宮東，兩相接連。宋蘇軾唐李白明呂調陽，本朝朱彝尊梁同書諸仙真，均居於內，掌理典籍，考驗功過。而功過尤重於全人之名節，壞人之名節也。每月晦，咨稟文宮，文宮功過錄，現係本朝阮元所司。據稟申奏帝君，視事大小，以定科名。如逢鄉試，帝君於元旦召魁星仙真，著定當中之文，並列次第上呈。再抑斗宮查覆，後又抑各省神祇復查，然後題名金榜。

「修真洞」在天之北，隱仙所居。每月五日，隨洞主往瑤臺舉樂，並各出技藝以相戲。無技而拙者，謂之塵下僂倖人，有技而佳者，呼曰上清真主。

「藥府」在修真洞傍，天醫大帝居焉。人世之醫生，有名者用松樹冊，金籤玉邊；無名者用桃樹冊，牙籤金邊。上書姓名，下紀功過。救人一次，紀功十次；殺人一次，紀過十次。若紀不抵過功千次，令傳兩世。如爲醫生，一無過者，亦准入此。現府中侍者，共有三千餘人，每月逢四八期，隨大帝朝玉京，及文斗二宮。歸後大帝試察各仙師，有鍊氣而能成丹者，升有鍊氣不能成丹者，不升；有並不能鍊氣者，凡貶升者，所司香案典籍等事，照升一位。次日再朝玉京，歸晏終南山，各稱仙真。

「瓊宮玉殿」在中天門東北，內有寶石，光彩照曜。又有珊瑚三百樹，奇花古葉，香遍十方。有女仙八萬餘人，所居日以採珠摘玉爲事。玉京之冠帶，皆產於此。每月朔，各執珠冠玉帶諸物，赴玉京供獻。如雕琢精細者，升居碧城。「碧城」與佛國同，在上界之西，去佛國尚隔千里。內有一百八十九樓閣，諸仙子皆雲裳霓佩。每逢諸佛聖誕，

開筵歌舞，遙祝上方，各出諸技相戲。或剪花成蜂蝶形，遍空飛舞；或呼風成音樂，聲清響幽揚；羣相嬉笑以爲樂。

「上方」卽佛老所居，仙人亦不能到。如鳥獸皆能音樂，世人無過，便可成仙而成佛者，從古所罕有。

「飛霞洞」在天西，洞中樓閣，金碧輝煌，女仙所居焉。洞主穿玉衣，挽盤龍髻，餘皆穿貝葉衣。小者司花，大者司香，再大者司玉京之冠帶，人世之節烈者，盡居於此。「流丹洞」在天東，亦女仙所居。洞主穿金衣，挽朝天髻，餘皆穿緋衣素裳，或錦繡袍服。小者司香案，大者司玉帝之策，人世之守貞者，盡居於此。每逢三七月之朔，西王母率領兩洞仙嬪，往太華命酒作蟠桃會。赴席者各按一曲，如歌聲清妙者升，歌聲凡俗者貶。

「壽陽城」在天之西北，內多殿閣，東有女仙洞主，繡裳珠佩；西有男仙洞主，錦袍玉帶。此兩處衆仙聚集朝賀之所。每月朔，登大羅天朝帝，三九日，再朝考驗功過。無過升居中天，有過謫居天末。大功升上界，大過貶塵下，男女一例也。

「寶青閣」「餐霞洞」兩處，環通在下，天門東北；其間峯巒羅列，嘗有碧雲宿梁，清風拂檻，霞散成綺，雲綴爲裳，實具勝境。此候補仙曹所居焉。凡人無夙根，而逕列仙曹者，惟孝子；其餘忠義之士，只封神祇，須立功數百次後，方能升居於此。或不願受職者，須奏明玉帝，亦可准其逍遙自在也。

### 紀事雜詩四十首

一炷清香晝掩門，三天風景細評論；要人記取神仙樂，斬卻塵根種淨根。

十二重樓四面窗，一星燈火隔珠幢；此中知有仙夫婦，白髮青毛鶴一雙。（十二樓有兩鶴巢於中，白毛者雌，青毛者雄。仙鄉謂之鶴夫婦。）

白眉宰相愛看經，箕踞科頭倚玉屏；門外詔書飛下久，老夫猶自讀黃庭。（白眉宰相文宮退相也；時詔下自稱

物外遊臣，拜謝而辭。

碧樹花開日漸東，人間避暑種梧桐。那知上界追涼殿，一放珠簾一陣風。（碧樹花開，時交夏令也。追涼殿在碧城內，每垂簾則有風至。）

一篙新水出天河，尖底紅船逐綠波。中坐女郎無個事，連環曲子唱神娥。（每月望，衆仙渡河爲戲，同聲唱神娥曲。曲爲紫衣洞主卽元姜夔也。現退居清虛府時所製。）

九瓣蓮開滿瑰池，花明如錦葉如絲。一雙彩鷁歸來早，深恐同妃待幾時。（瑰池有九瓣蓮，葉細而長，同妃王母之侍女也，畜彩鷁於池內。）

眉如新月鬢如雲，豔說東宮雪臉君。養得八千年老鳳，滿身綺麗九苞文。（東宮洞主面如傅粉，衆皆呼之曰雪臉君。愛畜鳳，內一鳳已八千年矣。）

屏風嵌玉榻圍金，萼綠樓臺勝畫林。到得星回年盡後，轉教侍女換羅襟。（萼綠仙居平輪洞，內有嵌玉屏風三百八十一扇，圍金榻九張，此洞至冬氣暖如夏。）

天街道士酒中仙，謫落紅塵已幾年。賸有朱衣陳矮子，獨騎花豹去朝天。（唐劉伶自稱天街道士，與明陳思賢同爲平山洞監察大臣。時伶因犯過失，謫塵世，花豹，鸞名思賢所畜。）

九節靈芝香滿宮，朝朝灌溉薄陽筒。還防侍女來偷竊，分付園奴不老翁。（九節芝產寶璇宮，不老翁司花使也。薄陽筒乃灌花之具。）

紫薇赤樹寂無聲，一路旌旗盡出迎。但見一羣音樂鳥，上方佛詔到瑤京。（赤樹園亦名紫薇垣，時西方有佛詔至。）

五言詩社設飛樓，爭劈吟箋互唱酬。笑問青巾曹一士，生前結習尙存不。（飛樓在文宮對面，每逢三九期，衆仙

設詩社於此；曹一士明人也，常愛戴青巾。

音樂悠揚五夜中，廣成殿上集仙童。阿誰乞取瑤林句，譜入笙簫分外工。（廣成殿在中界西，嘗有仙童習學歌舞於此。瑤林臥月夢仙娥，王母句也。）

桂花香裏此元辰，黃紙題名淡墨新。癡絕東陽年少女，西風痛哭爲何人？（天府於八月朔放榜，用黃綾紙書名，時青陽宮洞主，每爲不第者痛哭不已，爲傷其多過也。）

東珠爭看箭離弦，妙技羣推樂府仙。今日清華坐上客，大家賭射盡輸錢。（衆仙集清華洞賭射時，樂府老吏連中八萬枝，羣稱之曰連珠箭。是日皆各輸金錢數萬貫。）

朝真殿上月初沉，曾聽青鸞夜鼓琴。相約畫林深處住，高山流水有知音。（朝真殿有三角鸞，善琴，時樂仁宮使女愛之，攜至畫林山房而畜也。）

碧城高聳好樓臺，八扇紅窗四面開。卻爲春娘添一笑，飛花爭看出簾來。（碧城在上界，衆仙嘗集此作散花戲；時春娘之技最拙，飛花每出外簾。）

醉倒金尊月未斜，坐中忽聽笑喧譁。雙怡一老真癡絕，亂撫羊皮當鼓撾。（玉山郎嘗招衆仙讌於百蝠洞，時雙怡老人截竹筒裹羊皮作鼓，撾之以勸酒。）

尙氣年來意若何，瑤京曾沐舊恩波。自從小謫幽居後，臥聽瀟瀟風雨多。（尙氣真人前侍帝陛，因有過謫居流觴洞，並令守此；其下卽百蝠洞，雨神所居也。）

赤面花狸不解詩，點頭拍手意如癡。慣拋劇月鋤雲事，來聽紅喬唱竹枝。（赤面花狸樂府謫官也。紅喬仙係流丹洞掌校書籍使者，善竹枝詞。）

天廚食品滿堆盤，麟脯微甘鹿肺酸。醉臥滿庭花影裏，光明樓下月光寒。（寶月光明樓在斗宮側，嘗有女仙讌

飲於此。

東階貝葉綠于雲，百隊詩蟲拜上軍。吟到夜深不知冷，露華濕透小錢紋。（西宮之東塔，多栽貝葉樹，有蟲穴於此，身具金錢紋，故名金衣國，皆善詩。）

白猿洞裏老猿翁，曾繪朝天畫最工。人世區區盡管見，但知雞犬在雲中。（白猿洞之猿善畫，每逢玉帝聖誕，繪衆仙朝天圖以獻。）

紫葱搖曳綠芝斜，異卉奇葩種種誇。試看並頭兼並蒂，兩株開到碧桐花。（飛虹院有紫葱綠芝，赤樹園有並蒂桐，花實根葉皆並生。）

碧蓋朱旗下翠巖，侍兒多着紫金衫。喧傳袁凱朝天轉，新署平山洞主銜。（翠巖關在玉京外，袁凱明人也。）可笑塵寰僥倖人，不甘仙隱共朝真。逃生世上經艱苦，三十年來一怨民。（飛霞洞有侍者，每鬥技必敗，衆皆笑之，遂逃生人世，備歷困苦，無所告，後自經死，至今仍歸此洞，頗爲之悔也。）

最憐姊妹兩依依，同入仙鄉古亦稀。一自真妃經小謫，傷心怕見鶴雙飛。（璽妃真妃姊妹也，時真妃因按曲有凡俗之音，遂謫居天末。）

嬌小東陽髻似鴉，賭詩鬥技自堪誇。近來一事真奇絕，不弄瑤琴弄琵琶。（東陽子乃世外散仙，近師崑崙子學琵琶。）

風流仙吏玉霞翁，蟒服鵝冠謁上穹。卻爲七言詩出韻，頭銜削去紫微宮。（玉霞翁嘗封紫微宮洞主，因召見時獻詩出韻，帝怒其不慎而削職。）

畫圖滿篋各爭工，金碧丹青奪化功。爭似遠山平樹好，一羣白鹿盡披紅。（衆仙嘗集古勝軒賭畫，流丹洞一仙，繪墨山水，白眉宰相甚愛之，以白鹿二百頭，盡披紅綾，與之換。）

粗枝大葉有南瓜，障面嘗教作扇遮。自道清涼無俗氣，天街笑柄任喧譁。（大悲閣有南瓜葉甚大，願真人嘗用以作扇，衆皆笑之。）

刻燭聯吟興倍濃，如何逃席去匆匆。人間莫羨神仙筆，卻有天涯落拓公。（采冰女嘗招衆姬結詩社，時亞雲子蠟盡三條，詩無一語，遂逸去。天涯落拓公，卽人間稱不才子也。）

采冰仙子異尋常，吹氣如蘭遍體香。上界紅兒癡絕甚，乞婚詩上十三章。（采冰女仙也，紅兒乃玉京退官，嘗紀大功三千次。召見時欲以掌籍大夫用，固辭不受，遂上乞婚詩十三章。）

老父年來掩石扉，疏慵不肯着朝衣。蓬頭赤脚逍遙慣，萬里雲天一鶴飛。（南園老父，藥府老吏也，曾紀功三百次，不願受職，准其優遊自在。）

遇閨何曾厄，此時圖成一幅好花枝。才名不但人間重，爭乞青蓮七字詩。（平山洞有黃楊百樹，花時衆仙繪探花圖，乞李白題詩，卽唐時人也。）

羽綾殿外月流光，四面風來有異芳。卻笑衆嬪疏懶慣，不朝天帝不梳妝。（西宮羽綾殿，四面皆以蘭蕙編窗。）

嵌寶齋中寶玩多，誰其司者賽嫦娥。自從偷贈張郎後，夜夜江頭唱踏莎。（嵌寶齋在藥府北，寶珠洞司香侍者，所掌理。因貌似嫦娥，故衆皆呼之。私以瓊板黃庭經贈張光祈，洞主知之，遂謫黑蛟潭。時製踏莎曲以自慰。）

盤陀石畔落花飛，碁局之中有是非。我愛平陽癡漢子，無心無意又無機。（盤陀石常有仙人對弈於此。平陽宮使者自稱平陽癡漢。）

人醉尊空月正中，阿誰偷唱落霞紅。只因願作雙飛鳳，一任桐花墮晚風。（青陽宮侍者，嘗集讌嵌寶齋，時有二童入，一曰尊空人醉，可以歸矣。一出落霞紅曲與衆賞之。有女仙名淡若者，尤善音律，遂譜入洞簫，約童子坐白桐花下，歌而樂之。後洞主聞，將童謫人世，衆亦貶也。）（附落霞紅曲云：采山靈，泛玉瓶，舞霞裙，擁箒迎。飛花不許飄。

無情，求太君錫美名，落霞紅，落霞紅錦鴛鴦繡褥兩橫陳。）  
吟罷新詩返九霄，人間天上兩迢遙。拈毫不敢談時事，深恐蒼蒼擬罪條。（時諸子有以時事問者。）

## 雪窗新語

### 幼殤復生

先曾祖季初公，七歲時身膺痼疾，百藥不瘳。醫者爲之束手，遂奄然而逝。臨葬時，先高祖哀慟非常，以爲宗祀自此絕矣！詎意數日後，管墳者忽來報喜云：「公子已復生矣！」高祖疑爲妄言，及至葬所，果聞啼聲。遂開塚啓棺，則目已大開。詢其所苦，則云：「但如熟睡而已。」後壽至九十餘而終。

### 夢神治病

先嚴履祥公未仕時，嘗就館阜寧。一日陡患發背，勢甚劇，遂買棹歸里，舟泊湖中。夜夢金甲神自天而下，以刀削平其瘡，次日不藥而瘳。不知何神顯靈，但望空焚香叩謝而已。

### 古畫通靈

某巨室藏有古畫，白紙之上，繪一明月，餘無他物。每逢初三夜，則現纖影一痕；至望日則清輝圓滿，光照一室；至晦日則白紙一張而已。紙上之月，與天上之月，增減盈虧，絲毫不謬。不知畫工何以具此造化手也。有欲以千金貨之者，某不許。後遭回祿，爲丙丁攝去，蓋神物不欲久存人世也。

### 神鐘禦水

道光初年，荆江秋漲甚急，磨盤洲巡檢閔某，盡力堵禦，土無可施，傍徨四顧，見有禹王廟，乃往默禱。四壁頽然，僅存古鍾一座。閔某命丁役舁鎮水口，自據鐘紐，願以身殉。祝畢，卽下橋拋石，而堤遂成。

彭烈女記

彭姐者，山東肥城縣民彭永禮之女也。咸豐十一年間，北捻竄擾縣境，遇賊於路。賊見女美，將奪女以去，父母攔護，賊怒將並殺之。女乃泣謂父母曰：「女既長，終當有家，今若輩既利女色，從則訣而生，不從將駢而死也。」佯笑謂賊曰：「勿傷我父母，當惟命是從。」賊喜甚，遂釋其父母，挾女以去。女度父母既行遠，追將不及，偵賊不覺，遂躍入水而死。東撫丁公具實奏請旌典，事見邸抄。余見烈女既烈且孝，從容赴義，其巧智有過人者，因作長歌以哀之。曰：「春風三月韶華速，激灑晴波餘慘綠。芳草難招精衛魂，斜陽只聽啼鴉哭。彭家有女深閨藏，柳眉桃靨耀容光。愛挑蘇蕙機中錦，不採羅敷陌上桑。碧玉芳齡年十五，麗姿窈窕人難覩。標梅未放並頭花，聘棠已締同心譜。月華自謂可長圓，况託絲羅祇待年。無瑕白璧誰相妬，有限紅顏每自憐。一朝笳鼓青齊動，紛紛草寇恣淫縱。弱魄何堪風鶴驚，柔情早怯豺狼鬪。連村羣盜已如雲，擾擾黃塵白日曛。劫火連天常不熄，哭聲徧地那堪聞。相逢狹路真難避，刀光灼灼何精粹。攘臂金銀氣已雄，垂涎粉黛心如醉。爺娘惜女淚沾襦，奮力相爭不顧軀。覆巢自分無完卵，飲刃焉容奪掌珠。嬌娃佯笑偽相許，謂親何事徒勞苦。金屋終當賦鵲巢，綠林亦可偕鴛侶。強顏向賊前致詞，君心愛妾妾已知。椿萱若獲重生慶，巾櫛何妨五夜持。虜騎聞知心暢喜，霜稜欲下旋中止。只慕文姬貌似花，誰知竇女情如水。脫兔新從虎口歸，彩鸞詎逐野鴉飛。望塵已覺親難見，掩袖頻將淚暗揮。妾年十七容如玉，忍從逆虜爲身辱。若隨飛絮陷污泥，何如完璧投深谷。白水瑩瑩照此心，黃泉瞑目怨何深。慈恩留待他生報，烈氣能教舉世欽。潭深百尺何清澈，葳蕤未解丁香結。殺賊雖無費氏才，捐軀何異荀娥節。路人聞此尙霑巾，何況高堂白髮人。彤管自昭君子德，玉棺空葬女兒身。吁嗟乎大義如卿殊耿耿，芳徽無異清風嶺。荇藻空縈白雪身，珮環不返香閨影。貞魂孝行自生光，青史常留姓字香。賴有探風賢大尹，爲卿陳奏待旌揚。」

雷誅淫婦



咸豐辛酉仲冬，下旬二日，濱海之地，忽然天氣驟暖，宛若春夏之交；是夜陰雲四布，雷聲砰訇，電光照耀，人咸詫爲奇事。數越日，有村人自海灘來者，談及濱海之鄉，有某生家道殷實，丰姿倜儻，年將弱冠，尙未成婚，遂與鄰居婦私通，歡狎之情久而倍篤。未幾父母爲生擇配某氏，婚有日矣。鄰婦聞之，妬甚！蓋恐新人入室，必拋棄野鴛鴦也。乃囑某生云：「爾成婚之夕，當先至我處，一敘歡情，若違約，決不甘休。」某生不得已而諾之。至婚期，鼓樂喧闐，綵輿入室，新人年方及笄，窈窕無雙。交拜畢，送入新房，某生頓憶前日之言，潛往鄰婦處踐約，詎意鄰婦頓萌毒念，遂誘某生而宮之。某生痛極歸房，仰臥於牀而死，而新人不知也。次早父母喚子不應，入房省視，見某生下體已斷而死，遂疑新婦之所爲也。不待詰問，即將新婦手足釘於板扉之上。新婦仰天呼冤，頃刻斃命。是夜霹靂驟至，將隣婦提跪通衢，左手持勢，右手執剪，擊死於地。新婦遂甦，手足之創亦愈。一時傳觀者衆。余時年十九，聞其事而忘其名，遂作詩以紀之曰：「海皋逸事紛然傳，惡姻緣阻好姻緣；若非天道示彰瘴，嗟予焉譜長恨篇！君不見雉水有女如羅敷，紅顏灼灼照城隅；可憐碧玉花爲骨，可惜王嬌雪作膚！一朝結得鴛鴦侶，蹇修六禮傳雙語；情似絲羅託泰山，心如蘋藻依芳渚。星期爲擇仲冬天，蓮炬熊熊照錦氈；共道檀郎容似玉，競看謝女貌如仙。玉容仙貌雙雙立，歡境無能逾此夕；豈惟紅粉解憐才，亦有青衫知好色。好色不疑邪色招，忍拋佳耦踐前宵；尾生空抱柱邊信，孟女非真淇上耍。婦怨無終情本炫，愛君妒君心突變；新人舊人尙未分，宴樂鳩媒從此見。懷中利器皎霜華，剪君還似剪秋紗；纖纖裂破鴛鴦錦，落落分開連理花。玉莖已斷紅泉吐，帶痛歸來何所訴！佳侶難成此夕歡，偷香始悔當年誤。痛煎盲膈赴泉臺，恨徹滄桑心已灰；沈沈玉漏催銀箭，皎皎銀蟾入戶隈。彩帳頓教宵寂寞，冷衾空抱意疑猜；春暖還看棠獨睡，香濃不見蝶飛來。疑郎喚郎郎掩面，天上人間不相見；枕前未遠彩鸞鳴，曲中已奏嬌娥怨。嗚呼嬌娥一曲聲，何苦倉公扁鵲嗟無補；達旦父母苦呼兒，兒身已闔顏如土。新婦未聞郎之言，新婦焉識郎之冤？柔腸已覺千條斷，香口何堪百喙喧？縱教天風下海水，十丈洪濤一時起，難明新婦此宵心，何況爺娘能雪洗？林間啼得姑惡鳥，

貞心一片誰能曉？忍將寸鐵搯肌膺，付與雙扉陳窈窕。新婦之貌桃李春，新婦之身圭璧珍；忍辱難從十口白，負冤直向九重陳。天宇蒼蒼能視聽，萬里雖遙無不應；東海孝婦旱三年，今日之事何難信！新婦日暝天雲霾，隆冬霹靂自空來；貞心頃刻明如日，淫婢須臾劈若柴。撥開雲霧天能見，異聞遠近傳皆徧；怨氣真能動鬼神，奸凶何以逃誅譴！吁嗟乎愛與仇并愛，即仇使君有婦何多求；黃土淒淒作蠶室，紅閨戚戚怨牽牛！

夏忠靖公斬蛟

明夏忠靖公原吉，官戶部尚書，治水東南，人無陷溺之憂，田有灌溉之利，政績昭彰，載于明史。相傳公治水時，舟泊吳淞江。一日天色薄暮，有一黑衣老嫗，攜幼女亦衣黑衣，容色絕麗，貌若水仙，長跪乞援。公問之曰：「妾母女居此溪，已數百年矣！不意老蛟欲強娶妾女爲妾，妾母女二人勢孤力弱，難與之抗；公神人也，乞公判斷，俾免強暴之污，則公澤及淵泉矣！」公許之，言訖不見。方悟黑衣者乃蚌精也。遂具牒投於江神，次日水上浮一死蛟，截爲數段；數里之內，浪色皆紅。其夕黑衣媪又攜女來謝。

荒園女子

寶生逸卿，吳地人也。家貧好學，年甫成童，性耽文史；盛夏苦熱，借邑紳舊苑讀書，雖滿園荆榛荒穢，而涼亭水榭，尙楚楚可觀。生攜一僮，僦居其內。一夕月明如晝，僮已熟睡，生獨坐納涼。至夜半，忽聞異香襲人，遙見一女子，翩然而至，年可十八九，羅袂紅裙，丰姿絕世。生知非鬼，即狐，亦不甚畏，就而相問曰：「妾陳氏麗珠，前明太守女也。沒殯於此，泉臺岑寂，無可接談。慕君文翰，一敝幽懷。」生見其吐屬清新，益悅之。言及唐宋，至明諸名家詩詞，無不通曉。生語漸狎昵，女正色曰：「妾所以近君者，不過仰慕文人耳！若桑間之行，妾所深恥！妾身沒二百餘年，現修太陰煉形之術，方冀道成，身列仙班，豈敢媚人致干天譴？」生見其言辭激烈，亦正容謝之。越數夕，女又復至，生與之傾談，見其體度溫柔，情不自禁；復出褻語相調，女大怒，頃刻陰風大作，燈爲之滅。生驚悸欲絕，次日遂不敢居此。噫！鬼猶

貞烈自守，不因冥冥而失身，况於人乎？彼世之月下言歡，花間求偶者，其有愧此女多矣！

### □周世宗墓

周世宗葬於滁州南城門樓中，俗呼爲柴王墓，頗著靈異；人莫敢犯。某提軍獨不信，遣兵丁掘之，甫及數尺，見鐵索懸棺其中，忽黑風驟起，咫尺莫辨，突有大蜂飛出，不可勝計。一時軍士頭額俱被螫刺，痛不可忍，有失足墜城下而死者，提軍懼而中止。夫天下吉壤甚多，何獨卜葬於城頭？不知當日堪輿，何忽作此狡獪伎倆，殊不可解！所異者，漢之北邙，唐之五陵，無不爲盜所發，玉盃離棺，金鳧出塚，以萬乘之君，而不能保一坏之士，獨此墓不封不樹，而能垂數百年之久，斯亦奇矣！吾觀史冊，世宗爲五代時令主，固宜生而爲君，死而爲靈也。

### □古城

海市山市之奇，見於說部者，不可勝紀。客有自齊楚諸地幕遊而歸者，談及非海非山之處，亦時有現出城市之異。嘗黎明登車，行至曠野間，遙見霧烟之際，城郭崔巍，街衢宏敞，車馬行人往來絡繹。細思此地，素無城郭，何忽有此？及至其處，則蔓草荒墟，杳無人迹。詢之輿夫，輿夫云：『此古城遺址也！天將雨，則見人皆古衣冠，但不聞其聲耳。』

### □禹王廟

紹興葉某言，會稽禹陵，山川莊麗，宮殿巍峨。咸豐年間，粵賊猖獗時，一日神像首忽自墮，未及數月，越境大亂。噫！神矜下民，不惜現身說法，而民卒不悟，遂罹慘劫，哀哉！

### □千里眼順風耳

千里眼順風耳，水神也。屢著靈異，閩人祀之。至宋時始皈依天后，効靈助順，功在生民。漕船往來，祈禱皆應。同治九年前，閩浙督憲據實入奏，請加封號，列入祀典，事見邸抄。余幼時嘗聞人言千里眼順風耳，以爲稗官所載，不足爲憑，詎知真有其神，可見六合之內，奇異甚多，未可以刻舟求劍也。

田三郎

廣東佛岡廳有田三郎廟，神田姓名三郎，與妻姜氏，事親至孝，兼賑恤貧寒，沒而爲神。明永樂年間，邑人建祠奉祀。咸豐年間，賊攻佛岡廳時，見神兵助陣，有紅袍老人立於城上，旗幟皆有田字，賊遂覆敗。凡鄉民陷賊中者，所見皆同。廣東撫憲據實奏請，列入祀典，並加封號。

孝烈將軍

孝烈將軍者，卽木蘭之封號也。木蘭姓花氏，或云北周時人，生前代父從征，功成歸里，沒而爲神。人以其既孝且烈，遂立廟以祀之。前朝卽封將軍之號，屢著靈異。同治初年，粵賊蹂躪時，神助陣殺賊，陷於賊中者，俱見城上有年少女子，身披金甲，英姿爽颯，儀衛甚多，旗幟上均有孝烈將軍字樣。賊遂大潰，城賴以保。撫憲奉請列入祀典，並崇加封號。噫！神以一女子，沒且千餘年矣，猶能顯威著靈，捍災禦患，非孝烈之氣充塞乾坤，其孰能若是乎？

窰變酒變

相傳窰有變，酒亦有變。窰變者，如磁碗器皿等物，燒於窰內，及至燒成，則變爲大花餅一個，餘物一無所有。此猶未足異也。若酒變則更異矣！某官家有藏醞五十餘年，未曾啓視。一日與友人暢飲，開壘取酒，則酒已涸竭，惟壘中現一壽星像，若泥塑者，又非是泥。氣象如生，備極精巧。或謂是必神物，或狐精之所爲，殊爲近理。然宇宙間有至常而至幻者，如花色之妍麗，藕竅之玲瓏，其孰從而染之？又孰從而雕之乎？可知大造變化，本屬無心，如窰變酒變等事，又安知非自然而成也！

赤蟻蝸牛

幼時讀周禮，蟻醯內則蝸醯，竊議蟻子蝸牛，其細已甚，何足供宗廟膳羞之用？及閱楚庭稗珠錄云：廣東產赤蟻，大若象，渾身若火，力負萬鈞，雜食虎豹蛇蟲卵，大如斗。山人醯之，卽蟻醯也。又有蝸牛，膾蝸，大如升米，水去涎，竹刀

膾之，角尤甘脆；大約卽蝸醢也。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執管見以窺天，則過矣！廣東又有白蟻，能蝕金銀；潮州有蟻祖廟，夏日羣蝸來朝，附錄於此，以俟博物者攷之。

### 風災

道光某年，淮安風災甚異。有民家姑嫂二人，年俱十數齡，曝羅衣於庭。見大風驟作，恐衣吹去，匆忙持竿收衣。其姑身軀嫵娜，方跬步間，忽爲風吹起，離地數尺。其嫂恐小姑之吹去也，以兩手摟抱其腿，緊持不放，亦爲風吹至半空。兩女相持，儼如美人風箏，騰雲而去。久之漸去漸遠，不可復見。家人雖望之哭泣，而無可如何。又有一跑公文者，方揚鞭策騎，亦爲風吹至空中，併馬亦不墜。又有人家井欄，被風吹落樹上，套於樹幹。樹枝葉蓬鬆，而井欄甚窄，不知何以套入，殊不可解。又聞徽州某邑，亦有風災之異。有某家女子，在高樓刺綉，銀釭未滅，而樓已被風拔起，吹至百里外山谷之中，安頓於地。而女子尙不覺也。次日山人見巒岫間突起高樓，且見有美女倚欄而坐，大驚以爲妖，將執女子而殺之。女子泣訴門閭，則固城內富家之女也。送信其家，以香車迎回。

### 火異

嘉慶戊辰四月，漢鎮忽來一道人，手持長竿，大呼於市曰：「一個人，兩個眼睛。」蓋神仙示警，暗言火字也。如是者三日，人皆以爲顛，無喻其意者。至二十日二更時分，府前大街藥鋪突然起火，燒出鋪門，延燒不已。居民鋪戶呼救，官兵聞報，各持救火器具，奔至。其火勢猛烈，漢鎮苦無水車，官兵徒手搶拆，焦頭爛額，聲若山崩。人見天上有黑雲一片，四圍白光繚繞；又有黑鴉數百，飛翔天際。雲移鴉飛之處，無不延燒。雖萬力齊施，亦難撲滅。自二十日夜二更，燒至二十二夜三更，火勢稍小。至四更時，而火燄復熾，勢猛於前。汪稼軒制府無計可施，惟向火光叩首，爲萬民乞命。復以身上冠服，委擲火中，如以身殉也。於是火勢遂滅。制府委員勘視被火處街衢，約十有餘里，計燒燬一萬二千餘家，各行鋪貨物，不下千百萬。亙古以來，未有如是之火災也。所尤異者，鎮內有一小家，僅草舍數間，左右瓦

房被焚，而彼獨無害。詢係何人，則固一孀媳，事翁姑至孝，針黹之勞，必供甘旨；蓋天憐其苦，而彰其孝也。孝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精誠可以格天，孰謂水火無情哉！

□ 鴨神

如皋城南章家莊民，家養一白鴨，將殺以供饌。鴨忽飛入井中，百計取之不可得。數十年後，其鴨猶存，遂通靈異，爲人治病。農民患疾者，在井欄上焚香祈拜，取水一鍾而飲，倘得愈，鴨浮水面長鳴數聲，其不治之症，鴨即隱而不見。

□ 蟹鬼

儀徵陳家灣大興店內，素無怪祟；時值重九，烹蟹而食；店夥人等各適持蟹之樂。及至夜，秉燭登樓，見一奇鬼立於樓上，莫不驚悸失聲，始以爲偶然也。及他日食蟹，鬼又復出，於是合店之人相戒不敢食蟹，後亦無他異。

□ 樹神投生

天長某道觀，有一古柏數百年矣。一夕忽枯，托夢於道士曰：「吾已往本邑某氏托生爲子，汝慎勿伐！二十年後，吾當復至。」道士醒而誌之，往訪果有其人，子生三日矣。見道士啞然欲笑，幼即聰穎過人，年十五即補博士弟子員；娶妻某氏，生一女，年二十而死。死之日，樹忽復生，枝葉繁茂，更勝於前。

□ 僵屍竊食

道光庚戌年，揚州某姓，遷居古宅，每夜所食餘物，藏於櫥內，必少其半；始疑婢女等之所竊也。一日藏有珍饈，亦全失去，怒甚，命僕人匿於室中伺之。至三更許，見一白髮婦人冉冉而來，開櫥取食，驚爲人覺，行至中庭，入土而沒。白於主人，遂就其地掘之，入土甫尺餘，即見人髮，一婦僵立土中，如夜間所見者；爲之改葬郊外，怪遂絕。

□ 無臂人一足婦

乙亥鄉試畢，八月下旬，附舟至嶺山，遇有二客，各談異事。一云：「徽州某邑，有富室某，身軀偉岸，性亦聰明，惟生無兩臂，凡一切飲食等事，無不需人，并能賦詩辭，每作字則以口銜筆而書。」一云：「餘東場有開茶灶者，其婦頗稱賢淑，兼善女紅，凡榷算數錢之事，無一不精，惟生僅一足，則固纖纖玉筍也，寸步必倩人扶，殊爲憾事。」此二事與虞初新志所載孫骨碌相似，天地生人類多殘缺，豈受胎之初，有違月令木鐸之戒乎？

### 異產

王某言：「道光戊申年，在浙江温州貿易，有某邨民婦，一產三子，生而能行，疾趨出戶，一孩端坐案上，兩孩左右侍立門側，懼其爲妖也，遂皆殺之。觀者如市。又某郡有一民婦，懷孕十月，將臨蓐矣，忽腹中小兒言曰：「我馬來否？」產婦駭甚，答曰：「未來。」如是者數日。一日復問，漫應之曰：「馬來矣！」其子遂產。越二日而歿。數日後果有白馬衝門而入，直至內室，家人告馬曰：「爾主人已歿矣！」馬聞之，遂疾奔而出，不知所之。」余聞異產甚多，如產猿產鼠之類，不可勝紀，而此二事尤奇，故特錄之。

### 掘墓慘報

雒邑有某姓，買荒地數十畝，擬墾爲熟田，方欲動土，一夕夢古衣冠者，泣訴云：「吾家葬此已數百年矣，乞勿發掘！」某置若罔聞，必欲開墾。掘土數尺，見朱棺數具，均有紫籐蓋，吉壤也。啓棺視之，則男女衣飾皆是古裝，面目如生，見風卽化爲塵。某復拋棄其骨，越數日，卽患奇疾。見古衣冠者男女數人，哭訾而來曰：「與汝何仇，必掘吾墓。吾已訴諸冥司，許索爾命矣！」不數日，一家男子，俱染疫而死，僅留女丁數人，宗嗣遂絕，家亦貧困。

### 劫鬼爲祟

雒邑某姓，兵燹時買一罈，留於廚下，以爲置煤炭之用。一日天氣陰晦，忽聞罈中有共語聲，模糊不可辨，駭絕。亟舉石碎之，未幾其家童養媳，在灶下炊飯，無故自刎而死。蓋此罈卽拾骨罈也，骨雖無存，魂猶依附。一旦碎之，鬼無

所藏，宜乎其爲厲也。又有人家，買一羅帳，製極精細；愛而懸之。一夕掀帳欲眠，而帳門牢不可開，揭而視之，則一無首人端坐其中。駭絕仆地，良久始甦，遂舉帳而焚之。又有買得女衫者，花紋工緻，采色鮮妍。一夕其衫忽然直立，並聞有女子泣聲。次日就日光細視之，則血痕隱約猶存，遂舉而棄之。又有以賤價買得大牀而寢者，夜半見一女鬼懸挂其上，舌長數寸，遂不敢寢。

### □白日遇仙

同治壬戌八月中旬，一日天高氣潔，萬里無雲；濱海之地，有一女子在荒郊割草，日將晡時，忽見天上有一仙人，扶杖而行，自東而西，其行甚速；蓋拐李大仙也。亟呼父母視之，則已杳不復覩矣。

### □太史仙去

外舅胡佛生太史，由道光甲辰庶常，改官主事；連丁內外艱，遂引疾歸里，無仕進意。家居養花種柳，築別墅於北鄉，頗有瀟灑出塵之致。生平好神仙之學，恆訪道於異人。五嶽名山，經行幾遍。咸豐七年閏五月，偶然患疾，臨終時見紅霞徧地，有二童子一白鶴來迎，賦詩二首而逝。時年四十五歲。其詩云：「儒生只合抱遺經，悔逐浮名水上萍；四十五年如電掣，春山依舊向人青。山河大地本空明，徹手人天掉臂行。我是前生謫仙吏，紅霞萬頃赴瑤京。」公諱連耀，本休寧縣人，寄籍如皋，著有雪隱詩鈔、清溪詞鈔、錦囊碎玉編待梓。

### □磁人索命

邗江某姓，游幕豫章，買磁人十枚，男女各五，宛如匹耦；每箱各藏男女二人，謂之壓箱孩兒。攜入歸裝，不以爲異也。春日啓箚曝衣，失手將一磁男墜地，碎如齧粉，殊深惋惜。至夜寒熱交作，見一女子哭詈云：「汝殺我夫，我無依倚矣！」由是遂患疾，每夕見女子來索命，忿甚。命家人將磁男悉碎之。夜間復見五女子俱來索命，禳之不解。由是遂卒。家人惡磁女之爲祟也，欲盡碎之，啓箚忽失所在。噫！磁人非血肉之軀，有何知識？而篤於伉儷之情若此，豈有



所憑而爲厲乎？尤足怪者！五女皆能作祟，而五男皆莫保其身，何又有靈有不靈也！此係道光年間事，余得諸隣人所談，彼曾目覩其異者，非臆造也。

### 女鬼吟詩

乾隆年間，有紹興葉某游幕河曲縣署，偶因有事出城，宿於古寺。夜半月明如水，聞窗外歌曰：「草色青青草色黃，漫漫何處是家鄉？山鳥啼罷五更冷，趁月歸來滿地霜。」韻清而苦，起而視之，則見好女子年甫及笄，紅裳碧衣，亭亭孤立，行至破寮內而沒。次日見破寮停一木棺，塵埃委積，詢之僧人云：「係前任巡司某之亡女，巡司升任去，至今三十年，杳無音耗，而此棺無人葬也。」

### 蠟燭花

和平城東五十里，有履天巖，巖洞深邃。王陽明先生征淵頭賊過此，時日已向晚，秉燭夜游，出巖時，以殘燭插洞口，及後其草生花，儼然蠟燭，鮮紅可愛，燭脚燭心畢具，遙而望之，不知爲草花也。惟巖口片地專產此花，移植他處，則不生，其色數年不變，如紅毡然。

### 骨牌草

骨牌一名牙牌，相傳宋宣和二年，某臣所製，進獻掖庭。至高宗時，始詔如式頒行天下。蘇州無錫城外，山中生有異草，宛若牙牌，亦具三十二扇之式，星點無訛，俗呼爲骨牌草。土人採之，惟難獲其全。得其全副者，售之可得數十金。無論勞瘵吐血之症，百藥所不能療者，取此草用陰陽瓦焙乾爲末，溫酒和服，無不立瘳。造化象形之巧，未有過於此也。或云宋人因見此草，遂仿其制而作牙牌，未知是否，以俟博物者攷之。

### 猩猩生子

襄河有獐姓者，本章姓之裔也。其祖章某，乘海船漂洋貿易。一日颶風大作，舟桅摧折，頃刻之間，全舟盡覆於水。

惟章某抱一斷桅，隨水漂流，漂至一島嶼間，懸崖插空，古樹蔽日。時將薄暮，風起潮生，但聞野獸悲鳴，怪禽飛撲，四顧茫茫，杳無人迹，自分必死於是地矣。忽有女猩猩，自崖而下，攜之入洞，始則駭懼，細察其意不惡，故隨之而行。入洞後，遂配爲夫婦，伉儷之歡，不殊人世。猩猩每日入山採果餌之食，禽獸之肉，以供饗殮。如是者數年，生有一子，漸解語矣。某久亦相安，儼如家室。又數年，有海舟亦漂泊至此，某因思親念切，遂攜子附舟而歸。猩猩送至海邊，淚如雨下，并囑善撫其子。某亦失聲大哭。回里後，遂命其子改姓爲獐，以誌猩猩之德。蓋獐字從章，又從猩字之半也。至今獐姓，猶有人焉。噫！章某非遇猩猩，則已斃命荒崖，無復生還之樂，况能有子乎？宜乎其不忘猩猩之德也。嘗與友人談及此事，友人曰：『鸚鵡猩猩，雖皆能言，然鸚鵡究係鳥形，而猩猩則具人體，人殺猩猩而取其血，忍亦甚矣！倘賢牧令嚴禁獵人採捕猩猩，違者卽治以重罪，則種德良非淺也！』

狐報恩

徽郡某生，讀書勤苦，遂成療疾，百藥療之不能愈。一日天氣晴和，踏青郊外，見獵人獲一黃狐，身受重創。某憐而買之，攜歸爲之敷藥療治，俟其能行，然後放去。數月後，燈下靜坐，抑鬱無聊，忽見有紅衣女子，翩然而來，問其里居，則云：『妾胡氏，蒙救援之恩，故來申謝，非媚君者。且君之疾已深矣，非凡藥所能療，妾有靈丹，一丸可以治疾。』遂由懷中探出一丸，圓潤如珠。某逡巡不敢吞，女曰：『君曾救妾，妾豈轉害君乎？』某始吞之，覺熱氣直透泥丸，頓爾精神百倍，方轉盼間，而狐女已不見矣。

歐陽公絕命詩

歐陽晉宜興縣人，由優貢生官江寧府教授。咸豐三年二月，金陵城陷，與先嚴同日殉難。赴義時，賦絕命詩一首，云：『苜蓿何須抵蕨薇，坦然全受復全歸。平生養就千霄氣，化作忠魂一片飛。』

金太守顯靈

湖北黃州府太守，金公諱雲門，由牧令起家，夙有神君之譽。咸豐三年九月，賊圍黃州，太守知無兵無餉，萬不可守，遂賦絕命詩二首，投井而死。夫人及二女，亦相繼殉節。賊陷府城，求太守屍不可得，遂踞府署。每晚二堂，必見紅光，其圓如鏡，中立一頤而髯者，口吐清水，如散珠璣。堂上帷幔皆濕，賊懼遂不敢居府署。此黃州難民所言。

### 古鏡

靖江濱海之區，有某姓以捕魚爲業。同治元年秋日，在港口捕魚，忽網得一物，甚重，以爲巨魚也。及揭網視之，則古鏡一枚，周圍數尺，龍紋鳳紐，彫縷精奇，背有蝌蚪文，不能復識。寒光閃爍，宛若銀蟾。取以自照，則五臟六腑皆見。不覺大驚，失手復墮於水。有識者云：「此寶鏡也，千萬金所不能購，盍再取之！」某姓遂入水復求，而已杳不可得矣。按西京雜記載咸陽宮有方鏡，高五尺九寸，表裏瑩徹，人照之則腸胃五臟皆見。若女子有邪心者，則膽搖心動，此鏡豈其類乎？漁人得而復失，蓋神物不欲存於人世也。

### 古碑

白沙郊外某村，有高塚數十，相傳中多怪異。有古碑一座，蓋數百年物也。閱時既久，遂能爲妖。每逢月黑天陰之夕，往往幻作婦人，倩人背負而行。受其惑者，必被其壓死。咸豐年間，有某提軍屯兵其處。一夕有軍士踽踽獨行，忽見路側坐一女子，哭泣甚哀。近而視之，則素袂縞裙，儀容嫺雅。詢其所苦，則云：「年少孀居，欲往母家，晚行失路，織足難行，故爾痛哭。」言畢，百媚橫生，秋波流利。某軍士固少年好色者，遂負之而行。未及數里，越負越重，勢若千鈞。某固廣省人，膽力俱大，心知爲怪，毫無怯懼。仍緊抱不放，疾趨而前。將及營門，女子哀求釋免，軍士不答，遂大呼同伴數十人，取火燭之，則非女子，乃一石碑也。遂積薪焚之，鬼聲啾啾，血出如漬，其怪從此遂絕。

### 酒蟹

徽商程某，初開槽坊，家僅小康，爲人仁厚，樂善好施。一日忽有乞人來店丐酒，某卽以佳釀飲之。嗣後屢來索酒，

某與之無少吝；如是者數年，毫無憎厭之意。不知丐固神仙中人也。一日，丐謂程某曰：「飲君美醞，無以奉酬；我亦有家釀，攜來肯以我爲東道主乎？」程某諾之。丐取清水一缸，探懷出一金螃蟹，投入水中；蟹入水即活，郭索而行。未幾水盡化爲美酒，芳香襲人。程某及店夥共飲之，甘冽異常，無不稱羨。覺玉液瓊漿，無以過於此也。丐曰：「此蟹吾無所用，贈君以代酒資可也。」并囑：「以後釀酒，無須麴蘖，但取清水如法試之，即成美酒。」程某知爲異人，遂拜而受之。言訖，丐即不見。由是酒味之勝，遠近馳名，不費資本而獲厚利。不數年間，即成巨富，遂爲鹺賈焉。其後酒蟹一足忽斷，其蟹遂死，化爲銅質古色，爛斑殊爲可愛，而不復能作酒矣。

奇富

襄河某村，富室某，言其祖上發富之由，非由貿易，亦非由掘鐵。相傳其祖妣某孺人，生平起居飲食，皆如常人；惟每逢陰雨之夕，必循行田野，歸即滿懷纍纍，皆是金銀，衣亦不濕，足亦無泥。由是致富。子女中或泣問其由，終不肯言。一夕陰雨，又出其媳尾之而行，但見其行於陌上，低頭拾取，易於拾芥，並不見有金銀。及至歸家，則朱提盈袖矣。余幼時曾聞其族人言之，噫！發富之奇，未有如此之易者也！使天壤間皆生是人，則四海無終窶之嗟矣。

海和尚

海和尚居海中，頭無髮，故人以和尚呼之。其力甚大，不避刀斧；每上人船，輒千百計，勢必將船弄覆而後已。故舟人畏之。然和尚性獨懼雞。凡渡海者，舟中必籠雞百十隻。遇海和尚登舟，先以米食飼之。俟其食將盡時，則取一二雞宰之，拋置船頭。雞將死未死，負痛極力，搔撲翅足皆動。海和尚即驚悸躍入海中，不敢再出矣。

海女

海女者，亦海和尚之類也；其身裁修偉，較海和尚尤大。有航海者方揚帆而行，忽有形如婦人，自海中浮出，躍上檣竿而溺，勢若傾盆，水滿船頭，溺猶未已，腥穢之氣，人皆掩鼻。老於航海者，知海女上船，決無生理，束手待斃，無策

可施。忽思彼雖怪物，亦女身也，當亦畏醜。於是羣解下裳，亦對之而溺。海女似有慚色，遂復入於海，舟賴以安。

### ■ 矣烈婦

烈婦姓矣氏，滇南嶺峨縣民矣。羅厄之女也，嫁村民李任爲妻。氏雖荆釵裙布，而丰姿嬌妍。同里監生李某，雄於家財，爲橫鄉里。瞥見氏容，中心如醉，遂百計調之。氏密自防閑，望影趨匿。而李某眷念不忘。一日，氏歸寧母家，李某瞰其室，無旁人，遂遽前擁之。氏出不意，且號且詈，撐拒良久，衣帶俱斷。父母聞聲來前，李某乃徐步而出。氏父母懼其凶暴，置不敢較，但相持泣涕而已。而李某轉羞爲怒，曰：「彼既矢志不從，盍用此畫中人？」必殺之以洩吾忿。遂呼其佃二人，伏村中，自往矣。屋後俟之。適氏偶出，李某驟起挾之走。氏大號詈，倏忽自村外大樹下，叱佃二人執氏手足，盡脫其衣袴，懸縛於樹，叱舉火焚之。其父母及其夫聞之，奔至哀號求免。李某叱聲如雷，曰：「爾等敢再言，一併殺卻。」遂舉火向矣。氏曰：「爾亦知有今日乎？」氏大罵曰：「骨可焚，身不可污也。」於是烟焰上衝，頃刻人樹俱灼。李某命佃人肩至僻處而埋之。氏父母及夫爲人懦弱，仍不敢較。氏從兄名文九聞而拍案曰：「化日光天之下，有如此淫凶者乎！是而可忍，焉用生爲！」遂赴縣呈控。李某自知不免，乘間自經。有司定罪，上其牘以李某擬大辟立決，戮其尸，而籍其家。兩個亦擬絞監候。此乾隆年間事。余於說部中，見其事迹，恐其日久湮沒不彰，故再錄之。

### ■ 葬母得金

李珠，泰州人，以農民充當州吏。事親至孝，家雖極貧，而甘旨之供，未嘗或缺。母喪，珠擗踊盡哀，而囊空羞澁，營葬維艱。珠仰天號泣，計無可施。及至啓壙，忽掘得白金百兩，青錢百緡。葬事遂舉。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也。

### ■ 旅店怪

吳某少習賈業，貿易江漢間。一日行至某縣，天色已暮，不能入城，遂於城外覓得一寓，而寓客已滿，無可下榻處。主人曰：「尙有後樓，無人居住，汝敢宿否？」某不得已，從之。主人執燭前導，取鑰啓扉，見紅窗綠戶，角枕錦衾，凡巾

悅匾匾之屬，無一不新，宛然新婦室也。主人曰：「吾兒偕媳歸寧，因君無所棲止，故宿君於此。」某亦愛其芳潔，遂解衣登床，主人遂扃戶而去。然心中不能無疑，倚枕彷徨，不能安寐。至二更許，忽見一少婦，年甫及笄，芳姿窈窕，綉裳紅袖，宛轉生春。由小角門，翩然而出，坐於窗下，啓鏡奩照面，旋解散青絲，取梳篦等物，久之，即將頭捧置膝上，而梳。客大駭，下樓，甫行數級，卽顛蹶於地，大聲呼怪。樓下燈火熒熒，有四人鬥葉子戲，告以所見，四人齊聲曰：「此何足異！」遂皆取首置案上，客驚駭欲絕，疾叩主人扉，主人曰：「室本無怪，何驚懼爲？」再取燭照之，則樓上之女，樓下之客，一無所有。某露坐待旦，不敢復寢。詰晨束裝而去，不暇細問也。

羅明府見縊鬼

羅慶生明府，客汴梁時，暮投旅舍，與僕各處一房。至二更許，見一女子入房，意欲舉帳，又羞赧少退，疑爲妓也。時方嚴冬，見其頭載茉莉一枝，身着羅衫，始知爲鬼。故作鼾聲，鬼又近前，小嗽一聲，鬼又稍遠，終不敢舉帳。久之，遂檢衽向燈而拜，燈光驟長尺餘，色變爲綠。羅起叱之，鬼倏忽出戶，而僕人宿於對房者，則被壓矣。呼之不應。至曉則見其口流白沫，暈絕於床，以湯灌之，始甦。詰以夜來所見，則披髮吐舌，七竅流血，一女鬼也。詢之店主，則云：「其媳與姑口角，縊此室中，所見卽其媳也。」次日遂移寓焉。後羅官至直隸永年令，可知人之應貴者，邪鬼不敢犯也。

何首烏精

江南某村，民婦生子三歲，尙未斷乳。時值春耕，操作甚勤，每日梳洗畢，卽將其子交與姑看管，自往田間，至暮方歸，習以爲常。一日薄暮，見兒來索乳，乳畢遙望之歸，不以爲異也。如是者數日，偶於燈下談及兒索乳事，姑曰：「兒在吾身邊，未嘗稍離左右，豈有索乳之事？此必妖物幻作兒形，來吸汝精耳，宜防之。」次日婦遂以針線藏於腰間，至哺時，見小兒又來食乳，密以針線紉其衣，乳畢仍縱之去，遂尾之至一古塚傍而沒。掘地求之，得一何首烏，長三尺許，形如小兒，諸體皆具，針線仍繫其上。攜入市賣之，有一賈人以百金取之去。

古柏求救

江西某郡村落，有一古刹，內植古柏五株，翠蓋參天，清陰翳地，蓋數百年物也。寺僧因香火寥落，又值凶年，香積廚中，冷塵封甑，不得已將古柏五株，貨與木商，得價數十金，藉以卒歲。不日將加斤斧矣。一日邑令因公事下鄉，夢見柏姓兄弟五人云：『寺僧害我，哀求援救！』言畢涕零如雨。邑令以爲是鄉，必有冤獄也。傳里甲詢之，僉云：『并無姓柏者。』及至某刹，則見老樹森森，立於階下，迎風搖動，如聞哀痛之音，視之果五柏也。令恍然大悟，僧亦以貧困無聊，貨與木客之事相告。令亟止之，復取數十金與僧，使將原價退還木客。是夕又夢柏姓五人，叩頭而謝。

蜥蜴二則

四川蓬州山中，有一獵戶，入山捕獸，時天色陰霾，雲低如蓋，忽見蜥蜴無數，口吐冰雹，堆積甚高；又見綠樹陰中，有一公案，一總角童子，據案而坐，宛若長官之判獄。忽舉手將紅筆一揮，頃刻雷電大作，冰雹飛空而去。獵戶知童子必爲妖物，卽燃火鎗，出其不意而擊之，遂倒地而斃，視之乃丈餘蜥蜴也。薄暮下山，則見附郭一帶田疇禾稼蹂躪，不可數計矣。

滄州某村，有古槐樹，凡近村婦人將坐褥，前數日繞樹環走，咒曰：『我某村某人，請你收生！』次早卽來一老婢，起居如常人，不限以日，總以分娩而後去。收洗穩安，無橫生倒產之患也。第去時必取血穢濡染之物而去，不知將何所用之，或懼爲患，竟亦無他。有求必應，衆咸賴之。土人云：『此千年蜥蜴也。』

蜈蚣二則

安徽某邑村落之中，有貧家女，姿質明慧，靜默寡言，與孀母相依爲命。忽一日，言語精神，頓異往昔。自云：『已證仙果。』談人禍福，歷歷不爽，兼爲人治病，口授奇方，無不立愈。土人惑之，奉若神明，焚香叩禱者，接踵於前。而女則端坐不動，將及一年。忽一日謂其母曰：『明日有二童子來，非好人，慎勿放入！』次日清晨，果有二童推門而入，母

方力爲攔阻，而二童子已至室矣。遂將腰間所帶葫蘆，揭去其蓋。忽見有丈餘蜈蚣，其細如線，蜿蜒而入；童子頃刻不見，女亦暈仆於地。灌醒後則仍如常人。問以所談之事，則茫如隔世矣。

辛未春夏之交，浙省屢次雨雹，房屋禾稼均有傷損。客有自浙來者云：「濱海之地，有蜈蚣精已數千年，幻作五六十歲老人，爲人治病。凡所經過之家，疾無不愈。腹有夜光珠，龍欲奪之而不可得，屢次與之相鬥，故雨雹也。」嗟乎！妖有仁民之心，龍且不能害，况於人乎？

### 神鐘顯靈

金陵城北有古鐘，欹側於地，蓋前代物也。鐘有神靈，每逢朔望，焚香祈禱者，交錯於前。至元夕之期，香火更甚。鐘形甚大，每逢天雨之夕，或有女丐，栖止其中，安然無害；若男丐偶坐其內，則頭痛欲裂，須臾難忍，或被鬼曳之而出。相傳鐘神女子也。明太祖時，使某臣鑄造大鐘，屢鑄屢毀。太祖震怒，將加大辟。二女聞之，恐父之死於非命也，遂謂父曰：「鑄鐘之狀若何？吾欲往觀。」父許之，二女遂盛服而往。及至冶所，則洪爐正熾，鐵汁初融，橐鑪之聲，風馳電掣。二女乘父不意，騰身躍入鑪中，頃刻兩縷青烟，直衝霄漢，而骨肉形骸，銷歸無有。鐘既鑄成，而父免於戮，故孝烈之氣，歷久不磨也。此余幼時聞諸金陵耆老所言，不知兵燹後，此物可仍存否？

### 古礮斃賊

庚申年，粵逆竄擾江南，勢甚猖獗。靖江有一老漁，舉網捕魚，忽網得古礮一座，約千餘斤。礮係銅質，古色斑斕，製甚精巧，不敢隱匿，遂獻與城守某公。某公大喜，重賞漁人，轉獻與某總統。某總統得礮後，與賊決戰，百戰百勝，其礮轟賊，不計其數。蓋粵逆當惡貫滿盈之日，故天假神物以滅之，不然炮質至重，即使偶然墮水，自當沉沒水底，豈能復浮江面，爲漁人所得乎？

### 蠟子草



蠅子草出川省，其草最毒，偶然觸之，則皮膚卽起紫泡，纍纍蔓延，痛不可忍。相傳明賊張獻忠，少時曾販米入川，偶取此草拭穢，觸手之間，肌膚暴腫。大恚曰：『川中人惡草亦惡，吾若得之，必盡殺之！』及作亂時，川省之人，被其殺戮者，幾無子遺。噫！獻賊固千古不仁之人也！好殺之慘，可謂至矣！乃肇衅之由，則因此草，不亦異乎？客有自川省而歸者，曾親受此草之毒，故言之歷歷不爽云。又聞獻賊墓前後左右，盡生黑草，人有踐其草者，卽中毒而斃。蓋凶人秉天地戾氣所生，故數百年後，流毒猶未已也。

### 楊妃石

陝西省城五十里外，臨潼縣有華清宮遺跡。山有溫泉，從澗中流出，暖滑異常，卽楊妃賜浴處也。相傳楊妃浴時，紅潮忽至，沾濡石上，至今世歷千有餘年，而數點腥紅，宛然不滅。客有幕游陝西者，親見其石，向余言之。

### 狐借衣

江北有富室某，家有後樓，扃閉甚固。相傳上有狐仙，因此人不敢居。一日偶然開箱取衣，忽失去袍褂二件。某疑婢僕等之所竊也，方啓口詈罵，忽有冷手痛批其頰，遂知爲狐之所攝也。不復再問。數日後，啓箱檢視，則袍褂仍在其中，內有喜果二大包，皆珍果也。然後知狐之借衣，爲赴喜席之故，是以不久遂還耳。

### 鬼捕蛤

濱海之地，民人最苦！登范公堤一望，則白茅荒草，蒼茫無際。居是鄉者，大半以網魚捕蛤爲生，獲利無多，而勞形殊甚。往往海潮驟至，趨避不及，則被潮捲下，身葬魚腹中矣。然結習常存，至死而不忘其業。每逢月黑霜深之候，則羣鬼隨波而上，助人捕蛤，燈火星星，不辨是人是鬼。人有藉鬼之力，滿擔而歸者，亦有爲鬼曳入水中者，是以捕蛤者必結伴而行，惟恐鬼之爲害也。

### 合門暴卒

甲戌仲冬下旬，余由金陵返棹邗江，有附舟一客，盱眙人也。談及近年奇事，云：「安徽某鄉，有一富室某，奕葉書香，田園饒足。某家住城中，復娶一妾，築別墅於郊外，栽花種竹，買石淪泉，曲盡園林之樂。時當歲暮，凡一切度歲之物，無不備極奢華，餞歲餽歲，樂可知矣。迨至元旦，則雙扉緊閉，親鄰賀年者，俱不得其門而入。自朝至暮，戶仍不開。衆疑有異，遂撬其門而視之，則見其一家俱暴卒矣！所奇者暴卒之人，皆僵坐不仆。主人翁將解衣登牀，一襪已脫，一襪猶着，坐於牀沿，而氣已絕。其妾則一手抱兒，一手持物，乳猶在兒口中，而母子俱歸泉府。復有婢僕數人，無一生者，而或坐或立，俱面色如生。隣人駭甚，亟報其家，爲之舉喪，究不知爲何病死也。或云：「其妾於歲暮時，爲兒製衣，倦綉時，偶將手中巨針，插於所供判官神像脚上，忽畫像血縷縷出，判官若似畏痛，將足一縮，其靴欲脫，其妾驚駭欲絕，亟爲拔去其針。」噫！人之將亡，必有妖孽，此所謂妖孽之兆歟？言者述其里居姓字甚詳，余不復記憶，因其事甚奇，故錄之。

奇疾

乾隆年間，某邑某甲，爲育嬰堂董事，心地殘忍，百計朘削公項，盡飽私囊。凡嬰孩入堂者，百無一生。如是者十數年，殺人不可勝計。陡患外症，胸前一瘡，洞裂數寸，日出蜈蚣無數，取去復生。呼號牀褥數月而終，而乾沒之財，已盡矣。噫！蜈蚣毒物也，伊心狠毒已極，故生蜈蚣，釋氏以爲形隨心造，言豈誣哉！

貞女剖腹

江北孝廉某公，大挑選授某邑知縣。某公家素貧寒，及握縣符，亟思發富，兼攜胞弟入室，襄理公事。由是貨賂公行，無錢不取矣。邑中有富室，與貧族結親，既而嫌女家之貧，遂欲悔婚，而女家不從。富室乃以女行不端，在室已有私孕等詞，誣控重賂某公，以求斷離。某公受賄既多，立提女家父母，并貞女到堂，詎意貞女腰藏利刃，到堂時即自剖其腹，以示己之無私孕也。一時觀者皆爲之下淚，某公亦驚悸失色。大憲廉得其情，遂照例嚴參。甫經解組，即患

腰疽；日見貞女來前索命，臨死時五臟洞裂，儼如貞女剖腹時也。

### ■ 嫠婦報仇

江南富室某，樂善好施，曾開典肆於安徽某州。設有恤嫠善舉，每屆年終，則以四百金散給貧嫠，歷有年所，人咸頌其德焉。一年延外省某公，爲之管總；某公到典後，以恤嫠爲無益之費，大宜節省，遂裁之。迨至年終，羣嫠大失所望，訪其裁撤之由，則由某公之意，於是痛恨切骨。至除夕衆嫠焚香籲天，放聲而哭。至次年正月初二日，某公即患外症，備受痛處，數月而亡；身後景况蕭條，宗嗣遂絕。此係道光年間之事也。嗟乎！恤嫠之典，由來久矣，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又曰：『嗇矣富人，哀此熒獨。』寡婦熒獨之甚者也。青年勵志，白首全貞，宜有不獲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又曰：『嗇矣富人，哀此熒獨。』寡婦熒獨之甚者也。青年勵志，白首全貞，宜何如敬而重之！乃某公以爲無益之費，忍心裁去，是何故歟？乃因一事之錯，遂殞其身，怨毒之甚，天報之慘，可不懼哉！諺云：『一言而干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良有以也。觀乎此，則人之創立恤嫠會者，其必得福報更可知矣。

### ■ 神女治疾

川楚之地，俗尙鬼神，有疾之家，往往不用醫藥，專事巫覡。龔滄生先生，就幕鹽茶道署，遊川數年，言川省民家，多供巫山神女。一日，見旅店婦人，方據案數錢，忽然而面色青黑，猝倒於地，主人大驚，以爲中煞矣。亟召老巫治之。老巫至，取一雄雞，將其冠上之血，噴婦之面，手持一鈴，向巫山神女喃喃誦咒，咒畢，又以指畫一符，少頃婦遂霍然而起，精神如故。按巫山神女，本正神也。嘗佐禹治水，功存萬世。自宋玉妄言誣讒後，人遂相沿襲其詞。至宋代二蘇兄弟，力闢其謬，而神女之心，遂昭如白日。今聞滄生先生所言，而知神女之靈爽猶存，詩人未可以妄言干戾也。

### ■ 吳妃示警

浙江蕭山縣有苧羅村，村有苧羅山，山前有西子廟，相傳西施神最靈。廟前紅粉石，是其浣紗處也。昔有某生題

詩廟壁云：『紅粉溪邊石，年年漾落花；五湖烟水闊，何處浣春紗？』時學使按部試，越夜夢一美婦人，自稱我西施也；不幸入吳國，亡身殞，并未有隨范蠡事。蕭山某生妄言污蠟，請黜之。及試日，唱名至某生，詢之，生誦前詩悔過，學使歎曰：『詩固佳，但不應妄言。』使詣廟謝罪。嗟乎！文人之暗于天譴，未有不由於妄言也。今人尙不可誣，况古人乎？昔有題詩於小姑山者，語多輕薄，及下山風浪大作，全舟盡溺。惟一不能題詩者，得免，則又較之托夢示譴者，而更甚矣。文人可不爲綺語之懺哉！

毒物爲災

金陵某姓，咸豐六七年間，避亂湖南，後自湖南而歸，言湖南某縣，有飛蜈蚣之異。此物飛入人家，專食祖先木主上字迹，頃刻一字無存。人有犯之者，卽飛入人鼻，食人之腦。凡人家木主被其所食者，必遭瘟疫，或死無子遺。噫！木主有何味，而飛蜈蚣食之，妖物之性情，真有不可解者矣！

異蛇出現

雙頭蛇卽軹首蛇也，一名越王約髮，一名弩弦；或云是老蚓所化。然此物最爲不祥，見之者必死。咸豐壬子季夏望日，有江南某紳，年逾七旬，精神矍鑠，步履亦強。夜間坐樓下納涼，與友人烹茗閒談，忽聞樓上有物墮地，取燭視之，則一蛇兩首也。驚悸欲絕，亟命僕人殺之。次日午刻，遂暴疾而卒。

獼變老人

揚州東鄉某村，有人春社飲酒，醉歸時宵深人靜，月光如水。遠見一老人，長僅二尺餘，頭戴箬笠，手持拄杖，徐步而行。某知爲妖也，以足踢之，突化爲白獼，竄入灌莽。笠是落葉，杖是樹枝。

獼怪

安徽潁上縣某村，有耕於野者，每日出時，卽見田隴間來一老人，長僅二三尺，問之曰：『我似人否？』耕者知爲

怪也，笑而不應。次日又問，復不應，如是者數日。一日，耕者嫌其煩，怒色斥之曰：「汝似鬼！」老人漸而退，遂不復見。由此耕者家中屢有怪異，或毀其器，或拔其種植，耕者忿甚，遂探其穴，捉而斃之，其怪遂絕。

### 生爲冥判

徐璧如先生嘗言，浙江某公，生爲冥府判官，每至朔望，卽魂遊冥府治獄。自言判官秩列七品，身着藍袍。人或問其所判何事，及冥府官吏姓名，俱緘口不言，蓋恐洩漏天機也。但云：「冥府考覈功罪，百行以孝爲先，萬惡以淫爲首。」又云：「冥府最重字紙，故凡褻字者，必罹冥譴；今生瞽目之人，皆前生褻字之人也。」并勸人勿以粉牌寫字，言旋寫旋揩，謂之滅字。書生往往坎坷終身者，坐此報也。某公係浙江望族，曾受業於璧如先生門下，故璧如先生言之甚詳，惜予忘其姓名矣。

### 褻字之報

襄河某公，生而聰穎，過目成誦。年七歲時，偶將塾中書籍，藏於牀席下，久而忘卻。忽患目疾，百藥不治，遂至雙盲。其母爲之曝牀，見破書一冊，污爛不堪，始知伊之瞽目，正坐褻字之故。然悔已無及，後某以算命終其身。

### 蟹上屋

咸豐初年，豫省某縣，忽有螃蟹，由岸而上，遍地皆黑，不計其數。登牆升屋，郭索而行；凡牀席几案廚灶之上，無處無之。土人食之不盡，則賣之，大者一錢一隻，細者一錢兩隻，而猶不能盡。或謂：「蟹者甲兵之象，豫省其有大亂乎？」已而河南果大亂。

### 貓食人

江北某村人家，養一貓，已有年矣。一日某婦出饁於野，將未經滿月之嬰兒，臥於牀上。及饁畢而歸，則見貓登牀嚼嚙，意其食鼠也，及逼視之，而嬰兒之頭，已食去其半，救之不及矣。遂捉貓殺之。噫！貓與兒，其有夙冤乎？不然，貓之

食人，千古所罕見也。

### 天長宣氏三十六聲粉鐸圖詠

#### 山門

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阿師解此是真禪，那肯禪床忍饑餓？五台山，何青青，山花十里錦繡屏；春如中酒常酩酊。老方丈，何憤憤，饑時吃飯困時睡；不參米汁枯腸胃，鄙哉無福知此味。英雄大叫出門游，欲向前村覓殘醉。不念法華經，不做孟蘭會；囊底空空無襯錢，那有三百杖頭費。咄哉酒傭愚可憐，不愛英雄惟愛錢。舌本垂垂一尺涎，欲咽不咽如奔泉；強遏饑魄聯與語，貫酒不賴償老拳。酒傭雞肋如何當，虎爪棄酒潛逃專便了。萬丈愁，一齊掃，打倒三世佛，踢翻四金剛；半山亭子聲琅琅，支脚一覺天地小，腹中牛肉生奇香。

雲山到處僧，依陳章侯本寫意所題；若以梵音誦之，當可放懷。

#### 過關

守城廂，司鎖鑰；晨啓扉，夜擊柝。開闔有微勞，官卑無大惡。迎送儘窮忙，薄俸無大樂。忽聞一聲鶯燕嬌，如此豔稅須納交；鶯啼燕語各飛去，就中尤物還風騷。聲聲慢節節高唱，淫詞兮豔曲，逞日送兮眉挑；眉挑日送神飄蕩，不知人間是天上。花枝颺動蝶魂忙，柳絲牽動蜂鬚颺。一唱一和詞聲柔，驀地相思驀地愁。舉止蹙促如沐猴，上官呵叱誠可憂！且逍遙，且遊戲，莫畏官箴耽恐悸。君不見黨家姬，石家妓，楊家屏風肉匝地，高爵厚祿幾色奴；而况區區一蠹吏，頭上烏紗鈔換來，旋擲旋得等貿易。

是此花身館主子九氏畫。

#### 大小騙

光天化日魑魅現，以幻欺幻誰習見？請觀場上大小騙，甲遇乙兮意揣，乙遇甲兮神驚；乙言餽甲，甲亦馴，鮮衣研帽加我身。加我身，搖且擺，共走要津游宦海。天然一副好形骸，惜少追隨小僮崽。乙曰：已已甲曰：休休。鄭櫻桃不易求，郭芍藥從何收？然而執鞭御李亦細事，富而可求公何羞？且割爾鬚，且童爾頰，酒三盃，笑兀兀，驀得腰間阿堵物。廚人更驚鬼莫識，志在鯨吞渠已測。各自分路去無蹤，傾蓋交情徒頃刻。嗚呼！猙獰而人冠，傀儡而人面，幻中之幻，絕倫，請觀場上大小騙。

瘦梅仿元人鈎墨淺絳法，時癸酉新秋，荷花再生日，小住任城，筆墨遣興。

### 拿妖

王法師才自量，諷斗經，骨突帳；踏斗罡，葫蘆樣；奈何黃冠羽衣成，孟浪登壇點神將。遣神不遣六甲與六丁，惟遣巡方使者揭地神。手執龍泉喝律令，速擒妖魅毋消停！妖魅在何許？角鬻鬻兮髮縷縷，可憐幻出美嬌嬈，一樣遠山門眉嫵，纖眉窄窄雙蛾長，滿頭亂插山花香。到此來觀傀儡戲，那知法師鋪排場。排場雖大無法力，巡方揭地對妖揖。雲中甲馬慘不嘩，大手無端施霹靂。王法師遁無跡，妖在蘭房笑吃吃。

前身羅浮山香雪道士新製步虛詞。

### 寫狀

興來不漏月，摘花不留葉；用筆不用刀，殺人不見血。熟讀鄧思賢，子孫拚絕滅；猶復勤繙貝葉經，我佛如來當笑絕。貝葉經繙不出勘語與牒文，毗耶城尋不出蕭何與曹參。須陀洹中無皂隸，七寶池上非公庭。奈何口善而心惡，耳聽雙柴人剝啄；三尺鋼刀窄爾捉，捉耶否耶不肯言。笑指佛座生鑪烟，強人所難太不揣；投爾所好豈無權？彌勒龕邊棐几窄。何物在袖口口然，鏗然作響朱提甘。兩眼忽迷，暝心忽奇癢。可以酬，不可攘；登時忘卻無無明，頃刻幻出非非想。非非想，全仗一枝秋兔毫，不知是筆還是刀；但聞春蠶食葉聲，蕭蕭含沙射影鬼神怒，反黑爲白罔兩噓。

貝葉既莫寫，佛像亦莫描，描不出心上佛，且寫泥犁獄中物，一轉念間相莫測。

古千秋人瘦梅傳神，并題鐸謠。

賈志誠

巾但不折角，靴但不露脚；衣服但奉身，若個敢相諱！只重衣冠不重人，咄哉舉世人，情薄薄如雲。可憐生引動，長街擔水人！冠服假中假，面目真且真。如何一去舊襪縷，便教鶯燕來相迎。誰穿針，誰引線？若個吹噓若個荐？且充杜老寄書郵，塞鴻代看嬌娘面；竹肉互作海陸陳，中堂早設千金宴。陪宴多阿嬌，鳳管與鸞簫；有酒不飲酒，星笑有花不折花。神嘲酒闌忽作大解脫，依然赤體精條條；剝去假冠服，露出真面目；纔將纖手攜，頓飽老拳毒。一樣尋芳拾翠人，世態炎涼何太速！君不見浪子癡于娃，戀酒還戀花；纏頭昨甫買一笑，轉眼乞食呼三叉。自家妻妾下堂走，翻從別艇彈琵琶。琵琶絃，不堅固；琵琶聲，泣且訴。浪子如君何其多，只恐廣廈萬間不容住。

鐸吏警俗詞

點香

盲目不盲耳，癡面不癡心；哀啼憐煞小娉婷，泣求蒼草玄龜靈。隣婆粥，裝滿腹；女兒花，忽碰足。不知威鳳棲，錯當盧令伏。身蹈黑盆冤，且訴而且哭。鑪內香綿綿，眶中淚簌簌；不用斷腸詞一曲，那惜虔心爲汝卜。咄哉人無義，天無知；金閨弱質傷陵夷，牛欄豕棚羣兒欺。幸哉我無瞳，天有眼；否極泰來機，暗轉壁合珠還猶未晚。癡兒莫啼毒莫悲，灶下權作鴛鴦枝。蝸廬何亞杜陵廈，而况恤幼急難兼；扶危危莫危兮巢覆，密莫密兮網毒瓜蔓抄兮四尋，虎狼叢兮環矚。誰識貌如花，誰辨顏如玉？不盲而盲兮人所同，盲而不盲兮公所獨。

芥子須彌館粉本

賀舉



石麟自有種，醴泉豈無源？賊人多假子，患難多象賢。沉淪十八載，搖出冤中冤。冤矣哉！戕其生而逼其死，攘其妻而奪其子。子方呱呱啼，家世從何知？朝暮入書塾，搖筆工文辭。文辭工，當秋風；舉裳游泮壁，連步登蟾宮。蟾宮先折一枝香，禹門更汲千層浪。喜煞肱囊操楫人，拜賀雄談畫筵上。太哥教子多義方，居然文壇作健將。美矣哉！好兒郎，青年早掘程朱窟，黑夜還鑽孔孟牆。盜文章兮竊青紫，我輩亦復叨榮光。奈何醉語道阿姥，幾洩三春春信長。噫嘻！郎既莫疑，渠亦莫諷。明年此日掌烏臺，千人扶兮萬人捧。快矣哉！醴泉豈無源？石麟自有種。老奴捧出白羅衫，報應之捷不旋踵。

廬梅小品。

草相

工相士具神識；口如懸河眼如月。處草莽，救豪傑，胸有智珠眼有尺。不然鼾聲縱作獅子鳴，誰解窮途是柱石？偉哉一語動暴客，生死人兮肉白骨。良與暴，瞞不出子雙瞳。知與識，窮得透人寸衷。古來風鑑無其雄。我聞相法遠自姑布子，卿始辨別賢愚判生死。面相不如心相精，鑒入毫髮當似此。但操此術游人間，牛渚然犀等閒耳。

鐸主人子九氏詩書畫

回諧

一對小羅浮，權作憐才奴；一雙金鳳子，權作青鳥使。青鳥使，傳好音；花并蒂，玉同心。不怕師弟傷人琴。憐才奴，傳好語；結鶯儔，團鳳侶。雪捲麻裙易文組，洞房寂寂銀箏鳴。誰耐孤枕聽殘更？魚鑰沉沉好明月，感謝蒼頭寄紅葉。紅葉與紅絲，牽引休遲遲。今夕是何夕？牛女逢佳期。佳期促，然畫燭；新眷屬與舊眷屬。佳期長，薄命郎；斷頭香與返魂香。嗚呼！仙人變化何可測，倘真有之忍且刻。糟糠相伴十餘年，一片胸襟豈不識？何待幻此身外身，始能悟澈物交物。老蒙莊漆園客，幾乎斫破天庭骨。

擬樂府刺促行瘦道人。

別弟

難莫難兮困窮，危莫危兮從戎，慘莫慘兮離別，親莫親兮弟兄。可汗昨點兵，兄名正行列，希糧救我饑，誰知適塞絕？弓刀裹衣行，傷心不可說！弱弟送長兄，珍重語瑣屑。語語出至誠，字字心上血。家有白頭烏，風燭當晚節。兄早立功回，手足重喜悅。兄曰弟莫悲，請觀天上月。人生有別離，明月有圓缺。若論適戎行，生死那敢決！馬後有桃花，馬前有殘雪；行行重行行，切切悲切切。漫謂杜甫兵車行，五里橋邊水嗚咽。

虎口逋客子九氏寫青藤小人物。

茶坊

小團月當不得秦庭鏡；新脚鐙，鑄不出九州鼎；爨下桐，燃不着牛諸犀；石澄泉，照不出神姦影。大范老子人中英，素知此郡多猾民。下車翩翩微服行，臣心皎潔茶同清。訪民情，入茶肆，饒舌乃有茶博士；荷盤托出露珠圓，黑盆打破冤情事。且說且止畏其威，我公視之直狗彘；且說且傷憐無辜，我公痛哭枯魚枯。前度長官木偶耳，一任梟獍林中呼；活水煎，活火炙，解此卽是撫民術。火烈未忍加純民，水懦何堪驅暴物。暴物已在掌握中，凜凜法網難疎慵。從此蕭何龔子側，兼祀陸羽與盧仝。噫嘻！茶博士爾無罪，能助黃堂縛魍魎；瓮雲千家淚，冤中冤，味中味。

天長宣生瘦梅謹繪并題。

活捉

文無司馬才，那有文君奔武非；猶龍望，那有紅拂臨？鄙哉刀筆一小吏，三更魍魎防叩門；而况比紅爲汝死，午夜畢兮當顯魂。漫謂玉連環，漫傍金鑿落，蓮漏沉沉雞未啼，耳聽雙柴聲剝啄。莫當隸催租，莫當吏擊拆，醉語軟膩神暗驚，自起開門秉燭索。開門秉燭索無人，忽聞嬌語猶相親；人間早築鴛鴦塚，地下新營翡翠屏。千呼萬喚纔一見，

幽魂慕地風中綫；請郎細認挑花面。

太瘦生秋燈夜雨時所畫。

演官

官人樣，名利圖；乞丐骨，府中趨。體生硬，妝舒徐。一頂烏紗是何物？能賺此輩紐腰軀。恨不斲筋削骨就規矩，斷鶴續鳧胡爲乎？僮父面龐比田字，急迫恐懼有奇致！阿舅授法如授經，夏楚雖威當受制。既演笑，又演愁，宛轉幻出雙獼猴。既演迎，又演送，醉履猩猩任簸弄。既演步，又演呼，步如寒鷺呼如鳧。笑絕山邨人，牧豬漫孟之徒，豈敢傷時而玩世？臺上衣冠本兒戲，一般傀儡竿木家，問甚經天與緯地！

子九氏宣鼎作于是此花身館中。

借鞢

筮篋既莫鼓，錦瑟亦莫調；四座且莫語，聽我譎結交。結交行何刺，促天之南，地之北。登雞臺，叩首祝天公，地母證此心，異姓弟兄親骨肉。不惜好頭顱，藐矣雙吉莫，吉莫靴何足誇！下有此登雲霞，橐橐可比老臣素，几几克擬元公華。不然切雲冠，燦復燦；含風裾，爛復爛。若少一對小烏皮，赤足毋乃野人粲！宜乎重靴者多，借靴者慣；何獨劉郎獨不然！驀聽奇語驚溟漣，鋼刀欲割心上肉；雞犬譁噪僮僕顛，是卽車笠聯盟者。昨甫歃血呼蒼天，天無言地無語；朝者秦，暮者楚；結交之人多如毛，那有閒情辨爾汝。嗚呼！秦岱之石無履痕，河海之水無鞞紋；海枯石爛不改變，令人想煞平原君！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人當膠漆正濃雷，陳互證時，請以此編三復，冷下心來想想！鐸主人宣鼎畫於任城客次，并誌。

刺湯

湯裱，是何物？齷齪兒，狡獪賊！嚴東樓家一清客，助元兇，殺忠直；如此嗾狗身，只合乞丐釜中炸爾骨！猶討佳人手誅死，真值夜，何其三鼓初朦朧，醉眼變僮扶月黑。天邊鬼車泣，崑崙夜索骷髏枯，紅燭搖搖白虹起，佳人厲聲呼賊奴，賊奴聽我語：今日之事吾與汝，既受我主恩，奈何陷我主！我主頭雖假，幸汝頭尚真；我主雖不死，汝莫想得生。妾一女子耳，殺汝當分明；明目張胆正其罪，然後揮刃一快頭顱輕。嗚呼莫家一巾幗，一藏獲身可戕，志不辱小醜，殲大仇復，視彼狡獪之賊，齷齪兒！一在天堂一地獄，留下床頭人，又伴他人宿；留下骨董珍，又入他人櫝。想見燈昏夜雨時，淫魂捧首啾啾哭！

鐸佛奴詩書畫

訪鼠

蘇臺樹色摧寒煙，下有晶瑩虎阜泉；崇祠金碧綿俎豆，吳儂猶說况青天。街柝沉沉夜如水，民有沉冤急須理！牽出釜中魂，奪下刀頭鬼，通通夜叩都堂門。都堂含怒爲公起，都堂都堂莫怒噴！爲民乞命而已矣。鐵案如山誰敢翻？胥吏自危公自閒，震怒自霆誰敢遏？多少蒼生待公活，都堂如虎誰敢捋虎鬚？公不畏虎，那怕虎剝膚？民爲邦本，忍令死糊塗；再三前致詞，勒限都堂許。秦鏡矚窮奇，學作君平侶。神座西邊與賊語，一朝洗出冤中冤；都堂雖虎亦色沮，况青天真父母，非捕盜，乃捕鼠。

宣鼎寫生，并著詩詞以頌公德。

遣義

兩字彌陀不離口，一串牟尼不離手；對着神天起殺心，匣中寶鏢蛟龍吼。如此善女人，西方恐烏有心毒如蛇，眉豎如帚；殺人如殺蛙，嗾義如嗾狗。義來前，聽娘言，與我殺人毋流連！請看三尺鋼龍泉，更有雪花銀十兩。能易柴米能變錢，事成朱提還請益，否則爾居無一椽。咄哉小朱義，頑皮尙孝悌，毅然承命心則遠，滑稽跳出是非地。賢哉小

朱義，一心解報恩，當時居然慷慨去，蕭蕭易水摧心魂。我聞魔母生九子，揭鉢無能乾急死；揮手來攻不壞身，戈戟到處蓮花紫。老劉老劉當是魔母儔，羅刹之國多女流。

寫成令我苦趣橫胸，埋憂無地；一身落魄，四海無家。壁下蛩啼，枕邊蝶冷。出門西望，正黑雲如幕時也。瘦道人香雪甫自記。

### 麻地

前度劉郎今又來，覓故劍兮尋遺釵；記否當年牧馬處，惟見隴頭密密桑麻栽。邨墟曖曖晚烟碧，桑麻中有牧兒出；犢鼻禪鴉頭髻，公是貴人渠不識。借以問糟糠，借以訪消息。說出苦中苦，道出冤中冤。碾乾坤兮兩磨，挑山河兮一肩。夫婿遠出，兄嫂逼，偷生忍辱真賢媛。牧兒且說淚且迸，劉郎聞之益深信。此日填海一冤禽，他日正宮號紹聖。不捨牛衣對泣人，可見龍飛不忘晉。牧兒牧兒夢爲魚，鱗鱗頃刻偕圍圍。牧兒牧兒夢旛旆，旛旆飛揚看引導。牧兒漫指杏花村，合歡會見開金尊。牧兒莫奏無腔笛，恐怨垂楊征婦泣。噫嘻！丈夫落魄困蒿萊，妻孥凍餒良可哀。若能辨野識天子，個個牧豎登三臺。傷心莫唱屢屢曲，前度劉郎今又來。

瘦梅宜鼎寫意。

### 相梁

能談相人傳，不上宰相書；能相天下士，恥曳侯門裾。君不見侯門前，杜李忠魂現；侯門內，燕趙歌姬怨。白晝青燐游，黑夜火城炫。宰相正退朝，車馬轟雷電。狹路相逢不掩藏，偷觀如鐵森森面。面森森，且沉沉；既見子面，見子心。良與暴，當自省！生與死，聽我云。冰山倒塌三日內，巫咸下詔阿旁尋。宰相怒曰咄，相士驚且跪。隨我府中趨，不驗頭顱墜。宰相勢焰如火荼，荆卿聶政今已無。那知孫壽秦宮側，謠舞已伏雌。專諸噫嘻！奸黨二字向誰贈？絳帳至今有餘恨！不及麻衣老辨才，能助嬌娃洩奇憤。伊何人？萬家春；隱風鑿神乎神。

宣鼎。

勢僧

流不盡五里橋邊水溶溶，捉不住阿師面上容。拏不穩處士疑信之悲衷。回憶遭苦厄，畢命投清溪。臨流得不死，佛子來提攜。彌勒龕邊容我宿，剩此數根窮餓骨。不打口頭禪，不拜歡喜佛。稽首慈雲二十年，心若死灰身槁木。忽聽阿師言，令我暗根觸。誰家眷屬錦一窩，名氏依稀是張祿。我公疑死灰豈熱，枯豈穉。我公信枯木重春灰，再燼公信公即真阿師，再拜那敢嗔公疑。公即偽阿師，坐罵那肯跪。真耶偽耶翻自疑，阿師旋拜旋坐如舉棋。君不見閣黎面目本莫測，壁上籠詩纔頃刻，又聽鐘聲來逐客。

到處雲山行脚僧說法。

思飯

老婆子，太龍鍾，三日不炊腹內空。手持卽栗如搖風，無兒尙有人念老。有兒那復入憐窮，窮澈骨，不肖之子真惡物。婆子婆子毋怨天，養而不教有今日。子伊誰，張驢兒，人以驢名非飾詞，怕負劍閣放翁走。來將燕山貞姑欺，陰霾慘慘天地暗。硬坐貞姑殺人案，花容雪貌黑盆冤。縛出千人萬人看，弱者唏噓啼，文者坐愁歎。強者大聲疾首呼，驢兒頑毒官糊塗，悠悠蒼天何爲乎。呼聲未已，濃雲突起，驚霆一鳴，驢兒擊死。重輪洞開，六合青紫。至今人過胸陽峯，道旁不逢老農，猶說含冤古齊婦。三年不雨甘霖窮，驢母魂歸九府下，知否腹毒賢郎攻。老婆子，太龍鍾。

香雪詞人閣詠。

掃秦

三字獄，千古冤。浙臉忍恥秦頭偏。東窗撥盡寒爐烟。長脚賊，長舌婦，牝雞一啼獅子怖。萬里長城由汝破。撼山易，撼岳難，相公一去民何安。金牌到處重摧殘，我佛慈悲小遊戲，赤脚飛下南山南。此日感悟亦何益，廣長之舌徒瀾。

翻冷泉亭小於笠，飛來峯小於筆；不及白蘇堤外幾頑鐵！千秋萬歲表奸蹟，五丁巨靈動不得。當其地獄變相時，妖  
牝猶自樂朝夕；惟有蓑衣之仙早鑒此，跳入佛門了生死。長脚長舌伉儷身，不及長鬚一奴子。

佛弟子瘦梅仿龍眠寒山變相大意。

盜甲

鐵補襠，金鎖甲，服之禦刀兵，舍之藏錦匣；寒具之手不許污，翻羹之衣不容壓。寶重不亞璆與琳，護以深樓幾重  
關。不易假，不易窺，而况午夜來取攜，取之攜之原不易，何物小醜工偷雞，雞尙能啼甲不語，雕梁下瞰頭倒垂，鴉兒  
安眠鼠子動，街柝遠震燈火微；翻身負甲出門走，跛足蹠躩偏遲遲。嗚呼！匹夫只坐懷璧罪，此甲慢藏了無味，視若  
不值分文錢，猶得安身充宿衛。一旦窮迫墮術中，爲小失大何憤憤！金鎖甲，鐵補襠，鼓上早真跳梁雞，鳴狗盜有豪  
傑，恨爾不逢田孟嘗。

香雪道人圖詠寫意而已。

滾燈

不須舞鷓鴣，不用提壺處；不謂池清水，不唱酒家胡。別翻花樣，悍妻虐懦夫；夫來前，聽使驅；鐙一盞，加爾顛；燈墮  
地，剝爾膚！懦夫承闔命，儼奉將軍令。燈光閃灼，譟聲長，腰自紐折，燈自定。譟宛轉，神從容，猶如孤罷作勢，蹲古峯，又  
如飢鷹側翅盤秋空；旋如驚蛇出壑，揉升木，倏如轆轤運水蓬當風。泰山正壓卵，以上明珠陡落盤之中。觀者不知，  
猶疑賓伽媚阿母，詎知床頭菩薩戲海童。噫嘻！前生因，今生債；牝雞啼，須忍耐！獅子吼，急跪拜。不然纖爪能開滿面  
花，銀牙早嚙渾身癩。縱說此身能變羊，醋盆淹斷愛河愛；君不見季常枉戴方山冠，是誰衍下傳燈派？咄哉！是誰衍  
下傳燈派？家家有個夜叉在！

鼎生平遭際，百不如人；惟閨中無獅吼之聲，可以自信。

陳仲子

播間不及於陵幽，祭餘不及非李美；鵠鷄之肉尚不甘，那復乞靈向墓鬼？目無見，耳無聞，頃從何處逢齊人？彼有一妻尚不足，汝妻辟纊甘清貧；彼多一妾猶自適，汝妻蓬首斯飢泣。倘若餓斃廉介身，彼當攫汝墳頭羹。此羹亦必母手製，不然哇吐意中事。若非離兄甘獨居，正是翩翩顯者弟。噫嘻！汝遇齊人慎莫驕，比較猶屬齊人豪。揣摩會當乘時出，富貴利達左券操。彼此相遇復相誚，是何異于蚓笑螬。

鐸處士墨戲

狗洞

天關不肯開，地戶不肯裂；藍無本兮白已曳，胸無墨汁嘔出血！神可不由門，鬼可不由限；翻羨神鬼無忌憚，十載寒窗悔已晏。伊何人？狀元公，不識一丁字，捉刀相府中。寶研磨墨聲隆隆，紙光如雪羞顏紅。司閹人，狼如虎，咄咄刺人作冰語；口中之竇少人行，牆下之穴亦汝阻。相公久已作臥龍，汝且守夜蜷左廡；狀元前致詞，春少銅獸知多時！鑽隙縱違古聖訓，白腹之人何敢辭？嗚呼！前日走馬京華重，多少窮儒側目送。奈河兔穎千金提，不牢跳過龍門鑽狗洞。

鼎鑄

下山

啞啞喜鵲傳好語，角角山雞求野牡；何物尼雛遇僧雛，合十雙雙呼救苦。苦海之苦苦無邊，叩須求友心茫然。借你背上作舟楫，中流照見紅裙鮮。既渡苦海水須結，靜好緣連理木並蒂蓮；依稀牛女相俄延，慎勿說謊歸西天。尼曰止，止撒手，在此及早回頭猶未遲；一墮迷津悔莫已，君不見鐵圍山下吞鐵丸。刀山劍樹心胆寒，若效火宅娶梵嫂，冥罰莫想閻摩寬。僧曰否否卿何酸，卿既不惜青春殘，我亦忍此須臾繇。卿不見曲躬樹，散花室，相思鳥，鎖子骨。



吞針何曾損羅什？不願皈依僧，皈依法，皈依佛；但願男有心，女有心，一寸光陰一寸金，地獄深深何足！

鐸禪墨戲，并說偈子，以媚歡喜佛何如？

### 教誨

拋卻千金裘，棄卻五花馬；昨日鍾情郎，今日悲謔者。墜鞭入院會幾時？下流容態自描寫。人人哀王孫，王孫轉瀟灑；腹中奇響如輓轡，迴腸度曲卿聊且。噫噓！噓！千金一飯何時酬？八倡十丐何曾羞？長謔未已短謔續，曾否行過舊畫樓？樓上美人好眉嫵，又抱琵琶媚他賈。分寒送暖解人憐，那識郎君此時苦！美人一曲珠一斛，郎君一曲飯一掬。何獨男兒不值錢？蕩子聞歌當痛哭！悲哉！既負師保訓，又耗橐囊金。獨唱古蒿里，下媚長眠人。他時五馬劍南道，鶻鶻雙雙縱有情，終屬下流徼倖何足云！

### 瘦尊者詩畫

### 盜牌

柔莫柔於嬌娃，卑莫卑於公差；居然報恩且尙義，飛去飛來宰相衙。宰相衙，那怕深如海，那怕戈戟擺，一在衙中一衙外，志在囹圄救公治。公治可惜好頭顱，堅牢不及珠娘珠。酒露沉沉孽龍臥，領下之物豈易圖？比聶隱，抗紅綫，柳腰蓮鳥桃花面，蟻穿九曲腸。燕入幾重院，秋波灼灼比月明，一睽直注殺人券。飛出救獄囚，俏語呼饅頭，虎狼之穴吾能入，狴犴之窟汝能游。速救郎君毋夷猶，速走樂土毋勾留！吾亦子母宛轉還汀洲。噫嘻！勝國諸藩與閹宦，多少忠良被傾陷。聞者髮指，見者胆顫，間有朱家郭解流，僅一女子小人何可羞！

### 鼎畫并題新樂府

### 後金山

前番解後番解，前解傷悲後解快，悲者快者何兩歧？天理安排奚狡賴，世路何嘗險險於自植荆棘叢；王法何嘗

酷酷於自鑽煩惱籠！當日害人不留一寸地，此日亦復請君游甕中。員外漫瑟縮，聽我一分白；逞豪不多時，雲雨手反覆。頭上有天堂，眼前卽地獄；天道豈無知？報應有遲速！自債自家償，那用吞聲哭！金山雲斷復續，金山樹黃轉綠；金山疊岫重且複，何須妙筆仿荆關，可當報應圖一幅。報應如斯天未肯，夜有神人來換枕。嗚呼！員外長不醒。

鐸居士新繙果報圖，并題醒世詞。

請醫

春風二月吹黃埃，街上醫生飛轎來；赫赫火炬街鼓下，夜寂醫士奔車回。難經素問那會讀，綽襖自表良相才。草根樹皮本無用，冤魄濟濟攢招牌；嗚呼！下藥不問病，殺人不抵命；五花僧子牛頭神，一般殘毒誰憑信。惟有此公能自知，說出疎慵醜行逕；始知市上懸壺人，惟仗十年好時運。運盛阿堵工搜羅，卽是盧扁緩與和；運衰門前故鬼多，體夫累及床頭婆。一聲聲，蒿里詞，時不利兮醫奈何！

問香庵主游戲筆墨。

問路

囊駝能種樹，不能種桃李；桃李花，滿天涯；郎君郎君宿那家？畫中愛寵魂迷斜，翻教囊駝興嗟呀！夢中情郎得鬼趣，翻教囊駝耽憂懼。過嶺南，踉蹌去；欲尋郎君向何處？不遇郎君逢髡童，衣衫瑟瑟當秋風；露出袍花豔，與袖花紫，更有淚痕淹漬酒痕濃。旣衣我郎衣，當知我郎蹤；柳押衙，去避害，風中柳花無定在；天涯海角不可知。想蹈司馬臨邛派，囊駝聞言哭失聲，髡童大呼馬腫背。

東魯游人宣鼎畫。

前親

玉漏催，銀燭施，洞房忽地羅巾卸；一般才子遇佳人，相逢何必相驚訝！昔見何其妍，今見何其醜；猶向人前風擺

柳。往事既莫題，錦被亦莫揭，鸚鵡前頭偏漏洩。我聞月下老人配最工，刻劃媿俊分雌雄。千山萬水能縮地，紅絲一繫膠漆濃。女勿想夫憐，男勿謂惱公。摩登一般善狐媚，無鹽人選翻情鍾。嫫母豈無人問鼎，東施奚必長守宮。但解滅燭暗模索，一樣魚水偕溶溶。天上銀河正渡鵲，人間新卽莫惡謔。十州鐵鑄個錯，曾引漁郎鼓棹來。洞口嬌紅猶未落，君不聞，醜妻是寶無人攫？

鐸癡翰墨。

打差

假虎威，趕近前；欺孤苦，殊可憐！那問雞竿赦在先，那問雨露邀皇天，那問無辜事多年，那問已過之事不值分文錢。但道有錢則已，無錢則縴絹黑索，去向石頭城下住，猶如饑鴈來搏兔。欺孤苦，假虎威，惱動黃家游俠兒，眼中火星迸起一千丈，爪癢借擦魍魎皮。一擊猶作餓鴟叫，再擊已變寒鴉啼。抱頭鼠竄那辨東與西，得路則逸那問高與低？噫嘻！公門修行竟如此，碧翁緊閉雙瞳子。舉世若無游俠兒，孤苦之人將被人欺死！

壽眉燈下墨。

拾金

滕六夜舞花滿天，黨家姬妾開夜筵；一曲金錢擲如雨，那知世上有卑田。卑田院中人瑟縮，牀頭金盡誰能憐！一尺瓊瑤壓簷角，開門去唱蓮花落。玉樓起粟銀海搖，大地粉妝兼玉琢。依稀鐵丐身，朝村而暮郭。村郭久已少人行，誰棄黃金光晶瑩？雪中得此好顏色，黃白襯映嬌有情。能令乞兒喜，翻令乞兒驚。喜若死別生，離忽團聚，驚若窮山水盡得佳遇。驚喜不定心旌遙，手足舞蹈無所措。有他時節何等豪，妻妾朋友容我驕。橫行一世鮮敢敵，此權惟有錢神操。噫嘻！雪中之炭莫輕送，乞兒乞兒須珍重。寧用黃金毋爲黃金用！

行年四十始識錢神之尊，僕當以香花作供，朝夕頂禮，不敢懶懈。自取罪戾，瘦梅宣伯子并記。

鐸餘逸韻

□雨窗無俚集小戲三十六齣繪成短冊各繫小樂府一首名曰三十六聲粉鐸圖詠蓋欲警自家之聾瞶

也圖後更附七絕十九章非敢賣腹笥賈餘勇悲從中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耳更名之曰粉鐸餘韻  
閑將珊管寫優伶，癡念何嘗讓小青？稽首臨川稱弟子，買絲欲繡牡丹亭。

□客歲兗州市上購得臨川集殘本填詞略得心法

自到任城時閉門，寓廬咫尺即名園；懶隨裙屐觀新劇，恐聽哀絃欲斷魂！

□寓西卽長春園梆鼓之聲時擾清夢

毛穎君與萬石君，龍賓楮友怕離羣；一窗風雨鐙如豆，演出人間小戲文。

□文房四友皆有神神皆有名氏見茶餘客話鼎每至小除夕必以香火酬一年勞瘁

癡人說夢不妨顛，事自禪離理自玄；何異豆棚瓜架底，西風相證野狐禪。

□曾集狐仙詩詞成小冊題籤曰野狐禪

粉鼻賢愚亦不齊，插科打諢討便宜；此君面目偏尊貴，爲奉心香獨眼兒。

□老郎神乃李鷓子非明皇俗說誤

許多酸淚灌愁腸，排遣無端罵玉郎；貽臭留芳俱不朽，當年譜出返魂香。

□幕游桃源譜返魂香傳奇一部紀勝國沃忠勇王道人事蹟脫稿待梓

夜雨秋鐙手一篇，寓公身在奈何天；蹉跎不上陵雲賦，伴官結幻緣。

□近著夜雨秋鐙錄脫稿甫一百餘篇功未歲也付梓更無此力

挾瑟無門劇可哀，文通邂逅筆花開；嶺雲底事能持贈？爲識柯亭爨下材。

□先寫廿四頁贈江小梅司馬頗邀欣賞

竿木隨身小豎儒，賺人掩口笑胡盧；如何傀儡棚中物？不入花之鬼趣圖。

□吾鄉呼竿木家爲兒戲子羅兩峯獨遺此種

若個燈窗閒嗑牙，摹神肖影不爭差；漫言臺上衣冠假，也算須臾錦上花。

□第三句借用珂雪師語

悟激閻浮最上乘，一瓶一鉢伴行滕；指頭現出那羅偈，不負頭銜署野僧。

□近復自號雲山到處僧又號墮落行脚僧

萬事勞心不放閒，沉憂畢竟損朱顏；而今一例全拋下，怕惹邯鄲到枕間。

□四十年心力交瘁數之所在何可挽回惟有臨風呼奈何而已

黑丑曾聞入藥籠，雛伶底事小名同；身如藥樹能醫俗，何惜鬚眉賦畫工。

□海賓有女伶工丑脚戲面黧人多以黑丑呼之

幾人滴淚賦盲詞，若個臨風舞柘枝；身在戲中還看戲，自家面貌那曾知？

□世所謂個中人者皆戲中人耳鐸史自警之言非敢諷世

登場歡笑散場悲，且運新聲入畫詩；畫是形容詩是唱，更無燈火下樓時。

□前人評笙謔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一聯極富貴極慘淡

說到滄桑雁過樓，哀蛩啼處便深秋；可憐一覺游仙夢，入海無非一土牛。

□得暇尙擬畫夢游圖三十六歷紀生平夢境之奇亦墨戲小品之一也

此卷還皮書畫船，依稀簫鼓鏡中天；雙鬢漫畫旗亭壁，恐遇西風化杜鵑。

此册章幅雖隘，可供歸舟篷窗把玩。

填詞褻貶柄專操，說孝談忠淚雨拋；同是美人香艸意，那須痛飲讀離騷。

客古任城獲見名畫甚夥，其尤絕者則陳章侯痛飲讀騷圖，孫氏收藏。

粉墨從何變鐸鈴，披圖只為動秋聲；若教郭秃生今日，紙上神情合自驚。

郭秃乃傀儡家始作俑者。

孝子康叔故里閻羅包老部民，得二百五十二甲子，瘦梅甫宣鼎燈下走筆。

時同治癸酉歲秋七月寫就，是夜正逢七夕良辰，天上人間，何離合之不同，悲歡之各別？為之擲筆三歎！

子九甫又記。

蕭蕭筆札走幽燕，傀儡登場劇可憐！寫就斯圖成一笑，自歌自遣總天然。

癡聾喚醒費精神，說法何妨屢現身；偌大乾坤都是戲，解人還賴個中人！

瘦梅吟仁兄予至交也，相別五載，茲一從任城來，淮離悰話餘，袖出斯圖屬題，率成二絕，即希斧政！

時癸酉小陽春月淮上介清傳卓。

是我人，現諸法相，說破即着，畫出即象；惟知之者，當頭一棒！

瘦梅先生近耽禪悅，因題數語，以當釋家謁法小偈，知不值方家一笑也。

伯恭陳壩漫記。

## 碧落雜誌跋

諸大家所刊善書，名目不一；第近世人心罕古，皆以迂拘之談，不願信奉。衲因思覓一善本，令人不厭百回讀者，庶幾開卷有益也。己巳冬，衲託鉢小長蘆，與白嶽山人游甚密，遂偕同人結白社訂香火緣。時有仙降於室，著書數十卷，同人分錄而珍藏之。中有碧落雜誌一卷，多新穎語，文人學士皆樂誦之。山人擬校定，屬衲編次，壽諸梨棗，願未成，塵障紛集，故人星散，走風塵者半，登泰山錄者，亦有之矣。今衲游海上，山人仍奉仙居鄉里，追念勝因，不可復得。特檢是冊，寄衲集金付梓，衲不敢辭，爰書數語，以公同好。他日有志者，速出迷途，同圓善果，則可仰體仙真，飛鸞開化之心，不負山人善與人同之意焉。是爲記。

同治十二年嘉平穀旦金粟庵衲謹撰。

## 雪窗新語跋

雪窗新語，吾友夏芝庭明經所著也。芝庭爲白沙世家，其尊人履祥先生，諱慶保，由道光乙酉孝廉官上元教諭，咸豐三年二月，罵賊殉難，忠孝之德，遠近共知。芝庭夙承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能爲麗博雄健之文，著有鳧溪詩集四卷，雍容名貴，卓然不羣。茲又編成雪窗新語，述逸事，記奇聞，言非無稽，語皆從實，於談諧譎詭之處，仍不失勸善懲惡之心。覽是編者，則知芝庭之苦心，必以余言爲不謬也。

光緒元年長至前一日昭陽白鷗弟成台跋。



修短合度 女中 鳳 滿身 綺麗 又能文  
 翻如新月 發如雲 字字玉樹 臨風立  
 瑞美君

中華民國捌拾玖年拾月卅日 贈



#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

## 異書四種

標點者 沈世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

國家圖書館



001712777

